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卷之九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同勿軒熊氏曰此與述而篇相類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與其言行交際與夫出處之類

按此篇前半篇多言聖人謙已誨人與出處之類白子在川上章以下則多欲人之進學不已而幾於

成德之意恐人以成德為難故又以思則不遠終之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

夫子所罕言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一

近譬堂藏板

問夫子之有罕言何也曰利者義之和也惟合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矣

命者天之令也然人當脩己以俟之然後可以立命若多言命則人事不脩而反害於命矣仁者性之德也然必忠信篤敬克己復禮然後能至若多言仁則

學者懸虛躐等而反害於仁矣三者皆理之正聖人所以不能不言而其憂深慮遠則又不可以多言也故

罕言而已言利如易之利建侯利有攸往之類是已

語罕言者不是不言又不可多言特罕言之耳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

如利涉大用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罕言命者凡吉凶禍福皆

是命若儘言命恐人皆委之於命而人事廢矣所以罕言罕言仁者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己上做工夫

然聖人若不言則人又理會不得如何是利如何是命如何是仁故不可不言但雖不言利而所言者無

非利雖不言命而所言者無非命雖不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這利字是箇監界塵糟的物事若說全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二 近壁堂 藏板

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若纔說著利。便使人生計較。又不成模樣。所以孔子於易只說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只說到這裏。住又曰。只認義和處。便是利。不去利。上求利了。孟子只說箇仁。義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只說到箇義字。時早是掉了那利字。不說了。緣他是箇裏外牽連底物事。纔牽着這一邊。便動那一邊。所以這字難說。命字亦是如此。也是箇監界物事。孔子亦并不說如云。不知命之類。只是都不說着。便又使人都不知箇限量。若只說着時。便又使人百事都放倒了。不去做。只管說仁之弊。於近世胡氏父子見之。踢着脚指頭。便是仁。少間都使人不去窮其理。是如何。只是口裏說箇仁字。便有此等病出來。○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聖情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躐等。亦使人存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問子罕言

仁論語何以說仁亦多曰聖人也。不容易說與人。只說與幾箇向上底。又曰。命只是窮通之命。○問夫子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却不可以為一般。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着。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去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着。即害義。為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尹氏命字之說。誤此只是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之命。故曰。計利則害義。言命則廢事也。○問子罕言利曰。利最難言。利不是不好。但聖人方要言。恐人一向去趨利。方不言。不應是教人去就害。故但罕言之耳。蓋利者。義之和。義之和處。便利。老蘇嘗以為義剛而不和。惟有利在其中。故和此不成。議論蓋義之和。即是利。却不是因義之不和而遂用些小利。以和之。後來東坡解易亦用此說。更不成議論也。○問子罕言利。孔子自不會說及利。豈但罕言而已。曰。大易一書。所言多矣。利只是這箇利。若只管說與人。本必曉得。以義為利之意。却一向只管管管。管管貪得計

較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箇是說利但人不可先計其利惟知行吾仁非為不遺其親而行仁惟知行吾義不為不後其君而行義○命有二天命之命固難說只貴賤得喪委之於命亦不可仁在學者力行利亦不是不好底物事才專說利便廢仁

**精義**明道曰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為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罕言仁者以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哉蓋仁者大專門人一一記錄盡平生所言如此亦不為多也○又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如擇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圖**大全雙峯饒氏曰夫子有常言者詩書執禮是也有不言之者怪力亂神是也有罕言者利命仁是也無非教人者故門人皆謹記之○勿軒熊氏曰易六十四卦皆言利尤詳於性命之原罕言者非與門人常言之道○慶源輔氏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九子罕

三

近筭堂 藏板

之私也天理人欲不兩立計於彼則害於此矣○命乃天之所賦予萬物者以理言之則聲臭俱無以氣言之則雜揉難辨是其理為甚微仁乃五性之首所以包乎四德而無物不體是其道為甚大理之微則人有所難識知未及而驟語之則反滋其惑且使之棄人事而不脩道之大則人有所難盡德未至而強語之則反起其妄且或使之忽庸行而不謹此夫子所以罕言

**集註**新安陳氏曰集註言命之理微則此命字以理言罕言利者防學者趨乎此罕言命與仁以學者未易及此也既慮學者沒溺於利欲之卑汙又慮學者躐等於命與仁之精微弘大為慮遠矣○朱氏公遷曰命以理言通貫天而言也中庸正言理而氣在其中語則泛舉其槩也○龜山楊氏曰夫子對問仁多矣曰罕言者蓋言求仁之方而已仁之本体則未嘗言○蔡虛齋曰命以理言若氣數之命則夫子常言之蓋命者所以屬中人安得罕言如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人之命矣夫之類小註曰理精

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委之而廢人事今集註以曰  
命之理微可見不兼氣○林次崖曰此利是宋程曰  
我將言其不利之利非易元亨利貞之利○呂晚村  
曰罕言與不語無言不同不語無言有箇教旨在乎  
言只是記者旁觀見得此數者夫子言之甚以便類  
記之不是夫子有箇教旨與人猜也故三件類記而  
不倫同一罕而所以罕之教正自不同若欲求合一  
之說則穿鑿傳會害道不小矣

**論**按人多看懷利字與下命仁字不一例於是將兩  
與字多費筆旋若然則夫子當不言利矣何以但罕  
言耶故朱子謂利是監界塵糟底事物若說全不要  
利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若纔說者利亦間便使人  
生計較又曰只認義和處便是利觀此則利只在義  
之中故聖人言義處自有利在不消更計到利上去  
非謂全不要利也或問云三者皆理之正語類云雖  
不言利而所言者無非利則是將三件一例說了  
○學魯問註云命之理微而語類又謂命只是窮通  
之命蒙引則主理說謂氣數之命夫子常言之如道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九子罕

#### 四

近譬堂藏板

之將行也與命也之類時解則單主氣說謂窮通得  
失原不可知故曰微若以命爲天道則與或問人事  
不脩語類使人百事都放倒了不去做等語不合未  
知孰是曰註中命之理微非專以此命指天命之理  
言蓋理可統數既有此天命之理則其稟之氣者雖  
有窮通得喪之不齊而盡性立命之學未嘗不在於  
己故不言命則人不知限制常言命則人又至於廢  
事此聖人所以罕言之朱子謂命與利一般也是箇  
監界物事纔牽着這邊便動那邊纔說要有限量人  
便將百事都放倒了纔說不可放倒自廢人便都妄  
爲不知限量須曉得要有限量這便是理以制氣不  
可放倒自廢這便是只認理不認氣離氣言命與離  
理言命其爲不知命則一而已矣語類命只是一箇  
命之餘最要看看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是誠命中  
或抽出理言之或抽出氣言之其實不廢人事便是  
盡此精微之理盡此精微之理自聽此氣數之自至  
兩層摠包在聖人罕言中細細會之○又問仁之道  
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分兩

意如何。曰：聖門工夫固合下便是求仁，然工夫下手處各有資質。高下之不同，如顏淵便教以克復，仲弓便教以敬恕，司馬牛便教以言訥，各隨現在地位做工夫。若合下說箇不欲便無加說，箇已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却緣何一蹴便到得這有何益處。故曰：使人躡等且鎮日說天理周流無私欲之間，人亦只道仁不過是天理周流無私欲之間而已。說來煞恁地容易如何。不有玩之之心，味子謂不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此語最妙。一部論語處處教人隨地做工夫，到合擺來時只是一箇仁。

○頑按程計計利則害義，要看計字。聖人罕言，只是恐計較到利耳，非謂要就不利處也。命之理微，見此理既微則窮通得來亦隱而難知，以窮通得來之數亦天命之初與生俱賦者也，非另有一箇事物仁之道大亦不是說至大難盡，故罕言之。但道既至大則圖圖說了無益，人便不肯着實做工夫。若以為大而故秘則不欲人之從事於仁而可乎。○朱子明云：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着即害義存疑與利害。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五

近譬堂藏板

之利看做兩箇亦未於一念向內向外之間看得明白耳。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大。全。雙。峯。饒。氏。曰：黨人見聖人無所不知不能，遂以此為聖人之大，不知聖人所大在於道全德備耳。

○節齋陳氏曰：孟康註董仲舒傳達巷黨人乃項橐。蔡虛齋曰：博學而無所成名，黨人所謂博學者，蓋指才藝之類亦未為知孔子也。只諸般都學而無一般名家。

○林次崖曰：大哉孔子博學是譽之無所成名，又是惜之聖人把博學都放下，只認無所成名一邊而欲執一藝以成名是承之以謙也。

○大哉提起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

一美一惜都在大哉內故下節註聞人譽已以一譽字總承之也。若以惜無所成名在大哉之外。聖人不應承之以謙。無怪時解以執射執御為被黨人成名之說矣。○聖人不敢當博學之美。故曰執因無所成名之惜。故欲執以成名。次崖謂把博學都放下。只認無所成名亦非也。○註先下一藝字。正對下射御看。使博學非指藝說。則聖人胡為獨以射御自居。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六

近譬堂藏板

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朱子曰。達巷黨人本不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為淺近。然自察邇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所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故孔子不欲以黨人所稱者自居。而曰必欲使我有所執而成名。則吾將執御矣。

大全雙峯饒氏曰。六藝禮樂為大。夫子只說射御。射御藝之甲者。御又最早。○厚齋馮氏曰。執御成名。王良造父是也。大凡專於一善。精於一業者。乃能成名。如信人善人。惠人則其善專。故也。如稷之穡。羿之射。秋之奕。則其業精。故也。學之博。雖各極其專。且精。不可得。以一事名矣。無所成名。乃夫子之所以為大。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七

近譬堂藏板

而黨人不悟也。堯之民無能名，此堯之所以為大也。歟。○新安陳氏曰：惟道全德備，故不可以一善名。便可以一善名，則所長止於此，不足以為大矣。黨人借聖人之大而不一善得名，豈知聖人之所以為大正在於不可以一善名歟。○南軒張氏曰：達巷黨人，大孔子之博學，而疑其不能以偏成也。夫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之道哉。故夫子但舉一藝自居，而又於藝之中復居其次者，以見夫道之無乎不在。○呂晚村曰：謂門弟子數語，若云以此微諷黨人，無此微隱之孔子。若謂左其詞，無此滑稽之孔子。若謂黨人之說將為學者流弊，無此含糊弄機鋒之孔子。况黨人又不覲面，果有害理處，自可明白與門弟子論說。聖人何所避忌而不言，反畱此不脛脛話頭，貽誤後學哉。故終當以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之為的當不易也。○陸稼書曰：此章解者有五病：首節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一美一惜，總在大字內，惜無成名，不是惜夫子之不能成名，乃是惜人之不能名。夫子總是贊辭，故註總謂之譽與蕩蕩民無能名一

例，但彼之無名，說得淺微。此只就博學上看，出說得粗淺耳。蒙引存疑以大哉博學為美，無所成名為惜，則惜在大外，而與註中譽字不合矣。此蓋本圈外尹氏註及大全新安陳氏而非圈內正意。此病一也。既將無所成名看在大字外，遂有謂黨人欲夫子有所執以成名，下節是夫子冷語，以破成名二字。言道本無可執，名則必須執，一有所執，便落于技藝之末。與圈內承之以謙意，相去萬里矣。不知夫子不居博而居執，猶不居聖仁而居為誨也。絕無破名之意，亦絕無道無可執之意。蓋黨人原未嘗欲夫子之執，安得謂夫子反言以見道無可執。黨人原本嘗欲夫子成一藝之名，安得謂夫子反言以破名。此二病也。註中聞人譽己承之以謙，此是正意。若學原不貴博，此是旁意。道無不在，故可博亦可執，不可以一善名，亦不必不以一善名。此又是旁人就黨人大子之言看出。而黨人夫子並未嘗有此意。人每將此等議論夾入正意，此三病也。此章之謙與他處微不同，蓋博學無名本極粗淺，與太宰章之多能一例，但聖人謙讓之



表不但聖仁天縱有不敢居。卽博學多能亦不敢處。當故後章則托之少賤。此章則欲自商所執。若不能爲博。僅能爲執者。然乃謙而又謙之辭。泛言謙抑與他處無分別。此四病也。博學二字。緊對技藝。說認作學。問學道之學者。周謬近則多以知能貼之。此雖本大全。然知能亦須緊貼技藝。若離却技藝。空說知能。則與他處學字亦無分別。此五病也。

**蔡虛齋曰**。執御之云。要非聖人之真心也。聖人果欲執御以成名者乎。亦見達巷黨人之不足。以知夫子矣。益道無往不在。豈必專攻一藝。以成名哉。承之以謙之說。始釋其詞。而未暇及其餘也。○呂晚村曰。此非夫子解嘲語也。黨人以惜夫子。夫子以謂門弟子其說相承。而意見各自不同。蓋黨人以此議聖人。則不當耳。若其論則未嘗不深中學者之病。故夫子亦不必言。所以博學無成名之故。而特言人之不可以無所執。此正見聖人好問察言。磕着觸着。便是道。聖處其與黨人固無與也。○仇滄註曰。聖人初無求名之心。固屬正論。但此處所言。原是有爲而發。卽云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九子罕

八

近譬堂藏板

欲我成名。殊非專執一藝對黨人說。正不妨作婉轉商榷語。

**按**。按黨人之譽孔子。止在藝上說博學。說無名。已不足。以盡孔子而孔子必承之以謙者。蓋孔子。然博學無名。但聖人是道大而無能名。黨人見是。當况藝雖卑。不以聖人觀之。其精微處。卽其道無形。上形下之分也。○黨人只成黨人。見解聖人。聞之又自成。聖人見解博學無成名。雖一美一情。都是孔子大處。故都是譽孔子。處然惟博學所以不成一藝之名。只是一項事。以夫子只認成名者。固非。卽謂黨人無成名之語。更高於博學者。尤謬。應之以聖人全身論學。博而無名。則無名自是神化處。以黨人見解。論則藝博不能成名。只是掩借聖人處。影響見得孔子。大非孔子之所謂。大影響見得孔子。博學非孔子之所。謂博學。影響見得孔子。無名以道是無所成名也。正是覲而千里。但聖心自是謙虛之極。問說大如。何敢當大聞說。博如何敢當博。問說無所成名。便皇

然自愧不能成名聞人譽已承之以謙却有謙之至  
聖人道德純儉不可以一善名一良時解紛紛之說  
盡破矣。

禎按陸說將惜字貼在人身上謂惜人不能名夫子  
似覺牽強須知是因人不能名夫子而為夫子惜耳  
如此則博學無名既都在大哉內而註中惜其字  
方有着落黨人既非欲夫子有所執以成名夫子自  
非冷語以破成名陸說之第二段亦甚精細元說謂  
此處有為而發不妨作商量語雖從註中欲使我們  
所執以成名乎一句看出然與聞譽承謙之旨相背  
愚謂博學無名雖皆譽辭但夫子辭却博學只認無  
名故不敢當博而欲自居於執不敢當博學之無可  
謙之意而與何所執以成名句亦有理會○聞人譽  
已承之以謙是聖人不自知處時解謂謙以謝黨人  
便似聖人謬為謙虛反說壞了不見真心實意耳

朱子異圖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九

近管堂藏板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細布冠以三十升  
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  
不如用絲之省約

**解類**八十縷為升古尺一幅只闊二尺二寸如深衣  
用十五升布已似如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又曉未得  
古尺又短於今尺若盡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  
止二尺二寸方得

**精義**范曰衆人之所為君子酌焉或從之或違之唯  
其是而已矣以衆為公義而舉從之非也以衆為流  
俗而舉違之亦非也聖人之道若權衡輕重不可以  
錄兩欺故純儉雖不及禮而可從拜上則虧君臣之  
義舉世行之亦不可從也○尹曰聖人處世可見於  
此蓋非有意於從違合乎義而已

冠者染布爲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號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注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雙峯饒氏曰前漢書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爾却用二千四百縷爲經是一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呂晚村曰禮者天理之節文聖人于禮渾然天理惟求一是而已固無是古非今之成見亦無因時隨俗之曲說也今人講首節意注重下節若聖人不得已于流俗中強擇其輕可者爲引誘興起之說以禮柴柵人如此則禮之可否皆憑聖人私斷此莊周屈折摘僻之譏與叔孫雜就希世之作同出于詭玩不恭而不知禮之本乎天理非聖人所得而輕重也○麻冕何以爲禮前聖人亦從人情酌得與義當然至今時爲純聖人又看待有儉之義可從則當從之若謂近情不戾俗與聖人子奪中見作用皆以私心看聖人非本天之道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十 近譬堂 藏板

李九我曰聖人舉麻冕以例拜下言我何嘗泥古如麻冕純儉可從則從之但此心過不去處要從他之儉也從不得此儉字只是省工夫取簡便之意非奢儉

按本節註云不如用絲之省約未嘗以純爲不合於禮而姑從也後總註又云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善於義則不可從也是分明以上節之純爲合禮下節之泰爲非禮故有從衆違衆之分乃人謂聖人姑從其輕小者而不從其重大者亦未知事有大小而聖心之天理無大小也○純不若麻之難成難成自是工多費多今用絲易成自是省約故曰儉正卽奢儉之儉九我之說非是純之用儉於麻而華美不成於麻故爲變制而得禮意亦非以麻文而純質也儉而不固所以可從只看聖人說服周之冕取其文而得中則知純一儉之不失其文矣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矣。

大全雙峯饒氏曰。先已拜於堂下。而君辭之。則是不曾受其拜。故升堂再拜以成之。孔子時君弱臣強。徑自拜于堂上。故孔子云。然人以爲諂。想是此類。

綱五常者。萬世而不易。○辨按聖人當從則從。當不從則不從。雖違衆是。故爲抑揚之詞。以見泰之必不可從。非重於違衆而加商酌也。兩吾從。皆存斷然不惑意思。前吾從是不拘牽於古制。後吾從是不拘牽於人情。程註一義字。正是禮之權衡。

禎按制度節文之細。若不合義。聖人亦不苟從。卽拜下拜上亦只是三綱五常上之制度。節文。然本來自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十一

近譬堂藏板

相連。原非二物。故制度節文纔有差。已是泰已不可從。大。全。趙。說。未。細。○前節說儉有儉而得中意在此。則不遜意在。

○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

絕無之盡者。母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畱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四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

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或問**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也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

**論語**絕四。是徹上徹下這意字正是計較底私意。問意如何毋得曰凡事順理則意自正毋意者主理而言不順理則只是自家私意。○意是要如此。聖人只看理當為便為不當為便不為。不曾道我要做我不要做。只容一箇我便是意了。曰必固之私。輕意我之私。重否曰意必固我只一套去。意是初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固滯不退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意是我之發端我是意之成就。曰我是有人已之私否曰人自是人已自是已不必把人對說我只任已私去做便於我者則做不便於我者則不做。只管就己上計較利害與人何相關人多要人我合一人我如何合得呂銘曰立己與物私為叮咛他們都說人已合一克己只是克去己私如何便說到人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士

近譬堂藏板

已為一處物我自有一等差只是仁者做得在這裏了要得人也如此便推去及人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人我只是理一分自不同。○意是發意要如此必是先事而期必固是事過而執滯到我但知有我不知有人必之時淺固之時長譬如士人赴試須要必得到揭榜後便已必不得了但得則喜喜不能得化不得則慍慍亦不能得化以此知固時久也意是始我是終必固在中間亦是一節重似一節也又云意是絲毫我是成。○山嶽也。○意是為惡先鋒我是為惡成就正如四德貞是好底成就處我是惡底成就處。○問意私意也我私已也看得來私已是箇病根有我則有意曰意是初發底意思我則結撮成箇物事矣有我則又起意展轉不已此四字一似那元亨利貞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不好事。○問意必固我曰須知四者之相生凡人做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欲事成而已事既成是非得失已定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問三者又從這裏生出來

生意意又生必又生固又歸宿於我正如元亨利貞元了亨亨了又利利了又貞貞環不已○橫渠謂意必固我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者謂夫子教人絕此四者故皆以毋字爲禁止之辭或謂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者曰慧必固我既亡便是天理流行鳶飛魚躍何必更任私意○問意必固我伊川以發而當者理也發而不當者私意也此語是否曰不是如此所謂毋意者是不任己意只看道理如何見得道理是合當如此做便順理做將去自家更無些子私心所以謂之毋意若才有些安排布置底心便是任私意若老不見得道理只是任自家意思做將去便是私意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只是私意未說到當理在伊川之語想是被門人錯記了不可知○無意必固我而凝然中立者中也○問橫渠謂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畧有可疑曰人之爲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曰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也○問君子之學在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三

近譬堂藏板

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不然尹和靖一段好意必固我是要得無未發之前衆人俱有却是要發而中節與此不相類又問若自學者而言欲絕意必固我到聖人地位無此四者則復於未發之前復於未發之前蓋全其天理耳曰固是如此但發時豈不要全因命敬之取和靖語錄來檢看又云他意亦好却說不好

則一天理流行廓然大公物各付物泊然順應此心如鑑空水止而一毫之繫累無所容焉此其所以自

始至終而絕無四者之病也○新安陳氏曰集註四者相爲終始以下乃以常人之私欲細分之以此四者相爲終始又平分之作兩截判以事前事後又翻轉說終而復始如元而亨利貞貞下又起元有三節意皆說常人之累於私如此非謂夫子之心無私亦有此三件節數也聖人之心惟純乎大公而渾然一無私耳細察之則皆無常人此四者之累也○天地大公而已四者才有一則累于私小無復大公氣象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西

近譬堂藏板

何由與天地相似。華陽范氏曰：私意動於內，而係於事，則有必。必則守而不移，故有固。固則不能忘，已故有我。是三者皆出於意，故意為之先。雲峯胡氏曰：心乃本虛，聖人絕此四者，亦不失其本虛之心而已。意似微雲點翳，我則昏霾之甚矣。太虛中本無一物，聖人此心，渾是天理，亦無一物也。胡氏曰：理本于天，意出于已。大學以誠意為言，蓋好善惡惡，一有不實，則所謂意者為私意，意不可以孤行，必根於理而後可。此獨以意言，即私心之發也。趙氏曰：四者分，之則各為一事，合之則相為終始。蔡虛齋曰：本文無循環意，集註推說，只用前註。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贊人之勉然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聖人之自然也。林次崖曰：虛心順理，無所偏主，無意也。勢雖已成，當改則改，無必也。事已不蓄，適而化矣。無固也。愛欲不萌，已私不累，無我也。呂晚村曰：聖人難形容，記者尋出反托之法。如畫雪者，染空地。畫月者，渲旁天。皆是無中生有，不但聖人不知有四件，并不會有絕四件事也。四件是極粗名目，如何形容得。

聖人形容全在無字。無字中精粗等次亦多，必推到極盡處方是孔子之無。有謂苟有所存，皆有所滯。無善惡之殊。曰：祖陸九淵善亦能害心之說，即陽明無善無惡之心之體宗旨。此聖學之賊也。

按：意只是一念初萌處，故曰起於意。意已不是道理，當然但意既專一，不能止遏，故曰遂於必。必而得也。喜而不忌，必而失也。戀而不已，故曰留於固。至於固而牢，不可破，直與已私成一塊，故曰成於我。及其我，又生意則又別是一端，而私欲循環之所致也。但四者又各自為一件，纔起於意，能覺察之，亦可不必即必於行，能放得下，亦可不固。固於中能終改悔，亦可不我故，橫渠云：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朱子謂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觀此則四件且要各開看，不然則是子絕一而非絕四矣。學曾問：既謂之絕，則聖人何知有此四者而後無之哉？亦是記者旁觀熟習，只見聖人一團天理，故如此記之耳。但必固在外，而有迹，則聖人之無必無固，亦可見。意方發於隱，我正存於中。

無迹可見。則聖人之無意。我又何自而知之乎。曰。聖人鑑空衡平。物來便應。此時未到。必行處也。早見得毫無私意。物過借忘。全無私意。則好我。尤自易見。又問。朱子謂我不是有人已之私。何也。曰。有時牽惹着人。而祇成有我之私。亦有時不牽惹着人。而自成有我之私者。故我不必把入來對說。聖人無我。亦不是定要人我合一。人我自自差等。只不把入放在心體外面。要一仁以推及之。○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已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二語誠有病。朱子云。喜怒哀樂自有發時。有未發時。各隨處做工夫。觀此則意必固我。正要對中和看。蓋聖人能全天命之本體。故當未發時。渾然一中。固無自而生意。必固我之病。而發必中節。又何自而有意必固我之私。所以學者用功。亦只有戒慎。以致中。慎獨。以致和而已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五

近譬堂藏板

惡先鋒。我是為惡成就者。以此。○無意必固我。便是無偏倚處。故只是一箇中。隨他事來。都如此。便是隨時處中。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

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大全新安陳氏曰。恐人誤以畏為怵迫懼死。故本

孟子子有戒心訓之。○厚齋馮氏曰。匡宋邑。陽虎曾

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尅時與虎俱。夫子適陳。過匡。顏

尅御匡人。識尅夫子貌。又似虎。匡人以兵圍之。五

弟子懼。故子曰如下所云。

按聖人知斯文之在己。而匡人不能違天者。信道

之篤也。雖知匡人不能違天。害己而不得。不有戒心者。勉行乎。患難自有其道。不可苟脫。而亦不可



觸禍也。正是聖人立命處。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謂文不在茲。采言在茲。便是天未喪斯文。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道者禮樂制度之本。禮樂制度者隨之。寓道無形體。斷設為文。而後乃可見。爾

謂按道是萬古不息。底不以聖人之存沒為存無。若禮樂制度聖人既沒。無人以任之。久便也滅沒了。但

道無形體。不得此禮樂制度。他只是一箇無為底事。物雖不息。殆怎麼。此斯文所以斷不可喪。而聖人必

以在茲。自任者也。○此禮樂制度不但指周之禮樂制度。聖人披羅百代之典章。考訂之以垂萬世。雖禮

樂制度。至周而大備。如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樂則韶舞之類。那一事不考究。講議若但以爲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去

近譬堂藏板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

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

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

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謂後死者。夫子自謂也。死字對沒字。○問天之將喪斯文。未喪斯文。即是道否。曰既是道安得有喪

未喪文。亦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

其喪失而不可考。○子畏於匡一節看來夫子平日不曾如此說往往多謙抑與此不同。先生笑云此却是真箇事急了。不覺說將出來。○問呂氏曰文者前後聖之所脩道則出乎天而已。故孔子以道之廢興付之命。以文之得喪任諸己。曰道只是有廢興却喪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後死者是對上文文王言之。如曰未亡人之類。此孔子自謂也。與天生德於子意思一般。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做着他。天在孔子此語亦是。被匡人圍得緊後方說出來。又問孔子萬一不能免匡人之難時如何。曰孔子自見得了。

南軒張氏曰文也者所以述是道而有傳也。文王既沒聖人以斯文爲已任也。已之在與亡斯文之喪與未喪係焉。是二者豈人之能爲哉。天也。不曰喪已而曰喪斯文。蓋已之身卽斯文之所在也。○雙峯饒氏曰天生聖人以任斯道。達則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窮則繼往聖開來學。天意如此人安能違天而害之。有夫子之德有夫子之道而後可以如夫子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七

近譬堂藏板

自任否則妄也。

大全仁山金氏曰周末文武周公之禮樂悉已崩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收於散亡刪詩書正禮樂集羣聖之大成。斟酌損益以昭來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得與於斯文也。○蔡虛齋曰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是猶望其達也。非是欲著書以傳來世也。此與吾爲東周之意同。○林次崖曰此與天生德於子意同。不謂之道而謂之文。又以已附於文。玉是有復與文王之道爲東周意思。蒙引說最好。前人所未到。蓋文是禮樂制度。乃達而在上者之所爲。用世之事也。若但謂之述則窮而在下亦說得觀風鳥不至。註曰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意可見。

按聖人分明得與於斯文。則天之未喪斯文自是現成。存據底將喪二句。不過先反言以決之。○金仁山單以禮樂爲文武周公之禮樂。義已窄狹。况子貢明云采墜於地在人。費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如何便謂周之禮樂蕩然無存。至又增出作春秋來。亦爲多事。斯文原前聖所傳春秋乃孔子自作。要之則

不作春秋斯文自在孔子○聖人只謂斯文在己或達而見諸因革損益或窮而見諸正說昭來但春天如何位置夫子耳要之無論用世傳世皆無死於匡人之理仁山虛齋都只見得一邊  
頑按夫子明云匡人其如予何顏淵後亦決其爲何敢死則聖人雖必之於天而寬於患難之道已操之於已特解動云理則有可信而事則不可知反落影響○斯文無可喪是理天便斷不喪斯文又是數數只在理中故天字可該理數而言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爲聖也

同大全杜氏曰按春秋之時以太宰名官者惟吳宋與魯耳吳有太宰嚭宋有太宰華督事穆公其後九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大

近譬堂藏板

世至平公乃以向帶爲太宰平公卽位之歲距孔子過宋歷二公八十餘年其間或廢或否雖未可知然左氏及史記亦不復載不可考也况孔子過宋時遭桓司馬之厄遂微服而去豈復有問子貢者歟疑此太宰卽吳嚭也吳與魯會繒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太宰而亦當在此年也魯自公子翬請於隱公欲殺桓以求太宰其後不復見

辨按夫子二字畧頓聖者與何其多能也當作一氣讀玩者與何其審氣已將聖字納入多能之內矣○曰聖者與疑而不敢定何嘗不是鄭重此聖字然接口說何其多能則驚嘆其聖只是驚嘆其多能耳聖之重以多能而重情解謂重多能而輕聖者非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問夫子多才多藝何故能爾曰聖人本領大故雖是材藝他做得自別只如禮聖人勤容周旋俯仰升降自是與它人不同如射亦然天生聖人氣稟清明自是與它人不同列子嘗言聖人功能拓關雖未可信然要之聖人本領大後事做得出來自別○問天縱之將聖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何如曰天放縱聖人做得恁地不去限量它問如此愚不肖是天限量之乎曰看氣象亦似天限量它一撥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得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要拘定在這裏○將聖殆也殆庶幾也如而今說將次將字訓大處多詩中亦孔之將之類多訓大詩裏多叶韻所以要如此等字使若論語中只是平說

○蔡虛齋曰太宰所謂聖指才言亦只是以多能言才正指鈞弋獵較之類其說最淺殊不知多能乃才中之末事耳子貢所謂聖兼才德言之聖無不通多能在無不通中最小事○或以才字貼多能多能當不得才字存於心者為德見於用者為才凡建功立業設施措置經綸大猷無不是才多能特其末事耳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九

近譬堂藏板

故曰聖無不通非指德為聖也非專指德為無不通也即夫子鄙事之言觀之可見多能當不得才字若是修政建功敷施運用之才豈可謂之鄙事○呂晚村曰古來聖人中只周公孔子直是別周公之多材多藝孔子之多能皆眾聖人所無雖不以此損眾人之聖然周孔分外不可及實如此知此方見子貢知聖已到至處

○呂晚村曰孔子不特多能異乎羣聖看天縱二字則聖處已自不同孟子所謂集大成生民未有可見即所謂多能若是尋常伎藝聖字中孰不統攝惟周孔之藝能皆是經緯天地利用萬物故多能又與聖字分說也

○按虛齋謂聖字兼才德言之凡建功立業設措置經綸大猷無不是才多能特其末事當不得才字自是晚村謂多能若是尋常技藝聖字中孰不統攝惟周孔之藝能皆是經緯天地利用萬物故多能又與聖字分說意晚村自說太過蓋多能只是技藝但聖人本領大做出來定別耳惟不多能亦不害其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三

近譬堂藏板

為聖所以與聖字分說若是經緯天地利用萬物之能正凡聖人之所同何得謂聖字中不統攝乎但多能亦非在才字外不要太分別其實只一串事才是德之用多能又是才之散見耳○固字又字自有分合二義其看多能在聖字之外者是對他聖人而言也雖不多能亦不害其為聖故云爾然多能又只在聖字之中者是就孔子天縱之聖而言也天既縱以聖豈有不縱以多能之理註但云言又以兼之非言又以別之也只玩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渾然有味○或問多能是聖人賢於堯舜却在收拾累代聖人之典須如此說聖人賢於堯舜却在此等小小處觀此章禮樂制度義理以垂於世不在此等小小處觀此則晚村以此為第一等聖人分外不可及者亦未是禎按朱子云聖人未有多能者蓋聖人氣稟清明自是與他人不同何事做不來故知多能是天縱分內事不是天縱分外事又字但對太宰說因其便以多能當了聖故子貢謂聖無不通此不過餘事耳着力折又字者非○縱只是不為限量本文道孔子是

子問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類太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可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待

人恁地溫厚。又曰：聖人自是多能。今若只去學多能，則只是一箇雜骨藝底人。所以說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先生曰：太宰云：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是以多能爲聖也。子貢對以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是以多能爲聖人。餘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聖爲不在於多能也。三者之說不司。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着？諸生多主夫子之言。先生曰：太宰以多能爲聖，固不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爲盡。蓋聖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又曰：子貢說得聖人本分底聖人，所說乃謙辭。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若以多能率人，則人將徇末而忘本。尚才而不務德，卒無以入聖賢之域矣。○呂晚村曰：朱子謂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待人恁地溫厚，由此觀之，首句正是辭子貢而居太宰之多能。繼則并多能不欲居而委之少賤卒，乃又爲學者指出不必多之故。以絕流弊。曲折甚多。時說首句竟謂知我多能之故乎？則全節神理盡失。或又看煞末句，將多能劈頭說壞，則上半曲折神理亦盡失矣。○不得辭多能，并不敢當多能之譽。故又加鄙事二字。又推之少賤，以見多能之不足云。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九子罕

三

近譬堂藏板

**○**蔡虛齋曰：何其多能也，又多能也。二多字重。下文應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此二句不是謙，特以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另是一意。○子聞之，兼聞太宰所問子貢所答，故註云：非以聖而無不通也。○林次崖曰：太宰以多能爲聖，此全不知聖人其言非也。子貢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此智足以知聖人其言是也。夫子謙已，不以子貢之所稱者自居，但以太宰之稱己者自居。又推却那聖字，不敢當，謂賜也。非知我，太宰其知我乎？蓋我只是多能，非打德無所不存，又多能也。然我這個多能，亦有其故，不是聖也。蓋吾少也未爲世用而微賤，故得講習衆藝而多能，亦是鄙末之事耳。吾之多能，其故如此，非以聖而無所不通也。然

事耳。吾之多能，其故如此，非以聖而無所不通也。然

君子所重豈在多能乎哉不在多能也此又是夫子  
教人之意然夫子既以多能自居又不以多能率人  
則其所重固自有在雖辭子貢之稱終有不得而辭  
者矣

**論語** 卷九子罕  
按夫子正謂太宰也知我所以進明多能之故蓋  
不敢當聖只認定多能以自謙之意若謂子貢聖又  
多能不知我大宰多能為聖為知我則夫子反不曾  
撒却聖字矣此存疑所以多蛇足也况子貢不知我  
一層本語氣所無兩下辨白則纏住聖字纏住聖字  
則雖明為之辭而若隱為之就觀夫子通節不露一  
聖字而末只云君子不多語氣何等渾淪○註云而  
折能者鄙事耳非以聖而無不通也此是見夫子下  
鄙事二字是拓開聖無不通之意非謂瞻顧子貢語  
也再瞻顧子貢語益纏住聖字矣子罕之雖兼聞太  
宰之所問子貢之所答然太宰知我乎一句已置子  
貢之言若不聞者而但就太宰之言以自謙耳蒙引  
亦未分明

顧按朱子謂太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蓋謂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九子罕

三

近譬堂  
藏板

其辭意之間倍見曲折如夫子不道太宰不知我却  
道太宰也知我多能託之少賤又謙言鄙事又証之  
君子見原不貴多這是多少曲折呂則謂繼乃如此  
卒乃如彼已劃作三截謂並多能不居而委之少賤  
尤未是聖人正居多能而謂非君子所尚○若以多  
能為才則才正不可少如何說君子不多正為是鈞  
式射御之鄙事故云爾然則不多對鄙事  
看正在精粗本末之別非繁簡之別也

###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

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

子此言之時子罕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

近故併記之

語類問吾不試故藝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它小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問此亦是聖人賢於堯舜處否曰也不須如此說聖人賢於堯舜處却在於收拾累代聖人之典章禮樂制度義理以垂於世不在此等小小處此等處非所以論聖人之優劣也橫渠便是如此說以為孔子窮而在下故做得許多事如舜二十便徵庸了想見舜於小事也然有不處雖是如此也如此說不得舜少年耕稼陶漁也事事去做來所以人無絲及得聖人聖人事事從手頭更歷過來所以都曉得而今人事事都不會最急者是禮樂樂固不識了只是日用常行吉凶之禮也卻不曾講得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多能亦聖德無不通之驗大宰認多能為聖知其本不知其本也子貢謂聖而又多能知其由本而該末也孔子自言與琴牢所聞皆謙辭耳

朱子異同條辨 按吳氏以此段僅証夫子少賤之言已置圈外愚

論語

卷九子罕

三

近譬堂藏板

意少賤多能聖人自謙到極處牢曰引証有何意思而載於章末耶朱子謂此章自是天縱又多能道得聖人盡夫子自謙原非定說牢引不試故藝正見聖人不試為藝試即可以不藝矣可見藝原無關於聖即不多能亦無損於聖但聖自多能耳此與子貢天縱又多能相合而君子不貴多與太宰但以多能為聖之非皆可見矣愚見如此敢附記之頑按夫子聞之有言琴牢在旁遂記夫子平日之言以實之何為不可而俗解又謂記者引琴牢之述夫子豈牢必不當於此時有言而煩記者轉轉相述耶亦多事極矣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

我即其兩端而竭焉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



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卽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語

近譬堂藏板

問吾有知乎哉。與吾無隱乎爾。意一般否。曰：那箇說得闊。這箇主答。問而言或曰：那箇兼動靜語。嘿說了。曰：然。○這空空是指鄙夫言。聖人以其無所有而畧之。故下句更用我字喚起。○問竭兩端處。疑與不憤不啓一段相反。不憤不啓，聖人待人自理會。方啓發他空空鄙夫，必着竭兩端告之。如何曰：兩端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那箇淡遠道理也。便在道裏。如舉一隅以四角言。這卓子舉起一角，便有三角在。兩端以兩頭言之。此言語便有兩端文字不可類看。這處與那處說又別。須是看地語脈。論這主意在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辭。言我無所知。空空鄙夫來問我，又盡情說與他。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語門人想記不全。須求這意始得。如達巷黨人稱譽聖人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曰：吾執御矣。皆是因人譽已。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這般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誨人不倦。但鄙夫來問我，則盡情向他說。若不如此，聖人尙自忌。

地謙自今觀之。人無故說謙語。便似要人知模樣。○  
聖人極其高大。人自難企及。若更不俯就。則人愈畏  
禪而不敢進。賢人有未識處。人未甚信服。若不引而  
自高。則人必以爲淺近。不足爲。孟子人皆以爲迂濶。  
把做無用。使孟子亦道我底。減迂濶無用。則何以起  
人慕心。所以與他爭辨。不是要人尊己。直使人知斯  
道之大。庶幾踈動著力去做。孔子嘗言如有用我者  
斯月而已可也。又言吾其爲東周乎。只作平常閑說。  
孟子言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便說得  
廣是勢不得如此。○問執兩端與獨兩端如何。曰。兩  
端也只一般。猶言頭尾也。執兩端方識得一箇中。獨  
兩端言徹頭徹尾都盡也。問只此是一言而盡。這道  
理如何。曰。有一言而盡者。有數言而盡者。如樊遲問  
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此雖一言而盡。推而遠之。亦  
無不盡。如子路正名之論。直說到無所措手足。如子  
路問政。哀公問政。皆累言而盡。但只聖人之言。上下

本末始終。小大無不兼舉。

###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三

近譬堂藏板

曰。程子論佛氏之學。如管中窺天。只見上去。不見四  
旁。是語上而遺下也。又曰。言爲無不周備。實則外于  
倫理者。是語理而遺物也。○始終以事言。本末以物  
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事理言。必如是而後該括  
得盡。夫子之告人。必發動其兩端而盡告之。○新安  
陳氏曰。聖人雖謙言已無所知。然告人而竭盡其理  
如此。非上智周知之者不能也。○雙峯饒氏曰。如答  
樊遲問仁。知只是眼前事。子夏推之。則舜湯之治。亦  
不過此。故于兩端爲竭焉。○林次崖曰。聖人謙言已  
本無知識。但鄙夫有問。我皆叩兩端而竭。人因此便  
說已無所不知。且已實無所知也。然因是觀之。若非  
無所不知。亦不能叩兩端而竭。則聖人雖欲辭其有  
知。而實有不容掩者矣。○呂晚村曰。此節要通主。海  
人說盡謙言已無知識。正對人而爲言。不是自責自  
勵。語氣註中。但其告人。轉專重。雖至恐不敢不盡  
意。不重從己轉到人也。○以知爲事理障。無知方是  
虛空粉粹。本來無物。鄙夫之空空。正是機鋒相契。兩  
端之竭。卽四路把截。前後際斷。以此解書。不但釋正

入邪于理不通。卽夫子自贊其淨名圓妙。亦于文不通云。

**呂晚村**曰：說無知便見其未。知說告人無不盡。便見其求知無不盡。聖人成己成物。仁智並到。無知二句。固非玄妙說法。亦非謬執謙退也。○有知卽是生

知。上知之謂人。以夫子誨人無所不知。而稱之。故夫子遜謝。以爲無知。只告之不敢不盡耳。非謂毫無所知也。卽辭生知。而居敏求。齋聖仁而居爲誨之意。

**按**本文首二句。言己之無知。下卽告鄙夫之不取。不盡以明己之無知。可見人稱夫子之有知。以其誨人不倦也。夫子之辭。有知亦以其誨人不敢不盡。而非無所不知也。何嘗以首二句爲學。下三句爲誨。若

判然分開。則首尾不相照應。而中間亦多一層折矣。觀集註引程子尹氏之說。無不主誨而朱子門人問

容。亦皆類引無隱。不憤等章。可見雖其至愚。不敢不盡。雖字甚活。蓋人於有知者。或誨之不倦。而於至愚者。則忽而不告。聖人則雖至愚亦盡耳。○兩端卽指所問之一事而言。始終本末上下精粗。總見徹頭徹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九子罕

美

近譬堂藏板

尾無有隱諱之意。非遽以淡且難者望之。鄙夫也。○兩端只其之兩端。則兩端已具在。中間此聖人之所。以本無知也。叩其兩端而必竭。此聖人必欲自盡其。告人之誠。而人遂謂聖人之有知也。兩面應足首二句之意。

**禎**按朱子謂解書不可於本文外。多添字意。恐多添字意。便是以己意強解。非本文自然語氣也。見聖人

最怕人稱他生知。以致廢學。此章並有知之名。尚不敢居。但謙言有告人之誠。柰何於有知上。又精定生知上知。至謂說無知。便見其求知混扯成已成物。尤

爲謬誤。

###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

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氏曰。鳳

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

章知其已矣。

**語類** 鳳鳥不至，聖人尋常多有謙詞。有時亦自諱不

**精義** 或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伊川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祲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而脩德，則無損。因祥而自恃，則有害也。

**同** 大全新安陳氏曰：吾道文明，必有其應。鳳至圖出，文明祥瑞之應也。夫子有其德，無其時，鳳不至，圖不出。天未欲聖道之行，可知矣。夫子所以深歎也。麟出似矣，而踏焉。春秋所以作也。斯歎也。其在獲麟之前乎？○蔡虛齋曰：夫子常曰：明王不興，天下莫能宗子。此即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以歎聖王之不興。聖王不興，誰其用我？故曰：吾已矣夫。○或以為泛說，不指在上聖王，不知集註不曰：皆聖人之瑞，而必曰：聖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三

近譬堂藏板

之瑞。夫子豈欲為王乎？**辨** 按：聖人非思鳳鳥河圖也。思聖王也。聖王果作，則必有文明之祥。蓋天人相與，其幾甚微，未有此作而彼不應者。夫子於此，已看破天意，下故曰：吾已矣夫。蓋甚傷道之不行也。非敢自擬聖王，即明王不作，天下其誰宗子之意。○不復夢見周公，在自已精神志氣上看出道不能行。鳳不至，圖不出，在天地氣運上看出道不能行。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

必趨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

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

○范氏曰：聖人之心，衰有喪，尊有爵，於不成人，其作

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  
外一者也

**語類**問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欲以作字趨字說做敬

不知如何曰固是敬發是看這敬心所從發處如見  
齊衰是敬心生於哀見替者是敬心生於悶○問作  
與趨如何見得聖人哀矜之心曰只見之過之而變  
容動色便是哀矜之豈真涕泣而後謂之哀矜也

**回**大全雙峯饒氏曰范氏說外而後謂之哀矜也  
面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而然尹氏又說他人裏  
面雖有此未必便見于外聖人裏面如此外面也如

此二說互相發明蓋裏面不如此而外面如此者偽  
也裏面如此而外面不如此者誠不至也聖人至誠  
所以表裏皆如此○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寂感自  
然內外如一方其未感也如止水如明鏡一有所感  
則隨感而應敬愛之心感于內而作趨之容見于外  
皆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也○蔡虛齋曰衰麻服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天

近譬堂  
藏板

也齊衰有下縫者也冕衣裳言不是尋常衣服雖亦

必作言齊衰者冕衣裳者與替者其年雖少於我我  
亦為之起此正意也集註云或曰少當作坐此又後  
一說當看或曰二字○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不

可以雖少對過之須以見之對過之謔尊有爵敬也  
哀有喪矜不成人如何也喚做敬曰不是敬有喪者  
與替者是自加敬也哀矜施之彼而我不覺自敬此  
敬字昔指作趨而言○見冕衣裳者而作趨未見其

為聖人見齊衰者與替者而作趨方見其為聖人  
**按**作與趨只一般然於齊衰便是有哀之之心於  
冕者便是有尊之之心於替者便是有矜之之心其  
貌一般須知發出來各自不同要於此處劃得義理

分明方見得聖人誠心自動處學會問義理分明是  
如何曰必作必趨記者只記了大致是如此然於齊  
衰之作趨須是有衰處之容於冕者之作趨須是有  
尊奉之容於替者之作趨須是有憐憫之容了記者

知不會詳記得  
顧按蒙引謂過之與見之對不與雖少對以過之必

趨內亦帶有上雖少二字也至謂見冕衣裳者而作趨未見其爲聖人見齊衰者與瞽者而作趨方見其爲聖人此對常情而言耳其實聖人之尊有爵便是敬朝廷之各分王章常人之尊有爵只是畏其榮貴勢值天理人欲無容混也卽齊衰與瞽者常人亦或哀矜聖人自然而然而在兩必字上見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渙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語類** 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无

近譬堂藏板

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此猶是見得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問顏淵喟然嘆一段高堅前後可形容否曰只是說難學要學聖人之道都摸索不着要如此學不得要如彼學又不得方取他前又見在後這處皆是譬喻如此其初恁地難到循循善誘方畧有箇近傍處○所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這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自家纔着意要去做不知不覺又差過了且如恭而安這不安了此其所以不可得自家穩着意去學時便恭而意又失了纔着意又過了所以難得恰好處不着罷不能如人過得箇關下便平地行將去○顏淵喟然歎處是顏子見得未定只見得一箇大物事沒奈何

視世之功名事業真譬如閑視世之仁義者真如閑視  
子如匹夫匹婦之爲諒也日視天來大事處以此  
理又會何足論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  
得則何緣仰高鑽堅在前在後苟吾才則又見其卓  
爾乎

蔡虛齋曰高堅前後是全無入頭處後因夫子善  
教方得其所以然猶不能如夫子之自然處

雙峯饒氏曰高麗彌高彌堅妙說在前在後○上  
蔡謝氏曰顏子學得親切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無限  
量也以見聖人之道大瞻之在前卽不及忽焉在後  
又踉却以見聖人之道中觀此一段卽知顏子看得  
親切○蔡虛齋曰此四句總是形容未見卓爾也慢  
說顏淵用力用力處都在欲罷不能上此只言夫子  
之道無窮盡無方體下文也未說顏子用力處只是  
言夫子之教○呂晚村曰通章總只贊夫子之道夫  
子之教卽其道也未節顏子之學正以見其道之不  
可幾及非顏子自序入道功候也然顏子入道功候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九子罕

三

近譬堂藏板

源流已盡于此○首節只數聖道之高妙次節言聖  
教之有序第三節自言其功候所至節次甚分明看  
次節註云夫子道雖高妙則首節之但贊聖道可知  
原重在高堅前後不重仰鑽瞻忽上程朱之言具在  
從無以首節爲顏子追悔從前迷境之說看註中不  
可及不可入不可爲象無窮盡無方體數語都只指  
聖道未嘗言顏子用力之誤如所謂仰鑽瞻忽空求  
諸心卽是俗說村捩顏子平生未嘗有此一段公案  
也只緣禪悟者流將高堅前後與如有所立卓爾混  
做箇話頭援儒入釋致此紛紛不知高堅前後只譬  
喻箇中庸不可能意此一節是統體說聖人之道如  
此第三節纔是顏子自言餘夫子之教做工夫到此  
方覺所謂高堅前後者自己見得確定親切朱子謂  
不是離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故以卓爾未  
由爲仍卽高堅前後者固落邪禪卽謂卓爾是悟境  
而高堅前後是迷境亦正是禪家機法顏子之學前  
後有親疎淺淡無迷悟也○問首節卽贊夫子與次  
節如何分曰首節說夫子之道次節說夫子之教有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三

藏板 近譬堂

何難於然則首節中有顏子做工夫在否曰無顏子則所謂仰鑽瞻忽又誰喻耶說簡道便指夫子謹簡夫子之道無窮盡方體便有顏子做工夫在內只是此節止重說夫子之道然則首節中顏子工夫自己別用耶則必有不是處如所謂逃誤亦未必無之若即是博文約禮耶如何以前不能見道曰顏子若不曾見夫子如何自見得高階前後若既見夫子則聖門教人只有博文約禮兩事諸弟子皆從事于此不是為顏子逃誤特立此法也若謂別做工夫豈夫子於顏子故隱其教待其逃誤而後授之乎抑顏子初不從夫子之教及逃誤而後從之乎此皆不可通也蓋博約之教徹始徹終其中次第淺深正自無窮如子貢所云文章性道之可聞不可聞會子之真積力久而誥一貫可知有多少功候在乃所謂善誘也顏子初時從夫子之教見得夫子之道難及如此夫子卻只用此兩事逐步引掖上去故曰循循善誘要使顏子不死守卻一間也不離博約故是徹始徹終事顏子向來原不曾做錯工夫只是所見有疎密淺深

耳故不但下兩節是實得即首節亦是實得○首節只是贊夫子不講自己逃悟夫子自夫子顏子白顏子便到了欲從末由處顏子自進詣夫子之高堅前後不會移動也○或謂首節即說做道不可幾無所用力恐與末節無分子謂原不須分此節只贊聖人之道統前後而言須知顏子至此與數原先有末節而下有此節但此節自言其難處却在聖人身上說末節說聖道終不可及處却在自已身上說則無分而有分矣○高堅前後與卓爾原無兩事只是功夫到卓爾纔得親切耳說做仍舊樞機固落孤窟而強分兩樣首又說得首節是顏子走錯路頭黑風吹入羅刹鬼國相似不知顏子從來不會做差工夫看註云此顏淵淡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則首節是贊詞非悔詞也○陸稼書曰呂晚村謂顏子從來不會做差工夫首節是讚詞不是悔詞最說得妍雖語類云顏子初未肯便向下學中求仁山金氏亦有顏子始初便欲一蹴就到之說然此只是謂其初間做博約工夫未能循循耳不是謂其便如象山



陽明走到差路上去。至後來方轉回來也。心齋坐忘亦出莊子寓言。不可為據。

但謂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無與於顏子用功者亦非。朱子云。顏子氣稟高明。合下見得聖人迥大如此。未肯便向下學中求。及其用力之久。而後知其真不外此。故只於此着力耳。觀此則首節雖非顏子錯走路頭。然只為貪高。合下見得聖道全體便急欲一蹴而至。實不曾苦下博文約禮工夫。所以彌高彌堅在前。忽後不然。所謂不肯向下學中求者。豈博文約禮外又有下學工夫。耶。晚村謂此時亦用得是博約工夫。但聖道高妙不可至者。未細體朱子之說也。高堅前後之道。只是卓爾所見之道。道只一箇。然高堅前後畢竟是未到。手時景象卓爾畢竟是已到。手時景象如何。槃混同得。顏子雖是既得力後。方喟然歎然。高堅前後既存。在循循善誘之前。便是未到欲罷不能時事。如何。槃贊聖道高妙。統前後以立言也。晚村此說亦泥。○夫子之道。只有一中。何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三

近譬堂藏板

當不可及。來何嘗不可。入來何嘗恍惚不可。為象來。但自未得者。見之則以為如此耳。須知註中無窮盡。且是贊到至處。雖到卓爾田地。這無窮盡無方體者。分毫挪移不動。無怪乎時俗講如有所立者。仍似高堅。人天資不及。顏子並驟然見不到此耳。到此已窺見全體。只未實有諸已。推窺見全體。故能約畧其體也。或曰。如子言。則卓爾之後。道便有窮盡。有方體。耶。曰。分明。下卓爾二字。則已是不高不堅不在前。忽後矣。如何。仍是無窮盡無方體。耶。曰。高堅前後。但言。夫子之道。高妙卓爾。則已是不高不堅不在前。忽。礙曰。此只高妙卓爾。則已是不高不堅不在前。忽。道本文。仰之鑽之。瞻之。都浸着。落豈知註於夫子之道。能窺見高堅前後也。高堅前後合來。只是箇圓圖。大事物仰彌高。鑽彌堅。瞻在前。忽在後。只是箇圓圖。

見得沒奈這箇大事物何耳朱子之說的確分明入

自不肯玩味到熟處耳

顏按顏子此時未淡用博文約禮之功未到欲罷不

能之候則高堅前後猶是見得未親切處朱子語類

亦屢言之而註獨先下淡知二字者以其明睿言之

已透過十分也不然如何知高之上又有高堅之中

又有堅在前時又忽後耶恰好一箇中道理已自現

成只不得到手耳或曰如此何以又謂不親切曰博

約工夫進得一分已身纔有得一分於道纔笑得親

切一分欲罷不能則已親矣所立卓爾則益親矣○

下節高妙二字亦渾括高堅前後說雙峯饒氏

分貼亦非無窮盡豈不是妙無方體豈必不高

###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

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

### 朱子異同條辨

卷九子罕

重

近譬堂藏板

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

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語類**須看夫子循循然善誘底意思是如何聖人教

人要緊只在格物致知克己復禮這箇窮理是開天

聰明是甚次第○夫子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兩事

自堯舜以來便自如此說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

約禮又曰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淡則

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

密○博文工夫固多約禮只是這些子如此是天理

如此是人欲不入人欲則是天理禮者天理之節文

節謂等差文謂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之鄉黨

一篇乃聖人動容周旋皆中禮處與上大夫言自然

間闕與下大夫言自然侃侃若與上大夫言却侃侃

與下大夫言却間闕便不是聖人在這地值知這模

樣莫不中節今人應事此心不熟便解忘了又云聖

賢於節文處描畫出這樣子令人依本子去學譬如

小兒學書其始如何使寫得好須是一筆一畫都依他底久久自然好去又云天理人欲只要認得分明便喫一盞茶時亦要知其孰爲天理孰爲人欲○問博約之說程子或以爲知要或以爲約束如何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與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一般但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孔子是汎言人能博文而又能約禮可以弗畔夫道而顏子則更濶於此耳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極分曉而程子却作兩樣說便是某有時曉他老先生說話不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這却是知要蓋天下之理都理會透到無可理會處便約益博而詳所以方能說到要約處約與要同○安卿問博文是求之於外約禮是求之於內否曰何者爲外博文也是自內裏做出來我本來有此道理只是要去求知須是致物須是格雖是說博然求來求去終歸於一理乃所以約禮也○問顏子合下何不便做博文約禮工夫曰顏子氣稟高明合下見得聖人道大如此未肯便向下學中求及其用力之久而後知其真不外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言

近譬堂藏板

此故只於此處着力爾

大全文子曰博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見得周匝無遺至約我以禮又要收向己身上來無一毫之不盡兩事須互相發明若博文而不約以禮便無歸宿處

覺軒蔡氏曰博學條目多事事著去理會禮却只是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禮聽也是這禮言也是這禮動也是這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煞歸宿處詳此數條解釋已極分明學者合下便有著力處若更推之則文非特文章文華之文是剛柔之往來上下之交錯微而天理之節文著而法度之煥然者皆是也極其博則貫通融會而天下之理洞然于吾心而無所蔽禮非特儀禮典禮之禮凡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固有截然而有定則者皆是也極其約則操持固執而天下之理渾然于吾身而無所虧博文近于致知約禮近于力行不博則無以造乎約不約則無以盡乎博○雙峯饒氏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是我自去博約以學言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夫子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五

近譬堂藏板

博我約我以教言也。○厚齋馮氏曰：博文約禮，夫子教人之法。皆然。惟子淵求道之力，認道之真，有以見夫子之為我設爾。○雙峯饒氏曰：先博我以文，以開廣我之知識。然後約我以禮，使我於視聽言動上，皆由乎窺矩準繩，而所守得其要。○覺軒蔡氏曰：不說窮理，又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蓋文字上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又顯下該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不說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檢束，便有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送了更味兩箇我字。尤見以身體之切實用功處。○林次崖曰：博文工夫到，則萬理融會於心，便是豁然貫通。雖位心之全體，大用至是無不明。而凡人偷虛物之理，自有至當恰好者在。既曰文，又曰禮，禮非有外於文也。總是一箇理，以其間雜然成章，燦然可觀，則曰文，以其節文有體，截然可行。則曰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固無不該。然其切於日用之常，為學者所當從事，則莫要於視聽言動之間。故夫子以博文約禮教顏淵。他日又以非禮弗視聽言動告之。○呂晚村曰：文節只說夫子之教下

節纔是顏子學之所至。然卻是立在下節地界。追感到此節，故夫子之教都在自己學之得力處。體出首句人字，人都混下我字。首句是說聖人教人大槩。下兩句纔是顏子自家體貼得如此。方見文禮工夫。聖人一向教人之事，不是因顏子而立此法也。○不曰以文博我，以禮約我，可知我先有箇該博該約底緣。故節候在，而以文禮博之約之。正見循循善誘之妙。此我字在博約字下之義也。○博我約我，是顏子身體聖教而言。看我字下又著箇以字，可見文禮明指夫子教人之事。人輒云文禮本我自有的，并有我不必更有文禮。其語愈高而愈謬。若謂文禮雖夫子之教，其實不曾有加于我之外。此又別一話頭。非顏子此節語意也。

辨

按朱子云：顏子仰鑽瞻忽，初是捉摸不着。夫子不就此放發，顏子只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令有用功處。

觀此則仰鑽瞻忽時，正是未實下博約之功。只見得箇全體模樣。夫子若見其能知全體模樣，便教他全體圓圖求之，終是捉摸不着矣。惟循循然誘之，從博

文約禮方有下手處陸稼書謂初問亦做得是博  
約禮但未循循不知此循循指夫子誘人之次序非  
顏子循循也聖門弟子同一博文約禮各人有各人  
天資便各人有各人等級但從事博文約禮那由他  
不循循○循循有次序不是先教之博文後教之約  
禮便爲有序博文有博文次序約禮有約禮次序博  
文了又約禮約禮了又博文由淺入深由疎及密剝  
一重又有一重  
頑拔顏子合下見道之大便要從大處下手如何肯  
循循合下見道之精便要從精處下手又如何肯循  
循此所謂不肯向下學中求而從見其高妙而無得  
也夫子却只有這博文約禮一箇教法只管循循誘  
去所謂高者俯而就不及者仰而企也○孟子博學  
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纔說到知要處約禮正而  
工夫尚未說論語博學於文與博我以支句內已包  
了孟子之意克己復禮力行工夫吃緊尤在約禮處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美

近譬堂藏板

已

卓立貌未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  
淡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  
所謂卓爾亦在平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  
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  
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  
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  
一閒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爲淡知孔子而善學  
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

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語類** 欲罷不能如人行步。左脚踏了不由得右脚不起。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是到那窮神知化。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垂

近譬堂藏板

則須是德之盛也方能。顏子其初見得聖人之道尚未甚定。所以說彌高彌堅。在前在後及博文約禮工夫。既到則見得如有所立。卓爾但到此却用力不得了。只待他熟後自到那田地。○夫子之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二事。至於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處。只欠箇熟。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欲罷不能是住不得處。惟欲罷不能故竭吾才。不惟見得顏子善學聖人亦見聖人曲盡誘掖之道。使他歡喜不知不覺用到氣力盡處。如人飲酒飲得一盃好只管飲去不覺醉當了。○問如有所立卓爾只是說夫子之道高明如此或是似有一物卓然可見之意否。曰亦須有箇模樣問此是聖人。不思不勉從容自中之地。顏子鑽仰瞻忽既竭其才。嘆不能到曰顏子鑽仰瞻忽初是捉摸不着。夫子不就此啓發顏子只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令有用功處。顏子做這工夫漸見得分曉至於欲罷不能已是住不得及夫既竭吾才如此精專方見得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聖之流行卓然如此分曉到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天

藏板

近譬堂

這裏口有箇生熟了顏子些小未能渾化如夫子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末由也已不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似初問川許多籠氣力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辯篤行之類這處也只是循循地養將去顏子與聖人大抵爭些子只有些子不自在聖人便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這處如何大段着力得才着力又成思勉去也只恁地養熟了便忽然落在那窠窟裏明道謂賢毋謂我不用力我更着力人見明道是從容然明道却自有着力處但細膩了人見不得○或問瞻前忽後章曰此是顏子當初尋討不着時節瞻之却似在前及到着力趕上又却在後及鑽得一重了又却有一重及仰之又却煞高及至上得一層了又有一層到夫子教人者又却循循善誘既博之以文又約之以禮博之以文是事事物物皆窮究約之以禮是使之復禮却只如此教我循循然去下工夫久而後見道體卓爾立在這裏此已見得親切處然雖欲從之却又末由也已此是顏子未達一問時此是顏子說已當初捉摸不着時事祖道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天

藏板

近譬堂

問顏子此說亦是立一箇準則與學者求道用力處故程子以為學者須學顏子有可依據孟子才大難學者也曰然○顏子初見聖人之道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轉覺無下手處退而求之則見聖人所以循循然善誘之者不過博文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求之而所見始親切的當如有所立卓爾在前而嘆其峻絕着力不得也○問顏淵喟然嘆章曰仰鑽瞻忽四句是一箇關如有所立卓爾處又是一箇關不是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便雖見得高堅前後亦無下手處惟其如此所以過得這一關欲罷不能非止是約禮一節博文一節處亦是欲罷不能博文了又約禮約禮了又博文恁地做去所以欲罷不能至於如有所立去處見得大段親切了那末由也已一節却自着力不得着力得處顏子自着力了博文約禮是着力得處也又曰顏子為是先見得這箇物事了自高堅前後做得那卓爾處一節親切如一節了如今學者元不會識那箇高堅前後底是甚物事更怎望他卓爾處○問顏子平日深潛純粹觸處從容只

於喟然之嘆見得他煞苦切處楊子云顏苦孔之卓  
恐也是如此到這裏見得聖人直是峻極要進這一  
步不得便覺有懇切處曰顏子到這裏也不是大段  
着力只他自覺得要着力自無所容其力又曰茲苦  
也茲其所以爲樂也○問程子曰到此地位至着力  
不得何謂也曰未到這處須是用九到此地位至着力  
力不得如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這處如何  
用力得只熟了自然恁地去橫渠曰大可爲也化不  
可爲也在熟之而已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  
化德之盛也○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便是未到  
不思而得處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便是未到不勉而  
中處○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  
後次序博文亦自有次序約禮中亦自有次序有  
簡先後淺深欲罷不能便只是就這博文約禮中做  
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做到得這歎  
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衆人與此異者只是爭這箇  
欲罷不能做來做去不知不覺地使住了顏子則雖  
罷而自有所不能不是勉強如此此其所以異於人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堯

近譬堂藏板

也○問顏子喟然嘆處莫正是未達一間之意夫顏  
子無形顯之過夫子稱其三月不違仁所謂違仁莫  
是有纖毫私欲發見否曰易傳中說得姤云旣未能  
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瞻前忽後是顏子  
見聖人不可及無捉摸處如有所立卓爾却是真箇  
見得分明又曰顏子纔有不願意處有要着力處便  
是過○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猶見得未定及所立  
卓爾則已見得定但未到爾只是天理自然底不待  
安排所以着力不得時蓋爲安排着便不自然便與  
他底不相似這箇卓爾事事有在裏面亦如一以貫  
之相似

大全朱子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于此以醇酢

萬變處卽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親切不似  
向來無捉摸處不是離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  
爾者也○顏子到這裏自覺得要着力而無所容其  
力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賢者若要着力不勉  
不思便是思勉了所以大段著力不得今日勉之明  
日勉之勉而至于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早

近警堂藏板

于不思自生而至熟到這裏盡待他自熟  
 仁山金氏曰以文公過關之喻作三節看蓋顏子  
 始初銳于進道以其天資之高嘗見道體便欲一蹴  
 而到故竭力以進多方以求欲就聖人高明處入則  
 升一級又有一級窮之益高欲從聖人博厚處入則  
 透了一層又有一層鑽益見其堅見聖道若在吾前  
 勇猛趕上則又在後而我又過之終難到無過不及  
 處此是用功第一箇關節及夫子見顏子求道如此  
 其力而終未有捉摸處遂教且從博約工夫循序以  
 進文欲其博以至萬理俱融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  
 禮欲其約以其一私不存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矧  
 子敬領于斯百倍其功交進互發日見趣味以至欲  
 罷不能而竭其才及其久也義理昭明本心純熟向  
 之堅高者今皆識其大本前之瞻忽者今皆見其定  
 體凡其處已治人應事接物雖精粗巨細萬變不同  
 莫不各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道理其曰如者非謂  
 似見未見蓋此等地位非可以言語形容求達者自  
 悟眾人固不識也故以如言之此又用功第二關節

顏子擇乎中庸至矣盡矣此之聖人守之也所謂未  
 達一間也以顏子天資功力豈不能盡力求速化  
 然化可以養而至不可以力而進故曰雖欲從之未  
 由也已蓋欲從容少假歲月以俟其自化此又用功  
 第二關節顏子作聖功夫未可謂曲盡此程子所  
 謂學者當學顏子有所依據也○勉齋黃氏曰吳氏  
 所釋卓爾之意最為切實嘗以其意推之夫聖人之  
 道固高明廣大不可企及然亦不遇性情之間動容  
 之際飲食起居交際應酬之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之常出處去就辭受取舍以至於政事施設之間無  
 非道之寓○雙峯饒氏曰窮窮莫莫至道之精昏昏  
 默默至道之極列子之言也此章學者易得求之高  
 遠故引吳氏之說以明之○慶源輔氏曰地位指既  
 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之地位也至此地位則其理  
 為至精至微非淺智浮識之所能知疾趨大步之所  
 能至也惟寬以居之勿忘勿助長則不日而化矣夫  
 能為之謂本竭其才則是盡其所能為之才則其工  
 夫蓋非才所能及矣此其所以着力不得也○雙峯

朱子異同條辨

論

九子字

學

藏板

近譬堂

饒氏曰。不怠所從是發明。爾欲從之。未由也。已言不  
 是。恁地住了。請事斯語。是約我以禮時事。三月不違  
 仁。是有所立。卓爾時事。○蔡虛齋曰。所見益親。或謂  
 高堅前後。此是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  
 處。是亦有見矣。至此方益親切。然泥不可及。不可入  
 不可為象。此等字如何說。是親至此方為益親。益猶  
 云甚也。○林次崖曰。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  
 行事之間。看來卓爾。就聖人身上說。方是。此是因顏  
 子說未由也。已恐人求之於窮。冥昏默。故言此。以防  
 之。蓋聖人日用行事之闊。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不待  
 思勉。而從容中道。是顏子卓然之見。而未嘗從者  
 也。○陸稼書曰。此章是顏子自叙入道始末。與夫  
 子志學章同。然此章是顏子自用功得力處。俱在此中。不  
 可不細勘。驗傳鑽。○程子用功得力處。俱在此中。不  
 胡氏註謂未領。○程子用功得力處。俱在此中。不  
 其高。見其堅。又瞻。○程子用功得力處。俱在此中。不  
 得親切。然與他人之茫。然者自不同。先儒之說。雖未見  
 而實同也。高堅前。○程子用功得力處。俱在此中。不

得最明。聖人之道。是儒恰好的。顏子做來做去。只不  
 能恰好。此時所用工夫。就是博文約禮。但用來未得  
 法。不能循循。所以不得力。夫子教他。只管在這個上  
 用功。勿忘勿助。博文工夫。不是一層。則只管去博。致  
 知格物。不厭其煩。約禮工夫。不是一層。則只管去約。  
 克己復禮。不憚其嚴。博則由多聞多見。以至萬理俱  
 融。約則由操持固執。以至一私不存。初時不免見為  
 難。却一日易一日。初時不免覺其生。却一日熟一日。  
 顏子依了夫子。只管在這條路上走。說罷不能而竭  
 其才。及其用力之久。則義精仁熟。向之高堅者。不覺  
 其高堅。向之無定者。不覺其無定。凡處已治人。應事  
 接物。雖巨細精粗。萬變不同。莫不各有不偏不倚。無  
 過不及。的道理。見得明。守得定。謂之如者。不是恍惚  
 之詞。只是難以言語形容耳。此即上達地位。即一貫  
 之地。是夫子知天命時候。故胡氏註。謂在請事斯語  
 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也。庶乎一贊亦當在此時。然猶  
 與聖人有間者。聖人大而化之。不想不勉。與道為一。  
 顏子斯時大而未能。不能無思勉。猶真道二。故曰。

欲從之末由也已不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依舊要  
去博文約禮只是俟其自至不能預期其效耳到後  
來不遷不貳則較此又進一層矣聖門工夫只是博  
文約禮七十子莫不做這個工夫即夫子憤樂忘年  
雖到七十尚是這箇工夫大學之八條目孟子之知  
言養氣雖各換了名色總之是這箇工夫這工夫做  
得未精則爲仰鑽瞻忽之境做得精了便是卓爾之  
境更精便是從心不論之境○卓爾圈內圈外註似  
是兩意圈內是已得夫子中庸之道但未能不思不  
勉圈外是已見夫子不思不勉之境但只見得未能  
到得存疑及新安陳氏專主圈外說仁山金氏專主  
圈內說二意不相礙然圈內是正意

**聖**蔡虛齋曰高堅前後就夫子之道言卓爾就顏子  
所見言只是此一理向來摸索不着如今却見得在  
眼前然猶是見得本能至得○所立卓爾就行上說  
專說知固不是兼知行又不是蓋顏子是博文約禮  
進進不休才見得箇卓爾在○林次崖曰既竭吾木  
工夫全在欲罷不能上欲罷不能則博之又博博之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九子罕

聖

近譬堂藏板

不已博之功盡無復文之可博矣約之又約約之不  
已約之功盡無復禮之可約矣故曰既竭吾木言才  
至此都竭盡也○既竭吾木可見此時聖人之道更  
無一毫不見得透徹亦無一毫行不到處若有一毫  
不到處尚須用力不得謂既竭吾木也○如有所立  
卓爾言這箇道理卓然立在我面前也曰如者猶未  
敢以爲約然亦謙辭也

**聖**按文禮內原有條恰好至中宸道理但初間尚未  
能見得真守得定到得欲罷不能既竭吾木之後便  
自見得真守得定了不是卓爾時遂離却博約也○  
註云所見益親不對高堅前後說高堅前後自是未  
親處欲罷不能已有親切處到卓爾乃是益親○學  
會問吳註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似日用行  
事隨在皆有箇卓爾矣朱子却謂這卓爾事事有在  
裏面亦如一以貫之相似又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  
立於此以耐酢萬變處何也曰正爲隨其日用行事  
凡耐酢萬變總不外這一箇道理方卓爾有箇把柄  
處若仍一件是一件如何有所卓爾蓋博文是零星

工夫約禮只是這些子。克己復禮所謂禮也是這禮。聽也是這禮。言也是這禮。動也是這禮。只此一箇天。理節文已是約而歸一了。到卓爾便是一以貫之便。是已得聖人之大本。憑他醇醜萬變總不出這箇。便是夫子所立之卓爾。故朱子謂如有所立卓爾。便是未到不思而得處。雖欲從之未由也。已便是未到不勉而中處。然則未到不思而得。豈非已知天命之候。感知天命則萬理統會於一原也。○所見益銳是就如有二字。形容之非此時道理未曾實得而徒見也。蓋不思不勉從容中道則做出來便是道。方是一箇事物。但用思勉畢竟是兩箇。○欲從未由不是不用力。是無所用其力。看欲字正是用力處。但纔用力便是思勉便是未由了。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聖

近譬堂

大本則日用動靜之間。觸着燥然可憂處。又都是大。觸着確然可守處。又都是禮也。○蔡虛齋謂高堅前後就夫子之道言。卓爾就顏子所見言。非也。高堅前後正顏子見地如此。不然則夫子之道只有一中耳。何高堅前後之可各卓爾。是顏子所見亦即是夫子之道。不然則顏子既博約已有所得。何必更言如有所立。卓爾朱子云。方見得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處。皆是天理之流行。卓然如此分曉。顏子與夫子只爭箇生熟。欲從未由。便是要到夫子渾化地位。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或問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也。若夢奠則子路死於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事。而得

復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孔子初未嘗知爲臣之事。而曰吾誰欺者。引咎歸己。以深責子路也。或曰如使夫子疾病。不問非禮之臣。遂以奉饗。豈不仰累聖德乎。曰夫子倘至大故。耳目所接。有異必遂正之矣。聖人病則不能無若其方。決不以病而惰也。**按**子路使門人爲臣。非以門人假設爲家臣也。蓋夫子爲司寇。攝相事之時。其家臣原皆門人爲之。故今既失位。猶欲行在位之事。而以門人爲家臣以治

其喪。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

天乎

病閒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醫

近譬堂 藏板

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語**問久矣哉。由之行詐。是不特指那一事言也。曰是。指從來而言。問人苟知未至。意未誠。則此等意慮時復發露。而不自覺。曰然。○問由之行詐如何。曰見子路要尊聖人。耻於無臣。而爲之一時不能循道。聖子路本心亦不知其爲詐。然而子路尋常亦是有不明處。如死孔懼之難。是致死有見不到。只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子路之意。以夫子之聖。其喪不可以俯同衆人。必當有以尊異之。而夫子嘗爲大夫。有家臣矣。故欲爲家臣治其喪。以尊異之也。然不知聖人之喪。豈以家臣之有無爲輕重也哉。○新安陳氏曰。有家臣而用家臣理也。無而用之。非理也。天者。聖而已。非聖則欺天矣。子路欲尊天子。豈知陷於欺天。尊天子者。反所以累夫子歟。○林次崖曰。詐亦欺也。子路只是見理未到。本心未必欲行詐。然聖不當爲而率意爲之。亦是詐也。曰久矣哉。是舉平日言加

以不知爲知以正名爲迂皆是無臣而爲有臣是說  
行詐處既責子路復引以自歸欲激曉之也  
**按**子路之心本欲尊夫子原非爲諂然陷於不知  
則心雖不詐而所行者已詐矣行字正要看子路只  
是知上欠工夫由不明故不誠朱子謂有見不到有  
一毫不誠便是詐非心不誠事不誠也○久矣哉句  
開說見他平日往往不知妄作下方指其事而切責  
之此節只據理見其不當爲故曰欺天下節又曉之  
以不必爲也另一層意故以且字轉下

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子之手乎且  
子縱不得大葬子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  
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聖

近譬堂藏板

笈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  
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  
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  
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  
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  
之謂乎

**同**大全勉齋黃氏曰久矣哉責子路之素行如此也  
欺天者曉之以理之正且子以下則告之以利害之  
實聖人之言委曲詳盡如此

**按**孔鯉死子思幼不能治喪惟當以門人主其事  
故曰無寧死於二子之手○此章  
正見聖人素位而行居易俟命之實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  
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買者也

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  
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買而不當  
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  
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  
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  
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

**論語** 子貢只是如此設問若曰此物當是只藏之惟  
復將出用之耳亦未可議其言之是非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異

近譬堂  
藏板

**同** 大谷南軒張氏曰子貢以美玉爲喻疑夫子將終  
藏而不售也若夫子之意則以爲君子豈不欲施用  
於世乎然其不輕售者必待其可而後出耳如子貢  
所謂求善賈則非矣待賈者循乎天理而求善賈者  
則已心先動矣○雲峯胡氏曰子貢嘗答子禽曰夫  
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蓋以子禽之問  
病在一求字也今子貢之問亦自病在一求字豈問  
夫子者在先而答子禽者在後歟○新安陳氏曰此  
章當味求字與待字不待賈而求之則併與本然之  
美先失矣待賈者安於命義之正求賈者滯於奔馳  
之私席珍待聘其可也○呂晚村曰通章在玉上說  
正意在言外子貢意中雖疑夫子韞匱口中原平說  
藏沽兩端卽偏重沽一邊講者非也求字固有病然  
其意只在沽不沽以探聖人行藏未嘗獨重在求欲  
夫子枉道以求仕也故初讀其問語時亦不覺其非  
及讀至夫子待賈語始覺求字之淺耳理則當沽而  
意不求沽待字正救正求字之非惟其當沽所以必  
待賈耳○果是美玉未有不當沽者果是沽美玉未

有不待買者世必無不待買而沽之美玉而千古嫌  
衞之子用此藉口不知惟其待買玉是以美一求之  
後豈復有玉乎今日與人商量不必問沽不沽求不  
求只要問是美玉不是美玉耳

**辨**美玉必沽不是聖賢行藏偏在一邊但聖賢  
道理必到兼善天下纔滿得這道之分量猶之美玉

是希世之寶便自私他不得耳然理自當沽故不再  
計而決但下一待字何等從容自得實未至固不將

迎賈既至亦無商量計較正與則行則藏兩則字神  
理一般○子貢問語只平下雖意亦偏在當沽一邊

然亦只看聖意如何故朱子說未可議其言之是非  
今人多將沽字看作坐定字眼將藏字與求字對謂

子貢見得難沽要沽殊非一求不求只得一藏耳着  
意求字非子貢意看子貢意重善賈一善字見善價

之求已是知得貴重美玉於美玉不負便可沽矣  
但求字輕率待則有善賈求則反無善賈待即無善

賈而無損於我之美玉求則不使無善賈而反有損  
於我之美玉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聖 近譬堂 藏板

禎按美玉而有於斯斯字甚活若指定夫子若不指  
定夫子聖人說待賈却下一致字見賜有美玉或求

善賈我有美玉則待賈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聖門  
惟有顏子可共子貢未足以及此也語氣隱約婉妙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辨**九夷之說曰邢以為九夷蓋玄菟樂浪高驪之  
屬而胡氏亦曰君子指箕子也箕子居於遼東九夷

之地其教條風俗至漢猶存夫子之時又當純固此  
說蓋出於班固然恐非聖人之本意也若洪氏則又

以為書有淮夷徐戎蓋徐州莒魯之間有東夷雜居  
中國者亦未詳孰是也

**語釋**問此章與乘桴浮海莫是戲言否曰只是見道  
不行偶然發此嘆非戲言也因言後世只管說當時

人君不能用聖人不知亦用不得每國有世臣把住  
了如何容外人來做如魯有三桓齊有田氏晉有六



綱比比皆然如何容聖人插手

異林次崖曰子欲居九夷豈若管寧之往遼東哉莫  
過九夷之君而行其道耳不然何嫌乎中國祇爲列

國不見用耳  
辨按朱子論浮海章謂非聖人假託之辭使甚不獲

已則亦去之但度其未至於是以所以雖有此嘆而卒  
不行此章大意亦同不可徒作託辭看過○曰居九

夷未嘗曰居九夷也次崖謂冀遇九夷之君而行其  
道然則浮海亦欲遇海之君

乎只是偶然發嘆不必深求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或問諸說如何曰程子所謂所居則化何陋之有者  
聖人之事也今精義失此語張子所謂忠信篤敬蠻

貊可行者學者之事也范尹雜之兩失其旨矣  
附大全問九夷尚可化何故不化中國朱子曰當時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吳 近譬堂 藏板

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君不用不得行其道

同慶源輔氏曰聖人能必居夷之化而不能於中國  
必使其道之行則天也○厚齋馮氏曰箕子封於朝

鮮東夷之地也何陋之有雖然夫子去父母之國尚  
遲遲其行况舍東國而之夷狄乎是蓋有激而姑云

爾非素志也○新安陳氏曰陋在彼不陋在我君子  
所過者化若居夷狄必將用夏變夷陋習自可化矣

○蔡虛齋曰薛敬軒先生邵陽縣重修廟學記云聖  
人之道即天地之道其流行充塞於宇宙間亦豈有

遠近之間哉昔吾夫子欲居九夷門人惑之殊不知  
九夷雖遠固不能外是道以有生聖人所在即道之

所在又豈有不化之人哉今去聖人僅二千年不問  
海內外華那蠻區愚夫小子皆能道吾夫子之號而

起尊信之心由是愈見其道之大焉居夷之言非偶  
設也

異南軒張氏曰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之嘆同或人

水之論則以爲真欲往也故疑其陋以爲不可居夫

予之所以告之者乃行乎夷狄之道蓋忠信篤敬無

人而不自得也

**按**所居則化非以九夷之君用之而後化不用則

不化也觀朱子謂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

時君不用不得行其道可見行道自行道事被化自

被化事○或云陋不可居聖云居則不陋纔拙便不

可居恐為夷所變也纔居便自不陋自能變乎夷也

或人自是或人語聖人自是聖人語夫子不為或人

進退也

**禮**撥所居則化操之在已故君子二字正是夫子擔

荷處此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非忠信

篤敬可行於蠻貊之說張子非本文意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

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禮** 十四章之說曰范湖游失之楊侯尹得之

**禮** 朱子曰是時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

近譬堂

藏板

是雅頌各得其所

**禮** 楊曰周之衰禮樂雖壞亡而魯猶足徵也故自

衛反魯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侯曰韓宣子適魯

曰周禮盡在魯矣齊桓問高子曰魯可取乎曰未可

取也猶秉周禮如是則周之禮樂皆在魯矣特殘缺

不完耳孔子周流天下知道之卒不行也於是反魯

脩廢補陋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尹曰魯哀公

之十年孔子自衛歸魯孔子刪詩正樂反魯之年而

後治成也

**禮** 南軒張氏曰聖人未刪詩以前篇章交錯不以其

序者亦多矣故反魯之後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獨舉雅頌蓋其大者耳

胡氏曰聖人雖生知然于

聲音節奏必考而後詳必驗而後信在齊聞韶學之

三月亦其事也○呂晚村曰詩與樂有同用有各川原是兩件聖人修詩書禮樂亦是各事謂雅頌得所而後樂正固非謂樂正而雅頌自得所亦非其病總看得詩樂分界不清楚要混而為一以逞其立說之高耳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字與各得其所義相對語氣分明不是正樂然後雅頌得所也若以李杜觀樂證雅頌之未嘗亂則其時舞象簡南籥大武韶濩大夏韶箛各代之樂具在六十餘載中又有何人突起而淆亂之而重煩孔子釐正耶然則不但疑無刪詩之事將并疑無正樂之功矣

**異**知全新安陳氏曰晚知道不行於當時故歸而正詩樂以傳之來世詩者樂之章詩得其所而後樂得其正聖人追言其效故先樂而後詩耳○陳氏曰不及風者列國多不正之聲廟制所不奏二南亦川之房中耳故正樂只言雅頌○蔡虛齋曰按集註置詩於樂之上則知以雅頌為樂之詩歌者未然須詩樂平說殘缺謂樂失次謂詩也○林次崖曰此章蒙引雖因集註置詩於樂之上作詩樂上說依愚見本文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九子罕

季

近營堂 蕪板

先說樂正後說雅頌各得其所則其所正在樂與語魯太師樂及師摯之始關雎之亂章一意其曰詩樂從順辭也○鄭氏夾深云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入律為之羽翼再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特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識其義可乎

**辨**按此章之說紛紛不一以為正樂而詩自正者是即不知樂有樂之事詩有詩之事也謂聖人刪詩之功即在正樂之中而可平以為詩正然後樂正者是但知詩為樂之篇章而不知樂之音節條理有非詩所能為者謂聖人正樂之功即在刪詩之中而可平至有知得正樂是正樂事正詩是正詩事說得各開而不知詩自是樂章聖人既並舉亦非全然不相聯貫也故註中詩樂亦頗殘缺生次吳平說參互考詩是連貫蓋樂與詩不相關者正要考詩樂與詩有相關者亦要參互觀或問朱子取揚侯尹之說揚侯禮樂並舉而順帶過詩尹氏刪詩正樂平舉愚細玩集註提起周禮在魯而以詩樂殘缺失次平舉用尹氏

說也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用楊侯說也故  
三說不同而朱子皆以爲得之○一言樂正則凡樂  
中之聲音文物都正如入俗六俗以降至四俗之類  
一或以至九成之類與其間由會如以至純繳釋之  
類皆是不徒正樂中之篇章也但篇章却是樂中要  
事使彼此淆亂不得其所樂終不得其正矣則亦不  
得謂正詩無關於正樂也若詩正言雅頌得所自是  
舉其大者而言不但雅與頌不相混雅之中亦各有  
其所頌之中亦各有其所以篇章次序言如鹿鳴五  
詩以下燕其臣則序之於前天保爲臣答其君則繼  
之於後是也以所用之人言如雅則出車以勞還帥  
不可以勞還卒杖杜以勞還卒不可以勞還帥頌則  
清廟維清以祀文王天作以祀太王昊天以祀成王  
彼此不得通者是也以所用之地言如我將爲宗祀  
文王於明堂不得通之於他廟時邁用之於巡狩朝  
會祭告不得用之於平日是也以所用之事言如四  
牡爲勞使臣皇華爲遣使臣之類是雅中所用之事  
不同也臣工爲戒農官豐年爲賽田事之類是頌中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至

近譬堂藏板

所用之事不同也此乃各得其所中正義一正則無  
不正不得謂其附會於正樂而失之也○樂亦有失  
次處詩亦有殘闕處亦不必如蒙引分貼  
禎按樂正與雅頌各得其所皆已定而追述之詞非  
樂正由於雅頌得所也然後二字統下樂正雅頌各  
得其所說而樂正亦要雅頌得所之意亦在其中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  
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論語

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此等處聖人必有爲

而言○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  
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又曰崇德廣業蓋德  
知雖高然踐履却只是卑則愈廣又曰德言盛禮言  
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章之義似說得極  
低然其實則說得極重

大全朱子曰聖人自謙言不曾有此數者常有惟然不足之意眾人雖見他仁之全熟義之至精他只有自見得存欠缺處

同南軒張氏曰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為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人皆可勉焉○新安陳氏曰彼三者以為為雖非聖人之極至猶不敢當謙而又謙之辭

此則視前三者事愈卑而其謙謙之意愈切矣

雙峯饒氏曰事公卿父兄事生之禮喪事死之禮節情多謹於事生而易忽於事死不特三年之喪

如斯功總之輕者皆不可以不勉三件皆是大節目不為酒困是至小底然亦甚難有時被人勸而稍多飲便能使人神昏氣亂常人往往忽視以為小事聖人之心無時不存亦因可以勉人耳

按此章當玩註事愈卑而意愈切句四作皆以卑遜者言饒氏以上三件作大節目看非是事公卿只是上交道理與事君不同父兄雖最要緊却是家庭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至

近譬堂 藏板

常事便易忽若喪事只是宗族姻親功總以下之輕者人於此等多易忽故夫子以為不敢不勉若三年之喪乃人子之所自盡固不僅得之勉而聖人亦不當謙言何有矣與不為酒困只作一例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精密之至非自知其能而故謙也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

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

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

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

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  
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  
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  
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  
已之辭。

**論語** 川上之歎。程了所謂純亦不已者。其果聖人之  
本意乎。曰。釋子之言。非以為聖人之意。本如是也。亦  
曰。非其心之如是。則無以見天理之如是耳。其曰其  
要只在慎獨者。何也。曰。吾人欲體此道者。當如此也。  
蓋道無時而不然。唯慎其獨。則可以無所間斷。而不  
虧真體。

**論語** 逝只訓往。斯字。方指川流處。又曰。古說是見川  
流。因歎大抵過去底物不息。猶天運流行不息。如此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重

近譬堂 藏板

亦警學者要當如此。不息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所  
以能見之。○問注云。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  
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  
流。故於此發以示人。其反而求之。身心固生生而不  
息。氣亦流通而不息。二者皆得之於天。與天地為一  
體者也。然人之不能不息者。有二。一是不知後行不  
得。二是役於欲。後行不得。人須是下窮理工夫。使無  
一理之不明。下克己工夫。使無一私之或作。然此兩  
段工夫。皆歸在敬上。故明道云。其要只在謹獨。曰。固  
是。若不謹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能謹獨。然後無間  
斷。若或作或輟。如何得與天地相仿。○此是形容道  
體。伊川所謂與道為體。此一句最妙。某嘗為人作觀  
蘭詞。其中有二句云。觀川流之不息。今悟有本之無  
窮。又問明道曰。其要只在謹獨。如何。曰。能謹獨。則無  
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謹獨。便有欲來參人裏。即便  
間斷了也。如何。曾如川流底意。又問明道云。自漢  
以來。諸儒皆不識此。如何。曰。是他不識。如何。却要道  
也。識此事。除了孔孟。便是佛老。見得些形象。譬如畫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看

近善堂藏板

一般佛老畫得些模樣後來儒者於此全無相善  
 如何教他兩箇不做太祖道曰只為佛老從心上起  
 工夫其學雖不是然却有本儒者只從言語文字上  
 做有知此事是合理會者亦只做一場話說過了所  
 以輸與他曰彼所謂心上工夫本不是然却勝似儒  
 者多公此說却是○問注云此道體之本然也後又  
 曰皆與道為體向見先生說道無形體却是這物事  
 盛載那道出來故可見與道為體言與之為體也這  
 體字較粗如此則與本然之體較不同曰也便在裏  
 面只是前面體字說得來較闊連本末精粗都包在  
 裏面後面與道為體之體又說出那道之親切底骨  
 子恐人說物自為道自道所以指物以見道其實這  
 許多物事合來便都是道之體便在這許多物上  
 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問如何是與道為體曰與  
 那道為形體這體字却寬只是形體問猶云性者道  
 之形體否曰然○問注云此道體也下面云是皆與  
 道為體與字其義如何曰此等處要緊與道為體是  
 與那道為體道不可見因從那上流出來若無許多  
 物事又如何見得道便是許多物事與那道為體水  
 之流而不息最易見者如水之流而不息便見得道  
 體之自然此等處閑時好玩味○與道為體此四字  
 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為體也○問伊  
 川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至皆與道為體如何曰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無體此四  
 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則可以見道之體耳那無聲  
 無臭便是道但尋從那無聲無臭處去如何見得道  
 因有此四者方見得那無聲無臭底所以說與道為  
 體猶用之曰如炭與火相似曰也畧是如此○問程  
 子曰日往則月來至皆與道為體何謂也曰日月寒  
 暑等不是道然無道道便也無道箇了惟有這道方  
 始有這箇既有這箇則就上面便可見得道這箇是  
 與道做骨子問張思叔說此便是無窮伊川曰一箇  
 無窮如何便了得何也曰固是無窮然須看因甚恁  
 地無窮有見得所以無窮處始得若說天只是高地  
 只見厚便也無說了須看所以如此者是如何○問  
 有大德便可語王道曰有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

王道無天德則做王道不成。又曰無天德則是私意。是詐較後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伊川說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這箇體字。似那形體相似。道是虛底道理。因這箇物事上面方看見。如曆家說二十八宿爲天之體。天高遠。又更運轉不齊。不記這幾箇經星如何見得。他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經禮曲禮。便是與仁爲體。○問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便是視亦不已。意思否。曰。固是。然此句在吾輩作如何使。曰。學者當體之。以自強不息。曰。只是要得莫間斷。程子謂此天德也。有天下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謹獨與這裏何相關。只以有不謹便斷了。○子在川上一段話。此道體之本。然也。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謂斷。才不省察。便間斷。此所以其要只在謹獨。人多於獨處間斷。○因說此章。問曰。今不知吾之心與天地之化。是兩箇物事。是一箇物事。公且思量良久。乃曰。今諸公讀書。只是去理會得文義。更不去理會道理。聖人言語。只是發明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吾身也在裏面。萬物亦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堯

近譬堂

在裏面。天地亦在裏面。通同。只是一箇物事。無障蔽。無遮礙。吾之心。卽天地之心。聖人卽川之流。便見得。也是此理。無往而非極致。但天命至正。人心便邪。天命至公。人心便私。天命至大。人心便小。所以與天地不相似。而今講學。便要。去得與天地不相似處。變與天地相似。又曰。虛空中。都是這箇道理。聖人便隨事物上做出來。又曰。如今識得箇大原了。便見得事事。物物。都從本根上發出來。如一箇大樹。有箇根株。便行許多芽葉枝葉。牽一箇。則千百箇皆動。

問道無一息之停。其在天地。則見於日月往來。寒暑。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終萬古未嘗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生不已。而日用萬事。亦無非天理流行。而無少息。故舉是道之全而言。合大地萬物。人心萬事。統是一無息之體。分而言。則於體不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爲體也。生生不已者。心之所以與道爲體也。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心。與天道爲一體也。自強不息者。君子之所學。聖人有心事。大而體夫道也。朱子曰。此亦得之。但與道爲體四字甚



林盡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爲一體者也。

**精義** 伊川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裡須是  
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  
一箇無窮便道了却他。

**同** 大全胡氏曰：夫子因所見之一物而言。程子因夫  
子之說。併舉二者而言。夫道體可見。固不專於水。亦  
不專於四者。人而造化之。流行近而口鼻之呼吸。莫  
不皆然。○問：逝訓。往集註謂：往過來續。似多了來字。  
雙峯饒氏曰：不說來者。無以見往者之無窮。往是前  
而已。去底來是後來。接續去底二者。皆往也。○新安  
陳氏曰：必有來者。續方見道體之無窮。使往過而來  
不續。則其機息而非生道矣。○慶源輔氏曰：天理流  
行無處不然。無時或已。但隱於人心者。不若形於川  
流者易見。人能卽此而有發焉。則當自強於體察。致  
力於謹獨。使之無一息之間斷。則庶幾乎不虧其本  
體矣。○新安陳氏曰：天之運。日月寒暑之往來。水之  
流。萬物之生。皆自然不息者。程子雖水流於其中。言  
之水。流蓋其一端耳。道無形體之可見。就此有形體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美

近譬堂 藏板

之數端上發見出來。所謂與道爲形體也。○蔡虛齋  
曰：逝者如斯夫。至不舍。晝夜不可分。兩截看。○此章  
言道體無須臾之或息。所以示人體道當無須臾之  
或息也。故曰：自此以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詞。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然有動靜之分。故靜而全  
禮。動而利用。其幾則在謹獨。靜要渾淪。動要條暢。○  
林次崖曰：道在天地者。不息。在人心者。亦不息。但天地  
無心。其不息者。常不息。人心有欲。其不息者。有時而  
息矣。聖人卽川流語道。欲人因此以悟道之在我者。  
本不息。時時體察於日用事物之間。以遏其欲之  
萌。使道之不息者。常存於我也。○朱子天地之化。至  
乃道體之本然。包天地人物在其中。故承之曰：欲學  
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不然。當如程註言君  
子法之方是。此程說。所以在圈外也。○呂晚村曰：有  
謂如斯斯字。卽水也。聖人分明謂道體不息。若斯水  
也。則已成兩件。蓋聖人所指。只說川流。川流便是道。  
但道之一端耳。若天運物生。則程子又就水旁推看。  
而心體則又就道在人身。上推看。不可與水與道混

說也若謂道體若水則水在道外矣若謂言水不必  
言道則水非道也能將程子與道為體四字反覆參  
究而得其妙則諸說之障盡破矣

**異**蔡虛齋曰有天德乃可語王道行聖學乃可語天  
德如大學之格物致知聖學也誠意正心修身天德  
也本此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王道也○呂晚村曰天

子之旨在不舍不在逝者着眼在逝者非不盡曠然  
止是佛老見處

**辨**按夫子原只嘆道體之本然即其本然之不息者  
如此而學者當自強不息以體道而復其本然亦可

見矣從川流之不舍指出逝者如斯之不舍因悟學  
者亦當不舍以體道有三層意思○是因川流莫出

逝者又是夫子胸中原有逝者道理特於川流指出  
耳○學曾問內註此道體之本然也言道之本體程

註與道為體言天地之化為道之形體分明不同而  
朱子謂前面體字說得來較闊連本末精粗都包在

裏面何也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  
以道體本然原無一息之停天地之化乃無一息之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九子罕

堯

近譬堂藏板

停是化隨道之本體為運轉非道之本體隨化為運  
轉也這箇本體無不在所以本末精粗都包了也

若後面與道為體體字只是形體道無形體只在這  
日月寒暑水流物生處見故凡天地之化往過來續

不即是道是道之發見而昭著者如人有此理便有  
此形故天地有此道便有此日月寒暑水流物生也

天地之化也有本末精粗以道對看只是未與粗者  
耳○又問伊川謂一箇無窮如何便了得而朱子謂

須看因甚恁地無窮到底引而不發其義如何曰天  
地之所以無窮只是一箇不盡聖人之所以無窮只

是一箇至誠學者要了得這箇無窮只是克己復禮  
無私意夾雜自無間斷然後總子得他○虛齋推出

無一息之停有動靜之分此理極細蓋人必有有事  
之時有無事之時而道體之本然則無息時也存

養工夫自該動靜那一時可有止息程子單舉謹獨  
言者以靜時未見得間斷動而形見亦易得不問斷

只動靜交接與一念之始間斷則間斷矣不問斷則  
不問斷矣

視較要肯固在不舍然不舍只在逝者上見逝者只在川流上見若畧過逝者並如斯夫三字都無體會矣但佛老見處看得逝者却成虛無聖人看得逝者都是實理耳呂說亦鶴突○天德可包王道如新民只在明明德中工夫做透了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將出來用亦無兩截况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工夫尤交進互發如何以格物致知爲聖學誠意正心修身爲天德乎支離極矣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隴之故有是言

**或問**胡氏曰好德而好色是好德而未深也不好色而不好德焉則其不好色亦何所就也是故色者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矣

近譬堂藏板

人之所好好而難疎德亦人所同好好而難視知其病而痛藥之不使稂莠得害嘉穀則志氣清明而獨立乎萬物之表矣

**或問**問好德如好色此卽大學如好好色之意要得誠如此然集註載衛靈公事與此意不相應何也曰

書不是恁地讀除了靈公事便有何發明存靈公事在那上便有何相礙此皆沒緊要聖人當初只是恁

地嘆未見好德如那好色者自家當虛心去看又要反求思量自己如何便是好德如何便是好色方有益若只管去校量他與聖人意思愈見差錯聖人言

語自家當如奴僕只去隨他教任便往教去便去今却如與做師友一般只去與他校如何得大學之說

自是大學之意論語之說自是論語之意論語只是說過去尾重則首輕這一頭低那一頭昂大學只將

兩句平頭說去說得尤力如何要合兩處意來做一說得

○大全慶源輔氏曰好好色惡臭直好德皆出於自然

人之精氣神好色惡臭則誠實好之惡之至于好惡

人之精氣神好色惡臭則誠實好之惡之至于好惡

人之精氣神好色惡臭則誠實好之惡之至于好惡

則多虛偽不實故謝氏有此說而又言民鮮能之夫凡至誠而好則內外表裏如一而心志容色皆應有不可掩者○新安陳氏曰夫人不翟芻自蔽公與同車翱翔過市無耻孰甚焉孔子此言因靈公好色而發也

**異**林次崖曰史記使孔子為次乘之言無識特甚蓋因了見南子事而撰之耳

**辨**按輔氏謂好德好色皆出於性余謂好德是秉彛上事好色只是氣質上充之則日流乎人欲而人欲每足以奪乎天理故好德不如好色之誠也好德之誠是精明果斷好色之誠是昏暗柔弱朱子謂當思量自己如何便是好德好何便是好色方有益者正為此神按朱子謂有靈公事在那上便有何相礙觀此則止脩其說在這裏林次崖謂因見南子事而撰之甚為有理為附載之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堯

近譬堂藏板

一簣進吾往也

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或問**胡氏曰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吾往者也再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此吾止者也其進其止皆非他人所能與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其止者非有尼之者也乃吾自止其進者非有堯之者也乃吾自往耳內觀內省

而自強不息而為學之終始蓋不待外求而得之矣  
○新安陳氏心其往乃自強其止乃自棄自強者不  
成不止自棄者止而必不成語有三四章純如詩六  
義之比此正言為山而未嘗言為學然為學之義見  
於言外此外松楸驥力苗莖章是也○蔡虛齋曰此  
喻人之為學發於自意成於自強也先言自止者後  
言自往者蓋以其前日之所進證於今日之所棄尤  
見為可惜也○呂晚村曰開口便著譬如二字則為  
學之義已在言先

○按此章言學固要進而不已然喫緊也只在立志  
為山而未成一簣此豈氣力不逮忽然中止只是  
此志自隳了平地而雖覆一簣如何便見功方可成  
決然前進只是此志勇猛了故吾止吾往一視乎志  
重人從心不踰只是一志做成志者定於始而即誓  
於終者也

○顧按章首明不兩譬如自與苗而不秀等章不同不  
將為學意提明則譬如前已無來路然只作為學說  
則夫子當日何不竟以為學之不止當進者告人而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卒

近譬堂藏板

但就為山譬之乎第不似他章  
全比者之不可掉正意夾雜耳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  
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  
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論語

惟於行上見得他不惰又曰知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而不失之矣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惰處○顏子  
聽得夫子說話自然住不得若他人聽過了半疑半

信若存若亡安得不惰

○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心解謂知得透徹聞一知十是

也力行謂行得到到既竭吾才是也○雙峯饒氏曰  
惟其心解所以力行夫子稱顏子所以薦羣弟子也

○前安陳氏曰顏子惟明睿故聞夫子之言而心解

惟健夫故聞夫子之言而力行。知一行皆不懈。註  
又以物得時雨比之。此意自如時雨化之來。孟子集  
註謂孔子之於顏魯是也。惟顏子能化于時雨。惟孔  
子能當其可化之時。而化以時雨。發榮滋長。所謂則  
苗勃然興之者也。

**辨**按不惰不單在語之時。詭惟其心解。是以力行。朱  
子謂不惰全在力行上見者。如不違是心解。是發是  
力行。然必至是發乃益見不違之妙。若纔不違時。但  
如愚耳。何以便見得不惰究竟。以難在心解不難在  
力行。凡人力行不至者。以其心解處先不至也。故朱  
子又謂他人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存  
若亡。安得不惰兩說。須要反覆看。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  
進而未已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奎

遊譬堂  
藏板

**釋**顏問未見其止。曰如橫渠之說。以為止是止於中。  
亦說得但死而不悟。蓋是顏子未到那處。未到那成  
就。結果處。蓋顏子一箇規模許多。夫若到那收成結  
果。心有大段可觀者也。

**釋**橫渠曰中正然後能買天下之道。此君子所以  
於大樂。正子顏子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  
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  
與知具體。聖人獨未至於聖人之止耳。○未至聖人  
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求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  
其止也。

**同**大全勉齋黃氏曰。智愚賢不肖之分。情與不情。止  
與不止之間耳。知逝者如斯之意。則誠不容於止。且  
儻矣。○蔡虛齋曰。既曰進止二字。說見上章。當不可  
以未見聖人之止之說為解。孔子意謂回之學。進進  
不已。使假之以年。當優入聖域矣。而不幸短命。以疾  
殊可惜也。

○按張子以此為止於中。以此字作成就。結果處。

看然以未至於聖人之止爲未止於中亦不得蓋解  
子一聞未違只在未而未化處非猶未得聖人之中  
道也觀三月不違仁用行舍藏夫子與顏子共之恐  
亦說不得未止於中惟作方進而未已便有許多不  
盡意思方進未已而早喪則未  
到成就結果之意亦可通之矣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穀之始生日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  
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語類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學不至  
實亦何所用

精義范曰五穀之生苗而不秀者有之秀而不實者  
有之人性質雖美而不能學則如苗而不秀雖學而  
不能成德則如秀而不實苗必至于實然後可食學  
必至于成然後爲賢萬物皆然有生而不長有長而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奎

近譬堂  
藏板

不成者人之學必求成就不可如苗而不秀秀而不  
實

同大全南輔張氏曰養苗者不失其耕耨無逆其生  
理雨露之滋日夜之養有始有作而後可以臻于成  
或舍而弗耘或攬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  
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於是質而不學苗而  
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已秀而不實者也○新安  
陳氏曰此章或謂孔子惜顏子非也此以其始學而  
不發達發達而不成就者學者不可以方苗而秀自  
止當以既秀而實自勉也

異林次崖曰此章是夫子爲顏子而發其言與上文  
是一時說故以此係於惜顏淵之後但大小註俱作  
勉人說愚不然者蓋苗之秀實皆出於天與顏子之  
大而末化不幸短命而死其事有相類者

辨按苗便當秀秀便當實此一定之常理然不秀不  
實者竟有矣夫此不是容或有之之意乃不當有而  
竟有之意蓋不耘不耨便不秀矣質而不學之喻也  
無充實之養幽孺之功便不實矣學而不成之喻也

全要得警醒之神。存疑者連上章問苗之秀。實皆出於天然。則養苗者人功可盡棄耶。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奎

近譬堂藏板

語類問後生可畏。是方進者也。四十五而無聞。是

中道而止者也。曰然。

精義揚曰。有聞而後可進德。後生雖可畏。至四十五而無聞。斯亦不足畏也已。蓋聖人與人為善。又惡

其怠而止。故抑揚其詞如此。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年富則進學有餘。日力彊則進學有餘功。故足以積學而有待。年少而德業進條。則未易量而可畏。已老而實名銷。則不足畏而可哀。集

註謂警人使及時勉學為盡之矣。○雙峯饒氏曰。日可畏。期望以勉勵之。日不足畏。絕望以警戒之。尹氏

先釋後二句。却轉來釋前一句。見勉勵之意重。不成只說他不是畏了便休。蔡虛齋曰。安知來者不如

今未必之辭。但言其足以積學內要存上。夫年富力強。乃精力也。強健也。老則衰矣。

蔡虛齋曰。後生可畏。亦未見得他方進。四十五無聞。亦未見得是半途而廢也。此章意在年紀上。言

後生可以積學。若五十無聞。則年已邁矣。縱勉強亦不能矣。○陸稼書曰。天下後生的病。莫大於看得自



已輕了道是希聖希賢的事自家決做不來便因循苟且過了日子這不是自棄麼故夫子激勵之以爲我與後生皆有此性皆當學以盡其性今日之後生何見我學有得便大家畏我不知年富力強我萬萬不及他我該畏他他如何反畏我就今日我之所知後生或未必能知然苟如我之好古敏求焉知將來所知不過於我况不如乎就今日我之所行後生或未必能行然苟如我之下學上達焉知將來所行不勝於我况不如乎

**按**先言可畏以勉勵之後言不足畏以警戒之只就一人身上說非以可畏勵後生而以不足畏警無聞者也說到無聞不足畏而後生之當及時勉學益切矣○時解云焉知來者不如我今日之期望也今日期望是如何反說落空了註云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後之勝今正是實實可畏處但我字亦只虛說非聖人以身立教也後生可畏也是他自已可畏無聞不足畏也是他自不足畏不重人畏後生不畏後生孫書貼定聖人亦覺拘滯○學曾問人似進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九子罕

齋

近譬堂藏板

德而後有聞乃揚氏謂有聞而後可進德是如何曰進德安有窮始以進德方有聞者繼雖有聞亦豈有書佳之理况只說有聞亦未知所聞者如何不過有善行聞於人耳故與人爲善又惡其怠而止之意朱子大有取焉

顧按若不是從事於學之後生聖人更不說可畏了若不是中道自止如何既從事於學而却四十五十而無聞也此語類之說自有深味虛齋未看過耳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異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

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異言無

所乖忤故必說然不釋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  
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異  
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  
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釋矣。從  
且說矣而不改釋焉則是終不改釋也已。雖聖人其  
如之何哉。

**釋類**重處在不改不釋。聖人謂如此等人與他說得  
也不濟事。故曰吾未如之何也已。○植說此章集注  
云：法語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如漢  
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  
矣。然黥論武帝內多愆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集注  
云：異言無所乖忤故必悅然不釋又不足以知其微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奎

近譬堂  
藏板

意之所在如孟子論太王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  
不知釋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  
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  
有積倉行者有累糧先生因曰集注中舉楊氏說亦  
好

**精義**范曰：齊景公問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此法語之言也景公知其禍而不圖之此從而不  
改也齊宣王欲毀明堂孟子對曰欲行王政則勿毀  
之此異與之言也王曰善哉言乎然而終不能行此  
悅而不釋也人君之患在於有過而不改聞善而不  
行此孔子孟子所以不能如之何也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法言明義而正告之。異言委曲  
而問導之也。自非時於惡而無忌憚者其聞之能無  
面從而說意乎。然聞善將以善其身也。苟惟暫說而  
不改其故而從而不改其非則亦何有於己哉。○慶  
源輔氏曰：從法語說異言秉彜之性也。從而不改者  
物欲堅強而不屈就於理說而不釋者志氣昏惰而  
不反求諸心爾。學之不進德之不脩家之不齊國之

不治皆由是基之若此之人雖聖人亦莫如之何也  
已○蔡虛齋曰改之與釋之二之字都是閒字若以  
釋之爲釋異言則改之爲改法言乎此之字正與不  
若而不備之爲愈之之字同悅而不釋則全不足以  
知其微意之所在從而不改則亦而從而已此樣人  
已甘爲下愚之歸而終無自新之路矣吾亦無如之  
何法言所以人必從者據理而言詞嚴義正安得不  
從異言所以必悅者其言既有理而又委曲善入不  
傷人意故悅但言婉而意微若不將來細心尋討其  
緒則但見其言之可聽而不知其意之有在也故貴  
釋

**辨**按能無從能無悅兩能字乃進言者之能非聽言  
者之能也集註故必從故必說下兩故必字正耶進  
言者身上說全重在聽言者改之釋之上而不釋而  
不改集註直以兩然字換之方轉到聽言者身上來  
上兩段之語氣甚婉而未三句之語氣甚決○虛齋  
謂改之釋之二之字都是閒字若以釋之爲釋異言  
則改之非改法言也說似有理但玩註不釋不足以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奕

近譬堂藏板

知其微意之所在其字明指異言愚謂改釋單貼法  
語異言不得單貼自己所行之事亦不得改之是改  
其所行而從法語也釋之是釋異言而自改其所失  
也如此則之字交夾兩面而又不落空○法語直言  
無隱道理一定在這裏只有改之一路故不消說釋  
異言委婉含蓄不細細尋釋如何得其微意所在知  
細細尋釋則未有得其意之所在而不改者也過必  
改而後已想聖人將從而不改倒在下面亦有意思  
禎按法語異與進言者只有此二法本屬平說法語  
不改繼以異言此自旁意遂當正解者非○法語與  
與自能使之悅從悅從便當釋改今却而不釋而不  
改吃緊是而字轉關不字斬截能無從能無悅言者  
之所能如何也而不釋而不改言者之所末如何也  
此亦是筋脈聯貫處○此章自拈規過而言故曰改  
日釋又曰未如之何有兼陳善說  
者非是但改過則自歸於善耳

○子曰至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

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語類**志執得定故不可奪執不牢也被物欲奪去志真箇是不可奪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志者中有所主也三軍雖衆其帥可奪者皆諸人故也匹夫雖微其志則不可奪者

存諸己故也夫使志而可奪則不得謂之志矣雖然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踰妒虞人非其招不往之

類是也若守認私意而不知從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則可耳非志也○慶源輔氏曰志與意不同

意是發動處志是存主處夫子所謂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其可得而奪乎如可奪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空

近管堂藏板

豈足以爲志哉○洪氏曰志氣之帥也故以爲喻○

雙峯饒氏曰三軍有千萬箇心匹夫只是一心若三軍離心則帥便被人奪了匹夫之志在我而已故不

可奪此是教人立志○新安陳氏曰志持守不定爲人所奪便非志矣志播奪於私意只可言意耳李密

云勇奪母志非也若其志如其妾可奪乎

**語類**朱子謂志真箇是不可奪觀此則志字單就一逸說稍涉私意已是爲私意所動了不可謂之志

矣有時我有志或爲人所移者亦必是我內裏先爲私意所動也○此志不但是殺身成仁臨難不可奪

之志蓋人若無志則凡事都做不得有此志已是擔當得了更益之以學問深之以涵養則志又不足言

矣夫子此章却是教他且立志始得

神按時解謂三軍亦非易奪者也須於可奪處勿說容易益顯得不可奪意出惡意不必可奪不可奪只在人有己之別耳纔恃在人便可奪纔守在己便不可奪匹夫不限定未從事於學問之人只對三軍言勢孤力微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  
敝壞也。緼，臬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  
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  
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評類** 衣敝緼袍是裏面夾衣有綿作胎底自有一般  
人着破衣服在好衣服中亦不管者子路自是不把  
這般當事

**同** 蔡虛齋曰集註於衣敝緼袍一節云子路之志如  
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須看可  
以進道意下文何用不敝便是此意

**異** 大全厚齋馮氏曰與美衣服者竝立而此心不動  
其志足以帥氣而不可奪矣烏得不與之然特其立  
志之初也

**辨** 按首二句正要空中懸想出一箇仲由來蓋此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夾 近譬堂 藏板

非子路實事也不耻卽炤下不伎求看是不為外物  
所累雖到面前不把當事莫太籠過去如於我如浮  
雲一般○註子路之志如此不以富貴動其心而可  
以進於道非謂他僅有其志而未從事於學問也只  
是見他之志已做到這光明磊落不為外物所動用  
地便與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一般  
與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對看不得子路非僅  
不耻惡衣惡食也吃緊在與衣狐貉者竝立人當彼  
此相形時卽外面過得內面不覺動了便是耻心未  
忘這箇不耻說得細若耻惡衣惡食是未嘗有美好  
相形我自家不安於此便是志不定了故他那說得  
粗子路之不伎不求自有他許多功力在厚齋遂但  
以為立志之初未是

**不伎不求何用不敝**

伎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

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于路也呂氏曰  
貧與富交強者必恃弱者必求

語類問呂氏貧與富交強者必恃弱者必求之語曰  
世間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妬嫉他便羨慕他只是  
這般見識爾

附大全朱子曰李闕祖云恃是疾人之有求是耻已  
之無推明得呂氏說好

語類按不恃不求都從不耻中來強者必恃弱者必求  
以氣稟偏勝而言若耻則因氣稟之偏而有物欲之  
蔽矣強者因耻已之無而遂疾人之有弱者因慕  
之有而益耻已之無都不脫耻字闕祖推明呂說又

當交互看  
禎按何用不臧只作何爲不善說用字本虛時解謂  
用之則臧不用則不臧着力用字預透下何足以臧  
其實本文

無此意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究 近譬堂 藏板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  
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耻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  
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  
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

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語類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將這箇做  
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矣○子路  
終身誦之夫子何以見得終其身也曰只是以大勢  
推之這處好只不合自擔當了便止於此便是自書  
德性不分好底事總自擔便也壞了所謂有其善喪

**備義** 范曰不伎不求是不爲不善而已未足以爲善也子路之學可與之進夫子恐其自足如此故勉而進之使之至於上者也聖人之教人若權衡然輕者抑之重者損之子路自足如此故抑之未足於彼故加之所以引之而至道也

**同** 大全潛室陳氏曰子路好勇必無伎求自足於此而誦之故孔子因其無日新之功而進焉又曰子路於世間各利關大界限分明處已見得破但其工夫處疎未入聖賢闢室所以聖人常欲抑其所已能進其所未能○新安陳氏曰是道謂不伎不求之事何足以減承何用不減之語而反之○慶源輔氏曰義理無窮此特一事之善若遠自以爲喜則不復進於道蓋喜心生於自足而怠心生於自喜故夫子又言此以警之○蔡虛齋曰裕言何用不減者以其可進於道也後言何足以減者以其不復求進於道也○呂晚村曰終身誦之不是自喜自誇是以以此爲至守而勿遷四字從他意思中形容出來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子

近譬堂藏板

自喜不是自已驚喜誇之謂朱子云只是將這箇做好底事要常如此蓋固守之意子路是忠信明夾人故一聞何用不減之語遂以爲盡善斷然守之而不變矣○終守之便盡莊子○子路何嘗至終身便誦此詩如何以爲終身誦想子路惟恐喪此不伎不求之善要着力把守之耳與顏子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相似但彼是中庸之至善故當守而勿失此不伎求以所造之品地而言非以理之至善而言終說不伎求猶有伎求之迹在末至能忘如何着力把守得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十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或問范謝得之謝說舊本有欲學者必周於德一句最能發明此章之意後本削之不識其何意也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力量之淺深平時未易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見其所守之有素也松柏之質堅事之能處也而不知其所守之有素也○胡氏曰剛矣獨於歲寒之時而後人知其後凋耳○胡氏曰小人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者猶春夏之交萬物青蔥雖有堅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事變之來小人則隨時變遷君子則所守不易非死生禍福可得而移亦猶重陰沍寒生意憔悴而松柏獨蒼然不變○雙峯饒氏曰松柏至春後方易葉故曰後凋必有松栢之操然後能不為歲寒所變以比必有君子之德然後能不為利害事變所移臨利害遇事變是兩件士窮見節義以利害言世亂識忠臣以事變言○慶源輔氏曰小人之在世或被化而強於為善或畏威而覲其免罪故其述或與君子無異也臨利害遇事變則強於為善者或陷於欲而忘其勉強之心則惟利之趨覲於免罪者或乘其變而以為罪之未必及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圭

近譬堂藏板

已則放僻邪侈故其真情發露而不可掩惟成德之君子則素其位而行雖造次顛沛而未嘗違也故其所守然後可見○物之受於天者獨正故不凋於歲寒人之得於天者必周故能不變於邪世○呂晚村曰為松柏者與知松柏者各有本分事若松栢意中有一點悲怨憤尤便是木槿蒲柳心腸决非松栢矣松栢自不求知世上不知松栢誤多少大事然於松栢無加損也松栢本不易知不易知乃成其為松栢○有匹夫匹婦之後凋有離物絕俗之後凋有嚼節獨行之後凋有賢智忠孝之後凋有聖禪之後凋只一箇後凋中品位正自不同見識到得一種纔做得一種出

按

謝註則歲寒兼士窮世亂說丙註范氏小人之

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似單以治亂言意若微別其實世不亂則士亦不窮故范氏以治亂統之也究竟利害亦有大小事變亦有重輕不必定到窮極而後見節義危亂而後識忠臣也即平常些小利害事變小人自是無守君子自是有守也此朱子所以先范



言而外謝註○朱子深取學者必別於德一句明  
本章甚重後彫之松栢不重知松栢之後彫也感  
知之晚與不知而取禍敗皆漏餘意○人將歲寒看  
得驚天動地便是魁魁伎倆平平說來方顯得彫者  
自沒勁骨耳而後者已鑄然獨立矣蓋歲自是有寒  
時不但無怕歲寒之松栢亦無要歲寒以自見之松  
栢也松栢聽人知不知耳  
頑披任他寒不寒知不知松栢之本分自在未寒時  
笑松栢既寒時羨松栢都是彫者心腸於不彫者何  
所加損後彫只是說不彫雙峯至春方易葉是說物  
義與本文取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  
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三

近譬堂藏板

理無一點私心事之來者雖無窮而此之應者各得  
其度所謂建諸天地而不忤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何憂之有○勇者不懼氣足以助  
道義故不懼故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  
得道理分曉而反懼怯者氣不足也○仁者所以無  
憂者止緣仁者之心便是一箇道理看是甚麼事來  
不問大小改頭換面而來自家此心各各是一箇道理  
應副去不待事來方始安排心便是理了不是方見  
得道理合如此做不是方去恁地做○問仁知勇知  
仁勇次序不同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此  
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曰亦爲學  
者言也問何以勇皆在後曰本後做工夫不遷轉此  
方是勇○方毅父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曰  
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愆者然去私愆必先明理  
無私愆則不屈於物故勇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  
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爲先○先小說知者  
不惑意惟不惑不憂便生得這勇來○問知者不惑

章曰有仁知而後有勇然而仁知又少勇不得益雖曰仁能守之只有這勇方能守得頭方能接得去若無這勇則雖有仁知少間亦恐會旋倒了所以中庸說仁知勇三者勇本是箇沒緊要底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則做不到頭半途而廢

**附**大全問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仁以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為先朱子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

**精義**王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智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明道曰此名其德耳其理則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智勇亦然豈可反以不憂謂之知不惑謂之仁乎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德之大也○伊川曰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

**同慶源**輔氏曰勇而謂氣足以配道義者配則合而有助之意如陰配陽也有義理之勇有血氣之勇氣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九子罕

三

近譬堂藏板

本處厲惟配乎道義則為道義之助而可以言勇所謂不懼者非悍然不顧也主乎善理而善故以配乎道義明之○仁者知之體統故論德則以仁為先知者仁之根抵故論學則以知為首勇則仁知之發也未能仁知而勇則血氣之為耳蓋學之序不惑而後不憂不憂而後不懼德之序不憂則自然不惑不惑則自然不懼○胡氏曰公理不能勝私欲則憂患多端仁者至公無私與理為一理所當然則貧賤夷狄患難皆素其位而行無往而不自得所以不憂也  
**異**秦虛齋曰不憂總是無私不憂不懼則那裏不去不此皆以成德者言若無後篇仁者不憂一章則此所謂此進學之序而後後章所謂本德為先者俱無矣同是一樣智仁勇兩箇智者同一樣明是以灼理故不惑也兩箇仁者同一樣居仁者之先是憂也○此皆以成德者言但以智居仁者之先是學之序也不可以智者等俱為進學者之人  
**辨**按朱子謂知是一箇分辯不亂之意說不惑也易見勇是一箇果勇必行之意說不懼也易見惟仁者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語

近譬堂藏板

不憂難說。須知仁者理。即是心。心即是理。有一事來。便有一理以應之。所以無憂。觀此則下半截都從上。半截出來。非至不惑。憂懼方成。其為知仁勇。策知仁勇。在不惑。憂懼。上見。微乎。○明是以燭理。理足以勝私氣。足以配道義。都是說知仁勇。異而事。故不惑。故不憂。故不懼。三故字。便是從裏面說。向外而來。○蒙引以此章對後無能章。看方以爲進學之序。不然。則此章同一成德。而朱子可不下。此句矣。愚玩朱子語類。甚重學之序。意思亦非但然。他章而言。蓋既曰知者仁者。勇者則已是成。其爲知之德。仁之德。勇之德。矣。豈可俱作進學之人。此一則。虛齋之所見也。但彼一章。既先日君子道者三。則三者皆屬於君子之身。故以仁者居先。而爲德之成。非但對此章。而以爲德之成也。此一章。若果說德無不成。則當以知仁勇爲全備於一身。而不必分別。其爲知者。仁者。勇者。矣。今既分說在這裏。則雖成其爲知者。明足以燭理。而猶恐理不達。以勝私。雖成其爲仁者。理足以勝私。而猶恐氣不足。以配道義。故分說並說在這裏。便是

學之序。亦非對彼章。而後以爲字之序也。此一層則虛齋之所未見也。此程子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朱子謂與中庸三德之序。而爲學者言之。正有深意在。不可據蒙引而失朱子之意。○朱子謂見得道理分曉。而反懼怯者。氣不足也。便見知仁尚少。不得勇。故學之序。必以勇終之。

頑按。知仁勇之人。若自謂無憂。惑懼。便弛却工夫。不成。其爲知者。仁者。勇者。矣。惟臨時事事。着正工夫。乃益見者。字之現。成。惑。憂。懼之來。亦未嘗自恃。其知仁勇。但既是箇知者。仁者。勇者。那惑。憂。懼自然化了。三不字。乃爲斬截。○註明足以燭理。理足以勝私。二句。固以理字爲主。卽氣足以配道義。雖貼氣說。然畢竟道義是主。氣纔有用。纔離了理。只是血氣之強而已。○若三者可以缺一。則夫子可說。死而不諱。仁不諱。若德成。渾於無各。則夫子亦不鑿然。分出一箇知者。仁者。勇者。矣。此中交夾着學之序。便有味。○就成德身上看。則是箇知者。自是不惑。是箇仁者。自是不憂。是箇勇者。自是不懼。然知者。纔能不惑。則學不

不進於知仁者。纔能不憂則學不可不進於仁勇者。纔能不惧則學不可不進於勇。此學之序意亦未嘗不在其中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爲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三

近譬堂  
藏板

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

辨

可與

二十九章之說曰。程子楊氏至矣。而程子論權。非反經之意。則非先儒所及也。然原先儒之爲是說。

蓋田以下章合於此章而有唐棣偏反之云遂誤以爲此說耳。夫章句之差。初若小失。而其說之弊。遂至於此。章句之學。其亦豈可忽哉。程子雖知先儒之失。而未及究。所以失者。乃在於此。故論此章之意。雖得之深。而亦不免於通下章以爲說也。諸家論權。皆祖程子之說。而謝氏爲尤密。然皆并下章爲說。故皆有所不通。惟范氏始正分章之失。而其所辨。夫反經者。則亦未知其所以失之之端也。且程子范氏諸說。似皆以爲稱二物。而舍輕取重之意。謝氏則爲稱一物。而進退以權平者也。今以諸家皆祖程說。而謝尤密。何邪。曰。諸家之說。固疑於稱二物。而舍輕取重矣。而范氏之說。爲詳。今請以其所別堯舜之說論之。蓋天下者。物也。與賢與子者。分兩之所在也。當堯舜之時。以權加諸與子。則天下重與子。輕而與堯舜矣。然加諸與賢而屬之。四岳臯陶。則未足以勝天下之重。而未免於仰也。故必歸之舜禹。而後適得其平焉。此范氏不盡之意。而諸家之所同也。其於謝氏之說。亦何與哉。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九子罕

美

近譬堂  
藏板

**論語**問可與適道章曰。這箇只說世人可與其學底。未必便可與適道。可與適道底。未必便可與立。可與立底。未必便可與權。學時。須便教可適道。適道便更教立。去立便須教權去。○可與其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見路脈。可與立。能有所立。可與權。遭變事。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說。○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以稱權。是將這稱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問經權之別。曰。經與權。須還他中央有箇界分。如程先生說。則無界分矣。程先生權。卽經之說。其意蓋恐人離了經。然一滾來滾去。則經與權。都鶻突沒理會了。又問權是稱錘也。稱錘是經否。曰。這箇以物譬之。難得親切。久之曰。錘得平。不可稱加些了。是經到得物重。衡昂移。還是權。依舊得平。便是合道。故反經亦須合道也。○問經權曰。權者。乃是到這地頭。道理合當恁地做。故雖異於經。而實亦經也。且如冬月便合着綿向火。此是經。忽然一日暖。則亦須使扇。當風坐。此便是權。伊用謂權只是經意。亦如此。但說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三

近譬堂藏板

總字太重若偏了漢儒反經合道之說却說得經權兩字分曉但他說權遂謂反了經一向流於變詐則非矣。○用之間權也者反經而合於道此語亦好。曰若淺說亦不妨伊川以為權便是經某以為反經而合於道乃所以為經如征伐視揖遜放廢視臣事豈得是常事但終是正也。○或問經與權之義曰公羊以反經合道為權伊川以為非若平看反經亦未為不是且如君臣兄弟是天地之常經不可易者湯武之誅桀紂却是以臣弑君周公之誅管蔡却是以弟殺兄豈不是反經但時節到這裏道理當恁地做雖然反經却合道理但反經而不合道理則不可若合道理亦何害於經乎又曰合於權便是經在其中○義可以總括得經權不可將來對權義當守經則守經義當用權則用權所以謂義可總括得經權若可權義並言如以兩字對一字當云經權舉乃可伊川曰惟義無對伊川所謂權便是經亦少分別須是分列經權自是兩物到得合於權便自與經無異如此說乃可。○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

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靡而不磷沮而不緇而今人才磨便磷才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先生因說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齊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蒂時便要他去他即為所害這裏須斟酌時宜便知箇緩急深淺始得或言本朝人才過於漢唐而治效不及者緣漢唐不去攻小人本朝專要去小人所以如此已如此說所謂內君子外小人古人且胡亂恁地說不知何等議論永嘉學問專去利害上計較恐出此又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則利自在明其道則功自在專去計較利害定未必有利本必有功。○問程子云權者言稱錘之義也何物以為權義是也然也只是說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此意如何看曰此如有人犯一異性之剛者以為可誅性之寬者以為可恕槩之以義皆未是合宜此則全在權量之精審然後精審不差欲其

朱子異同

論語

卷九子罕

亥

近譬堂藏板

權量精密是他平日涵養本原此心虛明純一自然  
 質則禮以行之○或問伊川云權卽是經漢儒云反  
 經合道其說如何曰伊川所說權是說這處合恁地  
 做便是正理須是曉得他意漢儒語亦未十分有病  
 但他意却是橫說一向不合道理胡敬子又曰男女  
 授受不親是常經合恁地嫂溺援之以手亦是道理  
 合恁地但不是每常底道理了譬如冬月衣裳附火  
 是常理也忽然天氣做熱便須衣夾揮扇然便不是  
 每常底常理了公羊說宋人執祭帶處說得權又惟  
 異了又曰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問伊川  
 言權卽是經何也曰某常謂不必如此說孟子分明  
 說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權與  
 經豈容無辨但是伊川見漢儒只管言反經是權忍  
 後世無忌憚者皆得借權以自飾因有此論耳然經  
 畢竟是常權畢竟是變又問某欲以義字言權如何  
 曰義者宜也權固是宜經獨不宜乎又曰所謂經衆  
 人與學者皆能循之至於權則非聖賢不能行也○

經是萬世行之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須是合義  
 也如湯放桀武王伐紂伊川放太甲此是權也若曰  
 此一時用之則成甚世界了或云權莫是中否曰是  
 此一時之中不中則無以爲權矣然舜禹之後六七  
 百年方有湯湯之後又六七百年方有武王權也是  
 難說故夫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到得可與權時節  
 也是地位太煞高了也○問可與立如何是立曰立  
 是見得那正當底道理分明了不爲事物所遷惑又  
 問程子謂權只是經先生謂以孟子援嫂之事例之  
 則權與經亦當有辨莫是經是一定之理權則是隨  
 事以取中旣是中則與經不異否曰經是常行道聖  
 權則是那常理行不得處不得已而有所通變底道  
 理權得其中固是與經不異畢竟權則可慝而不可  
 常如堯舜揖遜湯武征誅此是權也豈可常行乎觀  
 聖人此意畢竟是未許人用權字學者須當先理會  
 造正底道理且如朝廷之上辨別君子小人君子則  
 進之小人則去之此便是正當底道理今人不去理  
 會此却說小人亦不可盡去須放他一踏不爾反能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堯

近譬堂藏板

害人自古固有以此而濟事者但終非可常行之理若是君子小人常常並進則豈可也。○權是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病熱病者當服涼藥冷病者當服熱藥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熱病却用熱藥去發他病者亦有冷病却用冷藥去發他病者此皆是不可常論者然須是下得是方可存存毫釐之差便至於殺人不是則虧然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這箇物事既是合用此權也所以為經也大抵漢儒說權是離了箇經說伊川說權便道權只在經裏而且如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其推刃於同氣者雖同而所以殺之者則異蓋管蔡與商之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蓋不得不誅之也若太宗則分明是爭天下故周公可以謂之權而太宗不可謂之權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故在伊尹可以謂之權而在他人則不可也權是最難用底物事故聖人亦罕言之自非大賢以上自見得這道理合是恁地了不得也。○經與權之分諸人說皆不合曰若說權自權經自經

不相干涉固不可若說事須用權經須權而行權只是經則權與經又全無分別觀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則權與經須有異處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乎經也這裏所爭只毫釐只是諸公心裏看不子細伊川說權只是經恐也未盡嘗記龜山云權者經之所不及這說却好蓋經者只是存得箇大法正常底道理而已蓋持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持微曲折處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為貴者權權者即是經之要妙處也如漢儒說反經合道此語亦未甚病蓋事也有那反經底時節只是不可說事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如君令臣責父慈子孝此經也若君臣父子皆如此固好然事有必不可得已處經所行不得處也只得反經依舊不離乎經耳所以貴乎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便是經可與立則能守箇經有所執立矣却說未可與權以此觀之權乃經之要妙微密處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徹純熟者不足以及語權也則子莫執中程子之解經便是權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今

近譬堂藏板

相字又似泛說如云時措之宜事事皆有自然之中則似事事皆用權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言之則權字須有別日執中無權這權字稍輕可以如此說嫂溺援之以手之權這權字却重亦有深淺也○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此是經也有時行不得處冬口須飲水夏日須飲湯此是權也此又依舊是經但經是可常之理權是礙着經行不得處方始用權然當那時却是常理如舜不告而娶是箇惟差底事然以孟子觀之却也是常理只是不可常用如人人不告而娶夫倫都亂了○問可與立未可與權看來權字亦有兩樣伊川以權只是經蓋每日事事物物上稱量箇輕重處置此權也權而不離乎經也若論堯舜禪遜湯武放伐此又是大底權是所謂反經合道者也曰只一般但有小大之異耳如堯舜之禪遜是遜與人遜一盃水也是遜湯武放伐是爭爭一箇彈丸也是爭康節詩所謂唐虞玉帛羽光紫湯武干戈草色萋天小不同而已矣堯夫非是愛吟詩正此意也伊川說經權字將經做箇大底物事經却包得那

箇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說可與立未可與權須是還他是兩箇字經自是經權自是權若如伊川說便用廢了那權字始得只是雖是權依舊不離那經權只是經之變如冬日須向火忽然一日大熱須着使屨這便是反經今須是曉得孔子說又曉伊川之說方得若相把做一說如兩脚相併便行不得須還他是兩隻脚雖是兩隻依舊是脚又曰若不是大聖賢用權少間出入便易得走作又曰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即能處置得變事

中庸

范曰可與共學者同術業也學者未必志於道

故未可與適道志於道者未必能有立也故未可與立也能立矣而權為難者道之用也雅聖人能盡之自漢以來儒者論權多以為反經合道甚矣其不知權也經者道之常也既反之矣豈有先之以不正而合乎道乎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聖人之心若權然後物至而不忤銖兩欺之是以輕重適得其均也夫事有大小未嘗無權堯舜唯能權與子之不如與賢也故以天下與舜禹而後世莫不以為周公唯權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全

藏板

親戚之不可私也。故諫管蔡而天下不以爲不仁。自躬唯不能權父子與信之輕重也。故以證父爲直。微生高唯不能權于與人拒人之間也。故以乞醢爲仁。故曰事之大小莫不有權。惟聖人能盡之。所以爲人倫之至。○謝曰可與共學。質美者也。然而未必能行。故未可與適道。能行乃可以適道矣。然或作或輟者有之。故未可與立。能獨立而不反矣。未必能體常而盡變。故未可與權。權非機巧。權變之謂。猶權衡之權。以其稱物得中而已。不及則仰。過則俯。中則平。學至於權。時中之謂也。○或問曰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楊氏曰知中卽知權。不知權是不知中也。曰既謂之中。斯有定所。必有權焉。是中與權固異矣。曰猶坐于此室。室自有中。移而坐于堂。則向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自有中。合堂室而觀之。蓋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權。豈非不知中乎。又如以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大小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

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大小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而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卽所謂權也。○雲峰胡氏曰程子矯漢儒之弊。而謂權只是經。朱子謂經與權常有辨。無程子之說。則權變權術之說可行於世矣。無朱子之說。則經權之辨亦不復明於世矣。此其說不得不異也。先儒謂朱子每於程子之說。足其所未盡。補其所未圓。實有功於程子。愚於此亦云。○勉齋黃氏曰常者一定之理。變者隨時之宜。遇事之當。但當守一定之理。遇事之變。則不得不移易以適時之宜。此經權不可無變之說。然也。然天下之理。惟其當然而已。當經而經。當然也。當權而權。亦當然也。權雖異於經。而以其當然。則亦只是經。此程子權只是經之說。然也。有有辨之說。則經權之說始明。有程子之說。則經權之義始正。○朱氏公遷曰此章泛以稱物之權言之。義兼小大。大而處人倫之變。小而適事變之宜。皆在其中矣。若孟子言執中。與權

又言權然後知輕重。則各一事而言之。只是於常道之中。用權以適其宜而已。此則直謂之義可也。然如君子時中。時措之宜。皆與權字異名而同歸。○林次崖曰。心慕吾道而志於學。是知所以求之者。可與共學矣。然或未能的見吾道之美。而勇往以從之。此猶未知所往。是未可與適道也。能勇往以從之矣。或不能不因物而遷。是未能固執而不變。故未可與立也。學至於固執而不變。亦可矣。但守其常而已。至於事變之來。常道行不得處。或不能權其輕重之宜。出於常法之外。以通其變。則是未可與權也。學至於可與權。然後可以通天下之變。而周天下之用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全

近譬堂藏板

公可與權者。節節皆可與者。此亦為君子會友輔仁而言。○呂晚村曰。權字是學問盡頭處。到大而化。聖而不可知也。只是權之妙無窮。遮上面再無去處。自立以上。皆可學而至。故可與權之妙。雖未始不可學。然到此。有非人力之能為者。一間未達。幾非在我。聖人亦只虛懸此一層地位。以待人之自至。故以未可與終焉。○權是秤銖輕重在物分量在星數。其進退以取平者。權也。變事須權。常事亦須權。然則非義精仁熟。未易見得做得。故曰未可耳。漢儒不識權。遂以反經合道為權。然則權術權詐。皆得謂之權矣。害道殊甚。○權即是止。至善之意。學者必須到此。乃為至處。然學力未至而妄及此。必成差謬。譬如漢儒所云。則學者便亦不必到權。與守經者各成一途矣。孔子說箇未可與權。是必須到權。乃得與經正是一條路上事。但有至有未至也。

被可與共學。是不為小道。不為異端。方有志於聖人之道也。然雖有志。聖道猶未見親切。故雖知求之而未知所往。如行路者。方欲從此路去。尚未知所往。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三

近譬堂藏板

路逕如何可與適道便是看見路脈了可以坦然由之而無所疑矣立便是親身歷過一番自可卓然持守而不變權與立只一路上事但事有常變之不同若持守其常而不通其變便煞定了反不能合義義義經與權說非立不合義而權乃合義也但處常之義立者能之而處變之義非立者可能也故立子又要權經與權自是兩樣人因程子權只是經一語遂謂變事須權常事亦須權若然則未可與權時常變都不合義子立却立箇甚麼不知立與權聖人正對說在這裏但常之義易合而變之義難合到得變事能權而常事之義又不足言矣○朱子謂反經合道為權一語亦未為大病程子恐人一味反經流於權變權術耳其實反經而不合道則為權變權術若遇事不得已守經不得則正要反經但須合道則仍無害於經也如湯武伐桀紂周公誅管蔡豈不是反乎經然却是權度於輕重之間不得不如此程子是將經字便當了道字朱子是將經權二字對代在這裏而道貫乎其間故人以秤銖兩斤鈞為經秤錘隨物

低昂以求合於銖兩斤鈞為權朱子則謂秤得平不可增損些子是經到得物重衡昂移退是權依舊得平便是合道常事只用經如此物原來知得多少輕重更不須挪移夫權一稱自得其平也變事纔用權如忽來一物本不知得他多少輕重更進退挪移夫權而後得其平也此喻最分明至謂立猶未止於至善必權而後止於至善者亦似是而非也立是只處得常事到至善處權是連變事也都處到至善處○學者問顏子之學幾於聖人朱子謂尚不敢議及權者何也曰人都把中當了權則顏子優為之矣不知尋常隨時處中顏子都能得若非常之事來恐顏子也未能夠得須是到聖人神化地位變動不測隨他做出來道中自由我而立方是與權顏子纔到大而未化如何便能得所以佛辟召子也欲往公山弗擾召子也欲往聖人自有化那不善手段乃所謂權恐顏子未敢便恁地

禎按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知字是纔曉得志向於此求之內當義求知求行說可與適道知所往也

這知字便是深知其中之意趣而在以求之正是篤好間事亦兼知行言聖門工夫只從格物致知起以至誠意正心修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總皆覈定一箇至善用工夫非前此全無與於至善直到權而後能得至善也學便學此至善適逆便適此至善立便立此至善只常事至善易變事至善難不到神化不可言權耳○程子怕人只認反經不認合道故下權只是經一語朱子又恐人只認權爲經而不知通經達權之妙故又謂其有辨玩聖人本文立後又說權必以朱子之說爲精○非常底事方用權則似權不輕用矣而朱子又謂堯舜之禪遜是遜與人遜一盆水也是遜湯武之放伐是爭爭一箇彈丸也是爭者以事不論大小大事有難有易小事亦有難有易不爭大小只爭箇難易事到難處便用常經不得須用着權了權是經之上又有一重道理論道理豈有兩箇但其要妙微密處煞甚難見非透徹純熟者不可與權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舍

近譬堂藏板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二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問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曰此自是一篇詩與今

常棣之詩別常音裳爾雅棣棣似白楊江東呼棣核常棣棣子如櫻桃可食自是兩般物此逸詩不知當時詩人思箇甚底東坡謂思賢而不得之詩看來未必是思賢但夫子大槩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有

○按此詩於六義屬興若以偏其反而本文字意解則以華之不相向而相反以興室之不相近而相遠

也今既依晉書以偏作翻而以反作而為形容華之  
搖動則以華本無情之物而有情以與人本有情而  
反不得遂其情也詩人喫緊  
在豈不爾思上則註意正佳

###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  
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  
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  
思深遠

**語類**或問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一章時舉因云人  
心放之甚易然反之亦甚易曰反之固易但恐不能  
得他久存爾

###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金

近譬堂 藏板

深微妙未易可知也以為難知乎則其在人之理本  
自不隱也若言其易則驕人之志而不肯下堅苦之  
功若言其難則阻人之進而遂生疑畏之意但曰未  
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則只是平鋪地道著無一毫助  
長益生之意所以極有含蓄意思深遠極有含蓄者  
該道體之微顯進學者之工夫皆寓其中意思深遠  
者令人涵泳之但覺意味淵永無有窮盡也非聖人  
之言疇克爾哉○新安陳氏曰逸詩所謂爾思以思  
其人言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此理言理之所在思  
則得之何遠之有不思則不得始見其遠耳何以知  
爾思之為思其人以室字知之但不知所謂爾者指  
何人耳然辭意婉而平和無棄狎態東坡以為思賢  
之詩亦或然也○蔡虛齋曰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詩  
言豈不爾思至是遠而以人言也夫子只借詩之言  
而反其意其實不曾指說出朱子註云蓋即前篇仁  
遠乎哉之意蓋人固有思而不能必至者難言何遠  
之有故知其以理言之○呂晚村曰人心神明不測  
其用此一思取思中境界古今開闢不盡却正是理

之境界開闢不盡也言思便是言理豈素然而離乎論者必以理為腐而粘住思人說此正拘腐之至猶之三百篇無淫詩之論總不明一理字便處處拘腐不通耳

**呂晚村**曰思與情不同情無窮則決思無窮乃精亦貼思人說想其病根只為引人思理近解多將下節

之言而反之註中借言之意已失矣果爾則今人俱自謂善思過於唐棣詩人唐棣詩人真不善用思矣

試把諸公處唐棣詩人境界真箇無時可阻無地可恨而思即必至室遠不足憂耶亦猶有蘭芍不能遠

遂自駒不無退心者耶即或思之所至力必至之然亦是後來事而當下室遠之概亦豈為謬而必以未

思罪唐棣詩人耶且唐棣所思今不可考但就室遠言之必是思人如東門之墮淫詩也而辭亦類此猶

唐棣亦屬淫詩將夫子教之必遂其思而後可則令天下後世有男女之欲者無不為矣登夫子意耶然

唐棣自說思人夫子自說思理見思人則有遠思理

###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矣

近譬堂 藏板

則無遠各分開說不相膠粘則夫子又何取於唐棣之詩而反之而借之乎不知唐棣之思蘊昵之以爾我限絕之以室遠不正之思也自不是道理分上事如何不遠聖人纔說思便是要無邪了真箇是思則以理制欲以道御情即思而在何遠之有故註以為仁遠乎哉之意○全詩之音只一箇思字盡之○合天地間萬事萬物之理只一箇思則不遠謬之唐棣之詩雖主懷人聖人亦不問他所懷者何人只思而口豈不便是推委之詞不可以為用思者訓矣纔說豈不便是未思聖人繫在反跌上見神情不認煞思人思理與詩人辨駁尤有妙會因專記之

禎按不常思而思則有遠當思而思則自無遠無遠者乃可用思有遠者便不必用思詩人既以為思而

又以為遠却自背了故夫子借其言而反之如此若以唐棣之思為未盡雖淫邪之思亦當不為遠阻而

遂其志則與夫子所謂思無邪之旨疵謬矣○九材謂思與情不同亦分明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情是性中自然發露處如何謂無窮

四  
洗邪昵之情。乃私意爲之。非本然之情也。故大學只  
言誠意。不言制情。故情字也。當分別說。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

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察視而詳記之。尹氏曰：

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

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觀其書，卽其事紀微切

聖人之在日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

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

宜於此充終，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卷之十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鄉黨

一

近譬堂藏板

聖人容色處。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於此。又知得聖人無時無處而不然。鄉黨篇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離也。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透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紀之。詳也。○問賀孫讀鄉黨已終。覺得意思如何。曰。見得段段都是道理。合着如此。不如此。定不得。纔有些子。不如此。心下便不安。曰。聖賢一句。是一箇道理。要得教人識着。都是要人收拾已放之心。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非是學問。只在求放心。非把求放心爲學問工夫。乃是學問着。所以求放心。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大要皆欲使人思無邪而已。○揚曰。夫聖人由禮行。非行禮者也。雖語默食息之頃。升降俯仰。各有容節。無非禮者是。豈係必于儀容辭令之末哉。蓋其身與道俱故。粹而益背。而從容自中。耳世之論者。只先王之制禮。誘天下之愚。而拘之。則是禮無與。

于智者之事也故士以達觀自居而信其說于天下  
往往自棄于無方之民而莫之悟其爲害豈淺哉  
莊子曰猖狂妄行乃蹈于大方既已蹈大方矣則不  
可謂之妄行有猖狂妄行之名則其論于大方也必  
矣是皆荒唐謬悠之辭也乃若聖人之所謂道不離  
乎日用之間非固遺形絕物也離此以言道皆日用  
而不知者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道無精粗無本末大至  
於平天下治國家立經陳紀制禮作樂小至於容貌  
辭色一動一靜皆自此廣大心中流出但愈細則愈  
密愈近則愈實故鄉黨一篇記聖人之容貌辭色如  
是之詳且悉者正所以示聖學之正傳以垂教於後  
世也○雲峰胡氏曰鄉黨形容夫子之一動一靜可  
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必曰不可得而直遂其辭者  
曰如曰似其皆隨時變易而無非道之所在者歟○  
南軒張氏曰此篇於夫子言語容貌衣服飲食之際  
察之精矣聖人之道如其高深也茫然則又懼夫  
泛而無進德之地故卽其著見之實而盡心焉存而  
近譬堂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鄉黨

二

藏板

味之則而象之於此有得則內外並進禮用不離而  
其高深者可馴致矣○問鄉黨一書盡言孔子中庸  
又言君子朱子謂君子卽孔子何不便說孔子居室  
陳氏曰卽孔子做底便是衆人合依底故問稱君子  
聖人以身爲教故記者以教法書之○吳氏程曰入  
太廟係重出不在數內○勿軒熊氏曰首五節記夫  
子至朝廷言貌次四節記夫子衣服飲食居處其餘  
則夫子自一鄉至一國凡事君交友之道容貌之變  
言動之細皆備記焉

**辨**按在朝在廟在鄉在國與夫衣服飲食居處皆所

謂日用之實也聖人容貌言嘿動靜卽所謂不離乎

日用之間而道在也記者本就零星星處看得聖人動

容周旋無不中禮未言其天命源頭處也朱子却謂

其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離也皆在裏面以

用不離體求不離本聖人是有大德之教化而後有

小德之川流故曰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來

○鄉黨一篇都是禮楊氏所謂聖人由禮行非行禮

者也夫從容中禮似空無所容其敬矣而胸胸而唯



此爲指貌。以本文謂似不能言。有一言字。遂以爲指言。真未達哉。夫所謂信實之貌。此貌字虛如大學瑟兮。個兮者。恂慄也。恂慄本指嚴敬之存於中者。言安得有貌。然狀釋字義之法。當如此也。似不能言者。以形似言安得爲無貌。且以賢知先人者。不但言語其氣貌亦自是一樣矣。便便言唯謹爾。言貌亦不相離。**呂晚村**曰。鄉黨宗廟朝廷兩者分記。是聖人之中禮兩者類記。又是聖人之不測。合兩節看。乃見聖人全體。

**按**恂恂信實之貌。朱子又以爲有溫恭之意。只恂恂如也。一句已得全像。下似不能言者。不過找是上句。蓋惟其表裏如一。所以謙卑遜順。而不以賢知先人。不可以恂恂如屬貌。似不能言句。屬言虛齋說。最是節下宗廟朝廷。只便便言就該了。唯謹爾。只在便便言之中。見其能謹亦是上之辭。但恂恂如。自不多言。是順說便便言。則疑於不謹。而又唯謹。是折一層說。稍不同耳。亦不可以便便言屬言。而以唯謹爾屬貌也。○鄉黨一篇。却是就聖人零星處。見其無往非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鄉黨

四

近譬堂藏板

道。朱子所謂須是想像他恂恂是如何。問問是如何。不可一遠看也。**呂晚村**謂兩者類記。又見聖人之不測。其實一篇總無不測意在。鄉黨恰該恂恂在宗廟朝廷。恰該便便此語類所謂。總有些子不如此。心下便不安也。聖人無示人不測之意。人亦無容驚聖人爲不測也。且聖人在宗廟朝廷。又豈不信實。在鄉黨又豈不當言必言。只以父兄宗族之所在。存子弟之分。自是宜於恂恂禮法之所在。政事之所出。有臣子之分。自是宜於便便。故如此記之耳。若因一端以見全體。則恂恂似不能言。時聖人全體自在。便便唯謹。時聖人全體自在。**禎按**謙卑遜順是形容。似不能三字之意。雖當言亦言。而甲順之意自在。或長者未言而聖人不敢先。或長者之言未當。而聖人亦不敢亢耳。只不以賢智先人。非置是非於不問也。

###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講類** 問其在宗廟朝廷集註云宗廟禮法之所在在宗廟則每事問固是禮法之所在不知聖人還已知之而猶問還以其名物制度之非古而因訂之曰便是這處某嘗道是孔子初仕時如此若初來問一番了後番番來番番問恐不如此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呼曰鄉人之子是與孔子父相識者有此語多應是孔子初年。

**國** 大全胡氏曰在宗廟而明辯則可以識制度文物之精微升降揖遜之委折在朝廷而明辯則上之所布者不停於墜下之所受者不被其害。○厚齋馮氏曰古人於言語所不能形容輒以連綿字狀之如詩之詠文王曰穆穆壘壘雖離蕭蕭如見文王之德容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鄉黨

五

近譬堂藏板

心志此篇最工於形容夫子之動容周旋。睟然於言辭之表見之。○林次崖曰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父兄宗族之所在則當盡子弟之禮非瞻口說之時。故似不能言禮法之所在政事之所出則當盡臣子之恭非崇滅默之時。故便言。

**雲峰** 胡氏曰此篇記夫子之容貌言動然紀動莫先於紀言故首一節以言先之夫子在鄉黨非不言而似不能言在宗廟朝廷則當言必言而猶謹於言言心聲也此心信實則詢而不發此心謹慎雖不詢而亦不輕發信實謹慎不足以言夫子之聖而愈見夫子之所以聖。○蔡虛齋曰集註詳問貼在宗廟極言貼在朝廷似可蓋在宗廟難着極言字在朝廷難着詳問字若非入太廟每事問一章則朱子於此亦無由下箇詳問事只用辨解矣近日學者太不分拆亦自是偏。○王觀濤曰此章只重言不重貌註云言貌者言之貌也

**按語** 類在宗廟則每事問是孔子初仕時如此一

段乃朱子因門人之問而告之不明作此處正疏本  
文在宗廟朝廷確下簡便言則聖人於宗廟禮法  
之所在皆須明辨豈初任時便久而久住後遂不便  
便乎虛齋因此以詳問貼宗廟以極言貼朝廷非是  
禮法之所在倘有制度文物之未明升降揖遜之未  
當聖人豈不極言而政事之所出或未知上之所欲  
佈下之所欲行聖人又豈不詳問統承爲是

禎按明辨以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言其實論是非  
辨可否皆以謹慎出之非明辨自明辨而謹又自謹  
也言之時就有貌便時就唯謹其貫於言貌之中  
者又皆敬謹之心爲之也○王觀濤謂此章重言不  
重貌亦非上節只說似不能言未就言說如何重言  
似不能言只形容恂恂如自重貌說下節當言而便  
便言謹只於言中見之却重言說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鄉黨

六

近譬堂 藏板

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而直遂至於上大夫之前則雖有所諍必須有含蓄

不盡底意思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閔子侍側一

章義亦如此○問注云侃侃剛直誾誾和悅而諍

不知諍意思如何曰說道和悅終不成一向放倒了

到合辨別處也須辨別始得內不失其事上一向放倒了

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義須

是想像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有意意思方下

此字如史記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這正

見和悅而諍底意思當周道盛時齒白者不提髻不

負戴於道路少壯者代其事到周衰少壯者尚欲執  
其任而老者不肯安爭欲自提髻自負戴此正是  
和悅而諍○問先生解侃侃誾誾四字不與古注同  
古注以侃侃爲和樂誾誾爲中正曰循字乃訓和樂  
與此侃字不同說文以侃爲剛直後漢書中亦云侃  
然正色問問是和說而諍此意思甚好和悅則不失

車上之恭諍則又不失自家義理之正  
附朱子曰下大夫位不甚重故言可得而直遂  
夫前雖有所諍須有含蓄不盡底意不如侃侃之發  
露得盡也

同大全胡氏曰以下文君在互觀之如此為君未視  
朝時既視朝則不當歷位而相與言矣○王制上大

夫卿又云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今合此二節以為  
上大夫下大夫之別也上大夫曰卿大國次國小國

並下大夫五人○北溪陳氏曰先言和悅後言諍和  
悅者事長順也諍則不詭隨矣○呂晚村曰侃侃聞

聞此中正有不同在若從利害起見即屬權詐所不  
必言再進而講究儀注亦是容悅者流更進而動循

禮義賢矣或敬而欠和易而少介或不能免于擇蹈  
之迹亦非動容周旋中禮之侃侃聞也

厚齋馮氏曰夫子仕魯自下大夫為上大夫此當  
記為下大夫之時

辨按侃侃聞承兩言字說便是於那言上見其氣  
象如此侃侃剛直其內自含有諍底意思聞和悅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鄉黨

七

近譬堂藏板

而諍不是一向和悅子當諍時方又用諍也乃和悅  
以行其諍耳○諍只是分辨非單主諍諍說夫子與  
上大而言自是分辨可否了但要和悅以行之在聖  
人侃侃聞聞合下只見待道理如此自然流露出來  
非存心於尊體統合機宜也即有謂聖人言期必行  
上大夫位尊權重倘過於剛直則有觸突之意恐其  
道之不行者亦非本文正意也  
禘按夫子仕魯雖自下大夫為上大夫然魯有三種  
世卿聖人即用諍也須和悅馮厚齋以為單記為下  
大夫時亦未然○上節朝字雖統得下節在內但與  
上下大夫言皆方朝之始而君未視朝之事由下大  
夫以及上大夫亦由卑及尊而後上之君也故下節  
提出君在  
以別之

君在蹶踏如也與與如也

君在視朝也蹶踏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

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

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圓**大全慶源輔氏曰踧踖二字皆從足益心懼而立不寧也踧踖雖是恭敬不寧與與又却威儀中適此所以為聖人也○新安陳氏曰中適得其中而且安適也若作中節解何不曰適中乎○勉齋黃氏曰下大夫侃侃接下以嚴上大夫闔閭事上以和敬而不忘向君忠敬之道備矣○雙峰饒氏曰與與作平聲讀者威儀中適之貌言雖恭敬不寧而威儀却皆從容中適恭敬之中有和意也作如字讀者與之又與不忘君之意踧踖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疎愛有餘而敬不足則慢聖人兩者具足蓋莫非中和氣象○齊氏曰君未視朝則其待同列也或莊或和所施各異君既視朝則其視君也一於齊栗專篤而已○觀諸上下之間而其辭貌各得其當可見矣○蔡虛齋曰踧踖如也又且與與如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鄉黨

八

近譬堂藏板

也止是恭而安之意此節言其視闔閭侃侃者又不同矣○此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事君事上也與上大夫言而闔閭亦事上也一說以君對上下大夫則君為上而上下大夫俱為下以上大夫對下大夫則又自有上下之別也不必以上大夫附君俱為上而只以下大夫為下也○呂晚村曰踧踖與與皆敬也若是敬外又別有與與之容便是知和而和矣與與從踧踖中看出此卽是聖人從容中道處

**異**南軒張氏曰此君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也

**按**朝君之容只一踧踖如也已盡了蓋恭敬對不寧地總見恭敬之至稱自安寧便有不恭敬處矣

但恭敬不寧之中却自有威儀中適之妙若他人總不寧便自錯亂了此聖人所以為從容中道也下句亦是上句非另一層鄉黨篇多用這文法下如不吝如不勝皆是上一句當一側看○聖人敬若節是愛若不分兩箇念頭若以踧踖為敬而以與與為愛則



分而爲二矣此張氏與與不忘向君之說集註並有

而不用饒氏發明亦姑存之

禎按踧踏只訓恭敬不寧之貌非以字旁從足而但

以爲足不寧也輔氏心懼而立不寧似拘但人之不

寧先於足見之則其說亦可通看○註明訓君在則

視朝而南軒以爲在廟燕見皆然不知在廟則以對

越神明爲至燕見則又有通君

臣之情之意正不必以此槩之

###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敬君命故也

問君召使擯擯如其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

擯者五人以次傳命曰古者擯介之儀甚煩如九命

擯五人介則如命數是九人賓主相見上擯以下列

兩行行末相近如主人說一句主人之擯傳許多擯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鄉黨

#### 九

近譬堂藏板

者訖又交過未介傳中介直至賓之上介方聞之賓  
○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  
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賓末賓  
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  
方相見又曰看來古人大故淳樸人君出命不甚會  
說話所以着人代他說話

大全慶源輔氏曰擯以主使之接賓此見儀禮所

以接賓者盡人主之禮意而欲賓之無違於禮也勃

如顏色之變躩如容止之變心敬于中則容變于外

自然之符也聖人固未嘗不敬但君命之臨則敬心

愈至耳○蔡虛齋曰此是方承君命爲擯之時頓改

常容也○禮盤時貌說者以爲盤旋曲折之意而吳

氏程以爲足盤桓似不能行者大抵盤是不舒也辟  
是屏辟不寧之意

擯勃如也方承君命而色變動躩如盤桓若不能  
行之狀總是敬君之命如不能勝任一般故存此容  
耳○色與足之容可見者也敬君命之心不可見者  
也一身之容可見而難於形容者也故擯色與足之

容而敬君命之心可知舉色與是上下之容而別身之容亦可知

#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釋類** 值舉注云。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揖左人傳命出也。揖右人傳命入也。曰然。○晁氏謂孔子無使擯執圭之事。正淳曰。定公十年夾谷之會。孔子相恐。即擯相之。相曰。相自是相。擯自是擯。相是相。其禮儀擯是傳道言。語故擯用命數之半。以次傳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鄉黨

十

近譬堂藏板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強半。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賓立於庫門之外。即大門直闌西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於庫門之外。直闌東南面。擯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南面。每擯相去亦三丈六尺。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至君命上擯請問來故。蓋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已恐。其或為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上擯受君命而傳之。承擯迤邐傳至末擯。末擯傳至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之。擯而達於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蔡氏模曰。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蔡虛齋曰。孔子是時蓋為次擯。揖者揖而傳之。以命也。故云。揖所與立。所與立者皆本國之臣僚。同為擯者也。若末擯傳之末介。則不可以左右言。○此節重在衣前後襜如也。若揖所與立左右手。則不必聖人。獨然凡為次擯者皆然。言手動而身不動也。故衣自襜整。○王觀濤曰。襜如云

者非徒以其衣之整而美觀也其旨趣在手動而身不與之俱動上蓋揖左人傳君命而出然轉身向五則背君今但左其手不左其身揖右人傳賓命而入然轉身向右則背賓今但右其手不右其身身不動故衣亦不動而禮如整齊見其不肯君賓也禮如是身不動之驗身不動是不肯君賓之意顧疇士曰謂子必爲次賓似拘蓋擯原不止三人則不必爲次賓而後有左右也

慶源輔氏曰左右手如賓自南而北則居東者在賓之右而賓在其左故用左手以揖賓居西者在賓之左而賓在其右故用右手以揖賓如此然後兩相向也又曰禮如言其衣之前後禮如其齊整也蔡虛齋曰依周禮行人註則先傳主人之命而出次傳賓之命而入於是復傳主人之命以復於賓而主人隨出迎賓以入也依朱子則只是賓傳命而入於是賓主乃相見蓋朱子之心偶然只舉其後一節耳其首末委曲自有周禮在當依周禮爲詳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鄉黨

十一

近譬堂藏板

上擯末擯皆然不獨在中擯也但上擯右則與君接末擯左則與賓之介對面相接不必揖爲擯之人矣揖所與立之人而左右其手則惟中擯爲然但魯爲上公擯當用五人中擯凡三人以上章註侯國上大夫卿下大夫爲五人考之則魯無中大夫以周禮考之則下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夫子自當爲承擯但非如時解以中大夫爲中擯下大夫爲末擯也揖所與立左右手七字當爲一句衣前後禮如也六字當爲一句言手雖或左右之不同而衣之在前在後自禮如而整齊也兩句合來又以見其心平體正餒給安詳之至也

顧按周禮行人註傳主命而出傳賓命而入雖有兩番然復傳主人之命以復於賓而主人隨出迎賓以入則未嘗復傳賓命於主矣大全所載亦止有一番無兩番也虛齋說不必從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同**蔡虛齋曰此時主以延賓而入為擯者從其後而趨入以有事也

**異**大全慶源輔氏曰凡人疾走則手易散臂易掉今疾趨而進而張拱端好如鳥舒翼所謂造次不違者是也

**辨**按不難其翼如難其趨而翼如疾趨之中自見端好之度方見非從容中禮者不能張言開張而手不貼身也拱言高拱而手不下垂也鳥必兩翼今以翼如形之正見聖人兩手端好無偏倚高下之失所以為難若他人即張拱恐因疾趨而不翼如整飭矣輔氏謂手易散臂易掉便說得粗了凡張拱者皆如聖人之翼如矣

###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

###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 鄉黨

十一

近譬堂藏板

**語**問賓不顧矣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紓緩也解也賓雖退王君敬猶存擯告賓去不顧則主君之敬可緩解也○勉齋黃氏曰色勃足躩被命之初也揖與趨進禮之際也

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理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揖之左右衣之前後手之翼如皆禮文之至也○蔡虛齋曰此

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蔡虛齋曰此蓋只是主人送賓出就館之時未必一見成禮而遂送歸其國也

**辨**按賓不顧而君敬乃紓自是常禮如此但在他人有復命有不復命者矣聖人盡禮全在一必字上然非有意於必而自必所以為聖人也

禎按曰賓不顧則正恐主顧賓也且前此未復命時主顧賓賓亦顧主可知然主與賓相去猶遠擯知賓之不顧君不知賓之不顧惟君先有敬在故必復命

以紓君之敬也一賓退而復命亦自有不先不後恰當而不可易處方見聖人從容中禮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高大則宜無所不容矣。今以耿然之身入之，如不容焉，則心小而敬謹可知矣。

**辨**按數鞠躬如也，各自不同。此言方入公門，便曲身而行，乃敬君之始，如不容三字，繫連續讀，正形容其鞠躬之狀，若不因入公門則雖同一鞠躬而可不着此三字矣。此隨時隨地取義之妙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闕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鄉黨

三

近譬堂藏板

**闕**中門之說，曰：疏門中有闕，兩旁有棖，中門謂棖闕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闕門左扉立於其中是也。

**闕**立不中門，行不履闕。注云：棖闕之間，由闕右不踐闕。只是自外入右邊門邊，乃君出入之所。闕如一木柱門，如今人多用石墩當兩門中，臣僚闕右邊出入，此右字自內出而言。○棖，如今袞頭相似。闕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所以當棖闕之間為君位。○問立不中門，或問謂門之左右，扉各有中，其制可考否？曰：門之中有闕，扉之兩旁有棖，棖闕之間為中。古人常闕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

**同**大全雙峰饒氏曰：中闕有闕，兩旁有棖，棖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闕是中闕，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闕西為右，入以闕東為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闕之中，但揆闕旁而行，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鄉黨

古

近譬堂

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敢當中，則立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吳氏曰：按鄉黨所記夫子之事，有常禮者，有夫子所行不與他人同者。如入太廟，每事問。此夫子不與他人同者。如立不中門，行不履闕，此常禮也。○蔡虛齋曰：依朱子上二說，則中門者不在二扉之中，乃在各扉之中也。一邊是棖，一邊是闕。故曰：謂當棖闕之間邪？蓋門凡兩箇棖，一箇闕也。或者多不常棖闕之間邪？蓋門凡兩箇棖，一箇闕也。或者多不知察以為兩扉之中。如此則止說當於闕為可矣。何謂當棖闕之間？小註與大註脗合也。又與由闕右之說合。○林次崖曰：按出入不由中門禮也。聖人不重在此所重者，立不中門耳。蓋立是未出入之時，常人多忽畧而聖人獨不然，所以為聖人。

外入右邊門邊者，蓋言自外而入，則由右邊之門。邊依東棖而行也。乃君出入之所，恐有棖字，恐言棖闕之間。正中之處，乃君出入之所，故人臣不敢由亦不敢立也。臣傍闕右邊出入，此右字自內出而言者。謂出則繫傍闕之右邊也。但多一入字，恐亦有悞也。須知以闕言之，則出入皆在闕右。以入右出右言之，則自外入傍東之棖，自內出傍西之闕也。當以第三條之說為正，而玩饒氏之發明。○又按顧麟士謂中字活看，不僅右扉之中，又曰：出由闕右，非不中門正解。皆看語類曲禮不分明。古人常闕左扉，十大夫出入皆由右扉，故曰出入君門由闕右。其實入由闕右之棖邊而出，由闕右之闕邊也。惟棖闕之間，則君之出入而不敢當也。或曰：饒氏謂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似東扉棖闕之中，第為君之所出而不為君之所入矣。註又謂君出入處者，何也？曰：曲禮注闕東為右，西人右，客左。大夫士由右者，以臣從君不敢以賓敵王也。然則雖常闕左扉而君出則必啓之，由闕來棖闕之中，入由闕所棖

闕之中若君迎他國上賓則賓由闕西棖闕之中而入也與人君仍由闕東棖闕之中而入也與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論類問過位色勃如也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義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捐寶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間蕭牆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屏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也○過位注云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曰如今人廳門之內屏門之外似周禮所謂外朝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鄉黨

五

近譬堂藏板

大全禮記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觀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依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綉為斧文也亦曰斧依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雙峰饒氏曰天子至尊何以立而不坐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門屏之間謂治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為不同爾問屏制何如曰樹小墻於當門以蔽內外也○胡氏曰言過則虛可知矣○林次崖曰位為門屏之間屏是樹小墻當門以蔽內外者但天子屏在路門外諸侯屏在路門內此謂門屏之間是屏之外門之內也○此是外朝人君聽治之所故又為治朝人則為內朝矣下文攝齊升堂則內朝也

按過位下三句是三樣形容全要在過字上想出蓋位雖虛位一過便如見君故色不覺變動足雖欲過而自不能前之狀即或偶有所言亦如對君之

不敢肆其言也。此常人之所忽而聖人之所謹者。位虛而敬君之心自不虛也。

###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攝，樞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樞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

至尊氣容肅也。

**訓** 大全朱子曰：攝齊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踏者裳有顛仆之患。○或問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歟？曰：古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丞，皆以為贊而已。笏則搢之，插於腰間，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以為儀也。宇文周欲復古，乃不修贊而執笏，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躡齊者多矣。

**補** 胡氏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

###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 鄉黨

其 近譬堂 藏板

矣。而歛踏餘敬，久猶未忘，則聖人所以存心也。可見矣。○慶源輔氏曰：升則肅降則舒，氣之有張弛也。○鼻息出入，人之所不能無也。但心敬則氣肅，其息微細，自不覺其出入。一似不息者也。○趙氏曰：古者諸侯之堂七尺，尺一級，使裳之齊去地尺，則升階不躡之也。

**補** 他人攝齊而升，便難鞠躬矣。觀一入公門，即鞠躬而行，堂有立行過位，斥不鞠躬之理。此復下鞠躬，句者又止形其攝齊之敬，猶不費夫鞠躬也。屏氣似不息，雖見其升堂近君而氣容肅，恐聖人雖未近君時，氣亦不甚粗暴而有息，但攝齊鞠躬，歷階而上，常人之氣易見其息，而聖人猶屏氣如不息然，所以益見其氣容之肅而從容中禮之妙也。

禮按四書家訓謂臣北面見君，原在堂下，而此云升堂者，乃君出相見，正禮已畢，或特命夫子升堂，咨詢政事也。愚謂君先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則亦不待咨詢政事而後升堂，但即兼說亦得。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

孔子在朝之容。

**論類**問復其位。踧踖如也。曰：此是到末稍又結算，則個若衆人到末稍便散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故到末稍又整頓則箇。

**圖**大全勉齋黃氏曰：此記在朝之容有五節。一入門二過位。三升堂。四下階。五復位。○新安陳氏曰：此章當玩入與出字。自入以至出，始終一於敬也。○林次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 鄉黨

七

近警堂藏板

崖曰：入公門至不履闕，容貌行立之敬也。過位一條，顏色舉止言語之敬也。攝齊一條，動容氣容之敬也。出降一等，敬之舒也。而以踧踖終焉，是終乎敬也。

**林**次崖曰：如不容時言未必似不足，其言似不足時氣未必似不息。此君漸近而敬愈加也。出降而逞顏色，則向之勃如言似不足，氣似不息者，俱舒張矣。趨翼如，踧踖雖曰終之以敬比之，勃如不足，不息固

有間也。此君漸遠而敬稍舒也。**辨**按出字自是另頓，可統一節在內。降一等則逞顏色二句連認，怡怡如正形其顏色之逞，非放肆而但和悅也。沒階則背乎君位，君雖退朝而不敬，不趨以

示敬，故有翼如之容也。前記君在踧踖則知此章朝君時已踧踖矣。至復位而猶踧踖，故註以為敬之餘言既退而不忘乎踧踖也。○入是自公門而入，出是

自堂而出，一自外說，向內一自內說，向外出入二字正可對看。而時解謂對說不去者，非也。○次崖謂如不容時言未必似不足，言似不足時氣未必似不息

為君漸近而敬，如其說亦太拘泥。經入公門正行步

之際原非可言之時。向消說似不能言。過位未近君。不必連氣都屏息。何必說似不息。但一步近一步。敬之容氣。自一步。收斂一步耳。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至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踏踏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鄉黨

六

近譬堂藏板

**說升堂**。上如揖。下如授。舊說謂上階下階亦好。但此方說升堂時其容如此。既升堂。納圭於君前。即不復執之。以下故說。徹下堂不得。所以只用平衡之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也。

**問既曰平衡**。而又有上下。莫不心與手齊。如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但高不至過揖。下不至過授。否。朱子曰。得之。○踏踏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鬻齊。亦防顛仆耳。

**同知全周禮**。冬官考工記。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士。侯守之。命圭七尺。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者。主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禮郊特牲云。大夫執圭而使之。所以申信也。○慶源輔氏曰。一圭之重。能有幾何。豈有不勝之理。但敬謹之至。容儀一似不勝者耳。○厚齋馮氏曰。太高則仰。太卑則俯。上下如此。則升降之間。得共節矣。○禮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踏踏如也。踵。足後跟也。畧舉前趾。拖曳後跟。不離地也。○林次崖曰。此圭之圭。是通信之圭。見後。

還。享用圭璧。是玉帛之圭。受而不還。

**果** 呂晚村曰。上如揖。下如授。兩句一併讀。以形容手容之平耳。是記者度量高。卑之數。非夫子有時而上有時而下也。

**辨** 如不勝。亦繫貼鞠躬如也。說若泛說。鞠躬便不見執圭之容。異於入公門升堂之容。故必以如不勝

足之既曰。手與心齊。則宜無上下。然以揖與授較。畢

竟微有上下。蓋步趨之間。或是有高低。則手不能不

微有上下。然高不過揖。卑不過授。則依然不失為平

衡也。晚村謂兩句一併讀。以形容其平。與朱子說自

異。節中六如字。只鞠躬如之。如字虛說。下五如字皆

借彼形此之辭。

**禎** 披執圭二字。提連下六句。皆不脫執圭說。此執圭

非初受之於君之時。乃通信而見鄰國之君之時也。

鞠躬而如不勝。與勃如戰色。足踣踣如有循。皆曲禮

所無。乃聖人敬謹之至。自然如此。若執圭平衡。手與

心齊。則執諸侯命圭者皆然。但步趨有高低。則雖曰

平衡。而上或過揖。下或過授矣。今第如揖如授。尤非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 鄉黨

克

近譬堂藏板

聖人不能

###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

曰發氣滿容。

**禮** 聘但以圭。至享則更用圭璧庭實。○問聘享之

禮。曰正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少

間。仍舊退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幣

皮與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大夫。凡

三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問別有物回之。又

問庭實。曰皮幣與馬。皆陳之於庭實。○饗禮有容色

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時。故其意

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庭實以將

其意。比聘時漸紓也。

上全新安陳氏曰。已曰庭實。旅而奉之。以玉帛此

之用圭璧卽玉帛之王。與上文執圭不相妨。彼乃命圭也。○林次崖曰：享禮有容色，對勃如戰色，有則無容色可知矣。

**辨**按聘是初見鄰國之君時，故一於敬，既聘而享，則借物以達其情，較初見執圭之時，其神稍舒，則宜和者一通我君之意，於彼則宜和者二鄰君此時必審顏而受已位，雖卑於鄰國為容則宜和者三。聖人之自然中節者如此。

###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 鄉黨

三

近管堂藏板

**或問**私覲見於聘禮，孔子行之而記禮者以為非禮，何也？曰：胡氏以為若聘禮所記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大夫僭於邦君，於是庭實旅賁，如享禮然，則非正矣。故記曰庭實旅賁，何為乎諸侯之庭。此說是也。**語類**私覲是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却行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聘者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覲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夫。

**同**大全雲：峰胡氏曰：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非和無以通聘問之情。○厚齋馮氏曰：據左氏史遷所載，恐不無軼事。是書出於門人之親記，烏得而疑之。○雙峰饒氏曰：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適衛，無三年適齊事。不知晁氏何據而云。以上數節必天子朝見，擯聘射，淨子隨從，見而記之。○蔡虛齋曰：私覲只主私覲於君，小註及其大夫之說，非正解也。**與**勉齋黃氏曰：此章言出使有三節，執圭禮之正也。享禮則稍輕，私覲則又輕矣。故其容節之不同如此。**辨**因聘使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夫。

朝只主與國君者言尚未及與大臣者享禮亦然至  
獻卿大夫又是退後事○此但見聖人之聘問始終  
盡禮如此當敬而敬當和而非以禮之輕而後和  
也百執圭以至私覲那一節不是禮之正勉齋之說  
未是

禎按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苟非得之親炙而深  
心體會之人猶恐形容未善安有無其事而懸揣之  
聖即曰孔子嘗言而使擯執圭兩條之中其容色多  
係從旁摹擬非聖人教人之語見氏之說自不足從  
與後章蘇氏說皆朱子存疑之意學者當善會之

○君子以紺緇飾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緇絳色三年之  
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緇** 緇是而今深底鴨青色○紺深青揚赤色揚浮  
也○問緇以飾練服緣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喪服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鄉黨

三

近譬堂藏板

如何用絳色以為飾曰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

絳是淺紅色紺是青赤色如今之閃青也

**尹** 曰紺色近于齊服緇色近於喪服節且不為  
則不為朝祭之服可知紅紫非正色褻服且不以閒  
色則公會之服必用正色可知也

**蔡** 虛齋曰蓋齋自有齋服之飾喪自有喪服之飾  
常服自有常服之飾此謂不以齋服喪服之飾節常  
服也此常服領緣之制莫說非正色既非正色如何

齋喪用之

**大** 全雙峰饒氏曰集註本古註說也然擅弓云練  
衣緇緣古註誤以緇為緇疑當闕○新安陳氏曰緇

取絹切緇是淺絳色緇則赤多黑少之色古註以緇  
當緇殊不相似至於紺近齊服考之註疏亦無明證

要之二色皆似赤非赤其色不正故不用為飾歟

**按** 以上諸章皆言朝聘之大此章以下言服食起  
居之恒故復以君子字起之不以紺緇飾惡其類於

齊喪非但不吉以用違其制便非義之所在耳饒氏  
以緇為緇陳氏以緇為赤多黑少之色與朱子以絳

為淺紅色者不同。皆不必從南軒重喪祭之說。恐由不以二字正義亦不合。正義只言常服之所不以為飾者也。無重喪祭之意。

###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

**問**色有正間奈何。曰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以木克土則青黃合而成綠。以金克木則日青合而成碧。以火克金則赤白合而成紅。以水克火則黑赤合而成紫。以土克水則黃黑合而成黧。此五方之間色也。

**問**紅紫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不知古之婦人女子亦多以紅紫為服否。曰此亦不可知。但據先儒如此說耳。○**備**纁絳朱此紅之染數。一入為備再入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鄉黨

三

近譬堂藏板

為纁。三人為絳。四入為朱。

**問**大全朱子曰自隋煬帝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賜紫次朱次青後世遂為朝服然唐人朝服猶著禮服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衫帽南渡後變為白衫後來變為紫衫皆戎服也。

**問**南軒張氏曰緇齊服練服不以飾則嫌疑而重喪祭也。紅紫間色不以為褻服無時而不居正也。○陳氏用之曰不以飾則不以為服可知。不以為褻服則不為正服可知。

**問**蔡虛齋曰婦人女子自有婦人女子之服飾紅紫不以為褻服則朝祭之服可知。此本文露出褻字之意。此丈夫服飾之制。

**問**按紅紫間色不正此一句是正疏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又一层意蓋既為間色不正便非君子正以自處之意。但不言他間色而獨言紅紫者又以其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虛齋專以為丈夫服飾之制矣。本意矣。○私居人所易褻之地間色不正則不正者即褻之端也。聖人無地敢褻無事敢褻即於褻服之

制見之

### 當暑衫絺絺必表而出之

衫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絺。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絺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絺絺是也。

**精義** 謝曰：服之本意以不見體為敬。故絺絺必表而出之。後世有絺縠總裳者。縣子所以非之。○侯曰：暑服尚疎。見體則近。褻故必表而出之。

**同** 大全新安陳氏曰：詩傳蒙覆也。絺絺之盛者蒙。謂加絺絺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見鄜風君子偕老篇。

**按** 暑以輕涼為宜。故衫絺絺表出於外。則不以絺絺為裏衣。可知。蓋古以絺絺為貴。如后妃之維絺維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 鄉黨

三

近譬堂藏板

絺是也。非但以絺絺為貴。不輕用為裏衣。亦以裏衣者所以深自斂。乘即有時。偶卸上服而亦不見體也。人或亦有表而出之者。聖人異人。却只在一必字。神。按詩偕老篇。蒙彼絺絺。是絺絺也。註解為以展衣蒙絺絺而為之。繼祥。則是絺絺在裏。而展衣在外。與此表出正相反。今註云：詩所謂蒙彼絺絺是也。則是如新安陳氏加絺絺於褻衣之上。蓋用詩註後說。

###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楊裘。欲其相稱。

**精義** 裘乃純用獸皮而加裏衣。如今之貂裘。或問狐白裘。曰：是集眾狐為之。

**精義** 伊川曰：緇衣等各有用。不必云緇衣是朝服。素衣是喪服。黃衣是蜡服也。○尹曰：衣所以覆。裘故其

色如之

同大全覺軒蔡氏曰按那氏云中衣外裘皆相稱也  
緇衣羔裘之上必用布衣為褻緇衣羔裘是諸侯君  
臣日視朝之服也素衣麕裘視朔之服卿大夫士亦  
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麕裘黃衣狐裘則大蜡息民  
之祭服也○胡氏曰古者衣裘不欲其文之著故必  
加單衣以覆之然欲其色之稱玉藻所謂羔裘緇衣  
以褻之是也○新安陳氏曰裘之上加單衣以袒褻  
見裘之美曰褻加全衣重襲於褻衣上以克蔽其美  
日襲故玉藻曰裘之褻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克美也  
○呂晚村曰褻裘之制謂聖人畢竟異人此三者有  
甚奇謂聖人猶人耳則服此三者皆聖人乎三者不  
是聖人制造起却不是聖人隨俗任運絕無意於其  
間由是觀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日用細微道理克  
物世間一經聖人提出便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者何也所謂天也性也理也聖人純乎天與性與理  
而已矣若信心自足于奇百惟何所不可○在物為  
理處物為義聖人因物付物裁成輔相道理總在物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鄉黨

### 語

近譬堂  
藏板

上非窮理盡性不能異學必舍物而求之心却是自  
私而用智矣

異仇滄柱曰褻襲之義諸說不同曲禮云執玉有藉  
則褻無藉則襲玉藻云裘之褻為見美裘之襲為克  
美檀弓云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褻裘而弔註疏中所  
釋有謂裘上有褻衣褻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正服  
者孔氏說也有謂褻裘是褻衣外之上服直其領而  
露出褻衣襲裘是褻衣外之上服曲其領而掩蔽褻  
衣者吳氏說也有謂由內達外則有裘而後有褻故  
於褻言裘自外至內則有服而後有襲故於服言襲  
者方氏說也據孔氏則以裘上衣分為三重褻襲在  
第二重之間吳氏則以褻襲皆屬領上詁方氏則指  
襲裘替蓋裘在內又與方氏內外相反即依語類則  
褻在內依集註則褻在外朱子亦兩岐其說矣總之  
褻自褻襲自襲固自不同所云褻裘大約為裘之裏  
耳

按朱子謂裘乃純用獸皮而加裏衣如今之貂裘



是但就裘制言。加裏衣者必加裏以貼之也。原不是。解禡字之義未嘗與集註有內外之別。大抵禡必見加於裘上之衣。但露其裘以見美。襲衣則全蔽其裘不可見。若但以禡爲裏衣。則與玉藻裘之禡爲見美也。亦非。錦衣在內。觀禡裘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則禡裘是禮服。非僅裏衣。可知。然既爲禮服。則孔氏禡衣上又有襲衣。襲衣上又有正服之說。亦可不必。而吳氏徒言直領曲領者亦不足從也。

禡按伊川言緇衣等各有用。見得開闢。蓋一衣斷無一用之理。邢氏以羔裘爲君臣日視朝之服。麕裘爲視朔之服。而受外國聘享亦然。狐裘則大蜡息民之服也。僦滄柱引陳氏用之則云。皮弁素服而祭者。蜡祭四方百物也。黃衣黃冠而祭者。臘先祖五祀也。蜡以息老物。故服送終之服。臘以息民。故服田夫之服。據此。則黃衣乃臘祭所用。與蜡不同。今僅考以備參。不得以私臆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鄉黨

五

近譬堂藏板

襲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同大全趙氏曰此私家所著之裘長之者主溫也袂

是裘之袖短右袂者作事便也

按緇衣節下復言襲裘以別之則羔麕狐雖各有所用皆爲禮服但不僅用於朝聘蜡耳裘當長而長袂當短而短理人因心定制不必爲前古之所有而居家自取其溫作事自取其便皆天理人情所同也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齊王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

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

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齊寢不以衾，致嚴也。半以覆足，可寢不可行，專為齊之寢衣而已。**辨**。披必有寢衣，用必有二字，便知非常用之衣。而文法與後必有明衣相類，益知其為錯簡，而混入此章者非矣。

###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同**大。全。厚。齋馮氏曰：幽詩云：二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則從古固然，居不厭溫，故取其厚者以為燕服。若出則以輕裘為便也。

**辨**。按上裘裘之制，已是私居之服矣。茲復言狐貉之厚以居者，長欲其溫厚，亦欲其溫也。且狐貉以居則羔麕之裘之不以居而黃衣狐裘之制，又專為禮服。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鄉黨

美

近譬堂藏板

而言可也。

### 去喪無所不佩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鴈礪之屬亦皆佩也。

**精義**。范曰：行禮吉凶不雜，是故去喪凡所當佩者無不佩。禮曰：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又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續，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此服之變也，非佩也。

**同**大。全。覺軒蔡氏曰：按玉藻云：古之君子，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則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此是明去喪則佩，但曰無所不佩，則又不止於玉爾。又按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說刀礪，小鴈，金燧，右佩玦，捍管，遺大鴈，木燧，鴈，貌如錐，以象骨為之，礪，礪也，皆所以備尊者使令也。此是明無所不佩，但去喪之時，恐不同子事父母之時。

爾紛斲物之中也。斲之大小以解大小結。金燧可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彊也。遺刀鞞也。木燧鑽火也。○慶源輔氏曰：凡佩玉所以比德固不可舍。其他如斲斲之屬亦所當有事而不可闕者。故唯居喪則可去。去喪則無所不佩也。○林次崖曰：去喪無所不佩。玉藻陳氏曰：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聲鏘然鳴。此德佩也。內則君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分斲刀斲小斲金燧。右佩玦捍管。遺大斲木燧。此事佩也。德佩所以比德。事佩所以供父母緩急之用也。居喪則不佩。若去喪則德佩事佩無所不佩矣。○  
才德之義  
○按玉以象德。斲斲以使用無所不佩。中便含養成。

# 非帷裳必殺之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鄉黨

七

近譬堂藏板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襜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襜積而有殺縫矣。

附大全朱子曰：帷裳如今之裙是也。襜積卽是摺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邪。

同慶源輔氏曰：禮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爲小。故於要之兩旁爲襜積。卽今衣摺也。○胡氏曰：裳之如帷者。上之裳皆然。惟深衣則以布幅斜裁而易置之。下齊倍於要三之一。不爲襜積。○新安陳氏曰：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爲十二幅。二分

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要狹齊濶。要不用襜積。而旁有斜裁之殺縫。惟朝祭之服。帷裳用正幅者。不殺之。非帷裳而如深衣者。必殺之。殺謂要殺于齊者一半也。○仁山金氏曰：裳者攝也。積者疊也。腰中有幅多而濶。須着攝疊行筒以束。令狹而就身。此所謂襜積也。

附因非帷必殺。一則以帷裳不殺。故以必殺者別之。

也。一則常服當儉。必殺者亦可儉。則儉之義也。別公私之義大。儉常用之義小。然義無大小。惟其稱也。舉而兩善之道也。

###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同**大全李氏曰。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用之於吉。故不以弔。南軒張氏曰。弔必變服。稱其情也。○胡氏曰。吉凶異服。故色之黑者不以弔。○慶源輔氏曰。誠於哀死。故內外如一也。

**辨**按古者弔喪則哭。非親。減之。誼則朋友之重。非如今人。以泐然無與之。大而亦弔也。先有哀死之情。而後有往弔之禮。則服不得不變。有出於中之誠然者也。或謂只重辨服。不重哀死。與語自異。○禘按朝禮亦玄冠。李氏徒以為祭服者。非是。大約為吉事之用耳。

###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 鄉黨

亥

近嘗堂藏板

###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

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 子事也

**附**朱子曰。前註君子謂孔子。此謂非特孔子事。二義兼存。以待學者之自擇。

**精義**范曰。吉月必朝服而朝者。既告老。猶月朝於君也。月朝於君。何也。國有大事。猶將預焉。故請詞陳恒。則沐浴而朝。

**同**大全李氏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法。皆因吉禮。以別凶賓。軍嘉爾。所謂月吉也。○慶源輔

氏曰。若未致仕時。乃常禮。有不必記。○南軒張氏曰。程子云。孔子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蓋雖致其仕而猶往月朔之朝。蓋為臣之恭也。○雲峰胡氏曰。此以

前記夫子之容貌。此後記夫子之衣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僅二見焉。衣服飲食有一定之則。故但以必字不字直言之。而如字僅一見焉。○蔡虛齋曰：若不是致仕時，則無日不朝。不待吉月矣。且吉月而朝，亦常禮也。焉用記。故知其為致仕時。

**異**蔡虛齋曰：服者衣冠冕裳之總名。故帶冠亦曰服。冠服冕。致仕之時，人多不朝。朝或不以朝服。夫子則服朝服而朝。必僅其所服也。此又致仕朝君之制也。**注**按：必朝服而朝，乃因衣服之制而類記之。非聖人之服制也。致仕之時，人多不朝者，有之。未有朝而不以朝服者也。蒙引之說未是。○觀夫子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之言，則知大夫告老，猶得與聞朝政。非如後世退位而絕君臣之義也。則志月之朝，非徒致為臣之恭，而亦將冀國之大事而得效其謀焉耳。

### ○齊必有明衣布

###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 鄉黨

堯

近譬堂藏板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節。

**注**范曰：明衣布者，浴衫也。此亦非常浴之衣也。同大全陳氏用之曰：明衣，以其致精明之德。用布，以其有齊素之心。○蔡虛齋曰：孔子當祭而齊，沐浴既畢，必有明潔之衣着之，所以明潔其體也。明衣只以布為之，蓋但取其潔，不取其華也。

**辨**按本文既曰齊必有明衣，則非尋常之浴衫可知。但浴竟即着之耳。范氏說未確。祭服必致美者，所以恭敬於鬼神也。齊服必用布者，所以誠實其心志也。文與質自各

有攸當也。

###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

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問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而今之致齊者有酒何也曰飲酒非也但禮中亦有飲不至醉之說○問

**齊必變**食曰葷是不食五辛

**精義**范曰計口齊者必致其精明之道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聖人所以交神明者皆

在于此潛天而天潛地而地者心也是故郊則天神降廟則人鬼饗易曰觀盥而不薦亦致潔而已矣饗于鬼神在己之誠不在於俎豆牲牲也君子祭則受福無它焉惟致其誠而已矣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變食必致潔遷坐以易常君子致敬無所不用其至也豈簡細故思慮而已哉

**異**蔡虛齋曰前兩段就衣服上說所謂致潔以盡敬後兩段就食息上說所謂變常以盡敬也○林次崖曰明衣以潔其體變食以潔其具遷坐以澄其心

**也**聖人一微對天地交神明則誠敬之心自然而動所以變遷之不容已亦只是自然動處兩必字正須善會○曰明衣曰寢衣則所以潔其體者不以晝夜而殊矣曰變食曰遷坐則所以謹其食息之問者至矣蓋齊既為齊不齊以致其齊之事則聖人非必有

不齊亦當有致其齊耳○變食遷坐固變常矣然何嘗非致潔之意明衣寢衣固致潔矣然亦何嘗不是變其常楊氏正以總說為佳蒙引分時未是次崖以明衣為潔體變食為潔其體獨以遷坐為澄心豈

知明衣寢衣變食何非而非即亦以養其心而獨遷坐為然耶然則朝以明衣為易常衣寢衣為易常衣變食為易常食遷坐為易常處何不可乎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鄉黨

三

近譬堂藏板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轟而切之為膾食精

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論類** 一言一語。一動一作。一坐一立。一飯一食。都有

是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多食。無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食。便都是人欲。便是逆天理。如只喫得許多物事。如不當喫。總去食喫不住。都是逆天理。看道理只管進。只管細。便好。只管見上面。只管有一重。方好。如一物相似。剝一重。又剝一重。又有一重。又剝一重。剝到四五重。剝得許多皮殼。都盡方見真實底。今人不是不理會道理。只是不肯子細。只守着自底便了。是非非。一向都沒分別。如該淫邪遁之辭。也不消得辨。便說道是他自陷。自蔽。自如此。且恁地和同過。也不妨。○問註善字微有未穩。善則有嘉善之意。此不厭。但不嫌遠而已。蓋聖人平日簡淡。曰以下文推之。聖人凡事子細。初無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 鄉黨 三 近譬堂 藏板

簡淡之意。若如所說。則記者當云。膾不厭。割食不厭。○大。全。雲。峰。胡。氏。曰。鑿。通。作。繫。卽。各。反。糲。米。一。斛。春

米九斗。○禮記少儀篇注云。聶之為言。牒也。先養葉切。之而復報切之。則成膾。郊特牲疏云。先牒而大鬻切。

如是欲也。其流則為窮口腹之欲矣。○呂晚村曰。不說不厭粗。妙矣。却又不說厭粗。不說要精。要細。而云

不厭精。不厭細。正是說厭粗。不說要精。要細。而云不厭精。不厭細。正是說厭粗。不說要精。要細。而云

不厭精。不厭細。正是說厭粗。不說要精。要細。而云不厭精。不厭細。正是說厭粗。不說要精。要細。而云

不厭精。不厭細。正是說厭粗。不說要精。要細。而云不厭精。不厭細。正是說厭粗。不說要精。要細。而云

不厭精。不厭細。正是說厭粗。不說要精。要細。而云不厭精。不厭細。正是說厭粗。不說要精。要細。而云

不厭精。不厭細。正是說厭粗。不說要精。要細。而云不厭精。不厭細。正是說厭粗。不說要精。要細。而云

人性之本然而發為天理之當然也然必欲如是則不能以理御氣以道制情而天理反流為人欲矣只一必字便過了天理

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饪

不食不時不食

體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

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

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或問不時不食胡氏以為王制所謂五穀未成果實未熟漢詔所謂穿棉萌芽鬱養強熟之類最為得之

大全吳氏曰餒自內出敗自外人臭氣也色惡臭惡廣言衆物物壞而食必害人常人且謹況聖人乎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鄉黨

三

近譬堂藏板

或問聖人譏耶惡食者何也曰惡食謂疏食菜羹之類以其粗糲故曰惡爾非謂腐壞之物不可食而食之也○禮王制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物未成不利人○呂晚村曰饘餲之不食即食不厭精之意也

林次崖曰色惡臭惡指上魚肉言不待餒敗但色味變亦不食也○失饪生熟並言要亦生而不熟耳

辨按當食而食當飲而飲當祭而祭當語言而語言此雖累幅不盡其事而亦不見聖人之有節也惟以

不厭不食不勝不亂不撤不宿等形容之而聖人養生謹身之道備矣○色惡臭惡自該衆物而言詎云

未敗而色臭變偶借上敗字言非指魚肉若即指魚肉則當兼承餒敗矣任謂烹調生熟之節生有生之

節熟有熟之節宜生而過熟則滯宜熟而過生則噉存疑單重不

熟亦非是

##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論語**問割不正不食，與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無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曰：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地做，且如不得其醬不食，這一物合用醬而不得其醬，聖人寧不可喫，蓋皆欲得其當然之則，故也。○問註惡字太重，似見聖人有意處，曰：非惡其味之不美，但惡其食味不苟食耳。○不得其醬不食，其字正緊要其醬，如魚膾芥醬之類。○不得其醬，非今所謂醬，如禮記內則中有數般醬，隨所用而不同。**謝曰**：膳食之宜貴和春酸夏苦秋辛冬鹹，君子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鄉黨

#### 三

近譬堂藏板

之食放焉，醢醢之美，調以滑甘，皆貴和之，謂古人欲心則寡，而衛生之道則盡矣。

**和也**以苦茶包豚，殺其惡氣，故開腹實麥其中，更縫合也。濡雞，醢醬，實麥，濡魚，卵醬，實麥，卵鄭氏讀爲鯉，鯉魚子也。以魚子爲醬，濡鼈，醢醬，實麥，魚膾，芥醬，糜醒，醢醬。○雙峰饒氏曰：當看其字，其是指其所食物而言，醬之爲品非。飲食各有所宜，如食魚膾宜用芥醬，食濡魚用卵醬，食康腸濡雞濡鼈用醢醬，如內則所云是也。古之制飲食者，使人食某物則用某醬，必有意義，不是氣味相宜，必是相制不得之，則非特不備食之，亦必有害，故不食也。

**按**各物各有其醬，彼與此不得混也。雙峰不是氣味相宜，必是相制，其說甚善。但食之亦必有害之說，過深，蓋不得溫涼之相制，不過少有所偏，未便至傷人。而氣味未得相宜之醬，尤未見其有害也。從註爲正。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淡洽而已可也。

**論語** 胡氏曰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聖人欲無定量亦無亂志蓋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是以如此學者未能然則如晉元帝永嘉初鎮江東以酒廢事王導以為言帝命酌引觴而覆之於此遂絕。

**論語**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非特肉也凡蔬菓之類皆不可勝食氣。

**同** 大全北山陳氏曰聞之老壽者言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滯穀氣穀氣勝則滯元氣元氣克行者壽夫子不使多肉勝穀食氣者養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鄉黨

語

近譬堂藏板

生之理當然也。○覺軒蔡氏曰集註謂以醉為節或者猶過疑其或導人於醉也殊不知醉字所以釋經文之無量而繼之以為節二字。而不及亂承之正所以戒人之溺於醉也。况詩中如既醉如賓之初筵未嘗不言醉但醉甚至於亂威儀則為失耳所謂集註一字不可增減移易者正謂此也。○新安陳氏曰無量不及亂以夫子則可程子是以淡洽而已為限量此學者所當法學者當以有量學聖人之無量否則恐致亂矣。○蔡虛齋曰惟酒無量聖人不自為量也蓋酒以為人合歡在人飲量不同若我為主而客能多飲我亦須多飲陪他若我為客而主人固多飲我亦須為之多飲但都以醉為節而不及亂則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酒以為人合歡人字泛說**辨**按禮飲則必設之監佐之史亦未有無量者無量必其居常之飲耳既曰無量又曰不及亂則知其以醉為節矣但聖人無意於節而自節故無量自不及亂而止耳賢人以下若無量定及亂故或問善胡氏之說而新安發明之

神妙絕有量便歡不盡矣。然常人以無量爲合歡而不覺已至於沉湎。聖人以無量爲合歡而不過。儻至於盡情。故曰以醉爲節。

###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啗康子之藥

同意。

謂被恐不精潔是一層。只不精潔便不食矣。若不精潔之中致有傷人之患亦未可知。故又曰或傷人也。

見或字。

###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鄉黨

#### 薑

近譬堂 裁板

按常人重口腹之好遂有傷人之物而亦不撤者。聖人飲食便盡飲食之道有益於衛生自必設之。故薑之味非美而聖人自不撤焉。此常人行之爲偏好。聖人行之爲得宜。常人嗜之爲從欲。聖人嗜之爲順理也。

禮按通神明去穢惡自是正疏。時解謂薑味辛得天地之義性溫得天地之和未免穿鑿。

###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謂謝曰不多食節飲食也。楊曰先王於食有鑿所以治未病也。而君子之食常放焉。故其所慎者如此。至于疾而後用鑿則未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沽酒市脯不食聖人衛生之嚴也。不撤薑食聖人養生之周也。不多食當食者不去

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不存也。

按按章中多就不食者而言其六當食者全未之及蓋當食而食原無可說但常人則或貪心多食故以不多一句了之。○適可而止。○適適可便自止亦非有意於禁之也。

###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卽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夔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不出三日記其事也。出三日不食之矣者言其所以然者爲此耳。

按此章記聖人飲食之節祭於公以下三條皆因飲食之節而類記之不得以事神起居報本並看與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鄉黨

#### 美

近譬堂藏板

前章朝服而朝是一例。○聖人只不出三日未嘗自言不出三日之意記者代推其意蓋如此。懼褻鬼神之餘是正意恐棄物之意不必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非謂其輕於君胙而緩之蓋君賜必少可不宿而食之家祭之肉必多安能於一日中盡食之故可少緩然亦無出三日之理總之皆不留神惠之意。

###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我問言語有別乎曰食對人寢獨居故卽其事而言之也。

精義明道曰寢食不當言語時。○范曰言君子存其誠意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朝日聖

人存心不妄為物之終始與事在此而心遊於彼者異

**新**安陳氏曰范說主理楊說主氣范為優揚亦不可廢○蔡虛齋曰食不語此節正意寢不言附意也○當食而食不對人說話語由人先發也當寢而寢自家也不說話言由己先發也○答是他說我答述是我述與他言○寢不言也是不與人言不成都無人在只我自說以此見言語不可分只是所在不同故分

**蔡**虛齋曰食謂正合哺時非謂終食都不語也○**按**范氏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則終食終寢皆非言語之時矣虛齋乃謂食為合哺時似與義未合蓋聖人存心不他飲食便盡飲食之道此時但知正味自無可語之理但此亦聖人居常食時若朋友酒醴燕會豈有自始至終無一語者哉箚核盤餐必有其節而語與食自不相妨焉耳○只一存心不他而不以言語傷氣之意已在其中若單主揚說則偏而狹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鄉黨

七

近譬堂藏板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或問**瓜之為必何也曰既曰蔬食菜羹矣而又以瓜繼之則不辭矣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曰必齊如則明無不敬之祭也

**精義**楊曰飲食必有祭飯稻粱則祭先農菜羹瓜則

祭先圃。不忌其所自也。君子之祭，必見其所祭者，故雖疏食菜羹之薄，必齊如也。夫君子于一飲食之微，不忌其自，況其大者乎。

**南**大全新安陳氏曰：古席地而坐，置豆於地，故置祭物於豆間之地。○勉齋黃氏曰：飲食以養生，故欲其精，然亦能傷生，故惡其敗。至於失節縱欲，無不致其謹焉。聖人一念之微，莫非天理，學者不可以不戒也。

○蔡虛齋曰：若作爪字，則在菜羹之內矣。必字為是。

**按**蔬食菜羹而曰雖極言之也，其重於蔬食菜羹者，又可知矣。人輕忽蔬食菜羹，則不祭，祭亦不齊如。

蓋人因物之大小以為敬。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同**慶源輔氏曰：形於外者，雖小不正不處，則存於中者，審矣。○覺軒蔡氏曰：此句與割不正不食同。○雲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鄉黨

### 夷

近譬堂藏板

峰胡氏曰：此曰不正不坐，後曰必正席，一席之微，亦致嚴於不與必之二字。聖人之心，無不正。○蔡虛齋曰：只是必正席之意。一說正席是其身之正於席也。

與正席條，朱子小註及曲禮之言，不合。只做迂誕為穩，不必依葉氏註。○葉氏謂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

此以方為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此蓋是外意，然亦聖人之所謹也。既不正不坐，則此等皆其所不苟矣。本文元未及此，須要主一。

**與**大全葉氏少蘊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此以方為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吳氏曰：危坐為跪，安坐為居。比禮坐皆謂跪也。

**辨**按聖人非知坐之不可不正，而必正乃坐也。聖人之心，如方者，有矩圓者，有規，自是一定。至正之準，則天下之物，存不正者，投之便覺自然不正。不處豈以大小而共視之哉。○葉氏說自是推廣看此章，則就聖人平居言，不正不坐，以見心安於正，意未嘗

說至南向北向  
側席專席也

#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精義范曰鄉黨以齒老者先之少者從之所以教民時也故鄉人飲酒無有早暮惟杖者出斯出矣

同大全禮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

珍從○慶源輔氏曰鄉黨尚齒故其出視老者以為

辨按此節記夫子居鄉之事則夫子是主鄉人飲酒

一每使有夫子在內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兩不

敢字正發得斯字意出此即敬老之心不容已處○

日鄉人則知愚賢不肖之儔皆在其中此時雜踏誼

謹或畧尊卑長幼之分而言情  
聖人惟知敬老所以為聖人

##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鄉黨

五

近譬堂藏板

##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

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

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

## 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語類問集注云庶其依已而安或云存室神蓋五祀

之屬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

於已若門行戶竈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

亦必依已而存曰然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

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子

鬼神屬焉看來為天子者這箇神明是多大如

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

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惟蔡云子陵足加帝腹便見容

星侵帝座，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紂未做不好時，便與天相配，是甚細事。

**附**問鄉人讎，古人此禮節自不可考，想模樣亦非後世俚俗之所為者，朱子曰，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

**同**大全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方相猶言放想，如今魁頭是也，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歐疫，○序齋馮氏曰，禮郊特牲云，鄉人禘，夫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以其達陽氣，故曰禘，於文從示從易，以逐疫去難，故難於文從人從難，蓋鄉人之意，至於逐疫，而先王制禮不禁，因以達陽氣也，禘難通稱也，難出於鄉俗，其事幾於戲矣，而儼然朝服，以立於阼階，外示其敬，而鄉人亦無所止，不敢升階，以驚室神，神亦得以依已而安也，○蔡虛齋曰，鄉人，非士大夫也，讎，非大祭之倫也，在常人以為可忽矣，聖人之意，以為鄉人為我讎也，我則主人也，主人不可慢也，於是朝服而立於阼階，阼階，主人之位也，朝服敬也，朝服乃當時有官者之常服，非如今制也。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鄉黨

罕

近譬堂藏板

之大慶，賀朝服也，萬石君子，孫為小吏來歸，君必朝服見之，不名。

**辨**按讎，離古禮而近於戲，常人以戲視之，則不用其誠敬矣，聖人只以古禮視之，則無所不用其誠敬矣，一用誠敬，則明有以盡王賓之禮，幽有以妥先祖五祀之神，且亦真可以驅疫鬼而逐之矣，故註前說可包後說，而未子亦不廢之。

###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辨**類古人重此禮，遣使者問人於他邦，則主人拜而送之，從背脊後拜，潘子善因言，漸中若納婦嫁娶盛禮時，遣人入傳語婚姻之家，亦拜送之，至反命則不拜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使者所以將我之命往見其人，拜而送之，則如親見其人矣，不以遠而廢敬也，○蔡



虛齋曰送本送使者而曰如親見指其所問之人蓋

拜送使者亦是爲所問之人也  
**辨**按若說使者爲我往問亦必拜我友我友見使者  
往問亦必答拜使者故夫子不得不拜送此猶看淺  
一層聖人只是送使者使如親見我友再拜而送便  
如親致其敬於我交誠心專一自然如此

###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  
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  
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  
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  
子與人交之誠意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鄉黨

#### 學

近譬堂  
藏板

**或問**康子饋藥之說曰范氏楊尹之說得之曰既不  
敢嘗矣則范氏所謂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  
其中何取曰吳氏以爲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  
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也蓋今未達故  
不敢嘗而拜耳已而達焉則可服而服不可服而不  
服皆在其中也

**語釋**問康子饋藥拜而受之看此一事見聖人應接  
之問義理發見極其周密曰這般所在却是龜山看  
得子細云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所  
以慎疾必告之直也直而有禮故其前不繞龜山爲  
人拈泥故說之較密

**同**大全胡氏曰孟子謂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  
家此必拜其賜之禮也未達者所用之品所療之病  
皆不知也一有不宜則疾生焉聖人謹疾不敢嘗也  
受之以禮而告之以實○蔡虛齋曰季康子饋之以  
藥大夫有賜義當拜受夫子則拜而受之凡賜食必  
嘗以拜夫子以康子所賜者藥也藥則未知所用何  
品所療何病所以只拜而受之而不嘗然受而不飲

則虛人之賜不惟在我之意有所不能達於彼而在彼之心亦不能無感於我故明告之

**異**林次崖曰未達者未知所送之藥對已之疾否也

思意康子所饋之藥必是不對病故聖人不用而托

此辭不然聖人豈有不知藥之理其託此辭者持大

夫有賜不可而拒耳不獨大夫朋友故舊亦然

**辨**按本文云拜而受之則聖人尚能行拜受之禮非

真有大疾而康子始饋藥也或者藥亦調生所不廢

故饋之與然用之不得其宜則調生者而反至於害

生故未達不賞本文却不重調生之意重在拜受必

告之誠耳○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甚重誠

字當拜受則拜受當必告則必告初無一毫深隱之

意乃次崖謂所饋之藥必是不對病特託詞而不面

拒如此則反不誠矣又謂聖人豈有不知藥之理然

或已經調和之藥無形色可辨則亦有未達者耳無

容疑也

###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鄉黨

聖

近譬堂藏板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問**廐焚而不問馬何也曰退朝聞之一時之聞急

於問人故未及問馬爾然亦豈終不問哉蓋必將有

以告者矣諸說唯尹氏得之范氏每以教人為說非

也聖人之動無非至教然以爲是而必以教人則拘

**精義**尹曰貴人賤畜理當然也君子親親而仁民仁

民而愛物之意

**詞**大全南軒張氏曰仁民愛物固有間也方退朝始

聞之時惟恐人之傷故未暇及於馬耳○邢氏曰孔

子家廐也以退朝知之○吳氏曰廐焚問馬人之常

情聖人恐人殺馬而傷故問人傷否而比更不問馬

記之所以示教雜記家語皆載此真家語云國廐恐

非國廐則馬當問路馬則又重矣○蔡虛齋曰畢竟

亦問到馬只是初聞廐焚之時獨問人而不及馬迺

出常情之外有非安排用意所爲者此門人所以謹記之以垂教也○呂晚村曰人馬輕重人人知之持異者旣焚而不問馬耳

呂晚村曰不字下得直截若換作未字則是常情如此惟用不字乃顯得聖人意思出來此記者之善記也

○**辨**夫子當日但云傷人乎一句耳何嘗曰我不問馬也記者從旁看出聖人貴人賤畜之意故以此句足之蓋人心等殺不明聖心自有等殺人見廐焚便都從輓字上着意不知此便是沒等殺處聖人却只在焚字上動心故惟恐人之傷耳註補云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真見得聖心之等殺也禎按倉猝見廐焚出口便問傷人全在不加打點時見其自中等殺之妙若終不問馬亦非人情故註既曰未較問或問又曰急於問人故未及問下兩未字大有深意晚村謂換作未字則是常情如此大失朱子之意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 鄉黨

聖

近譬堂藏板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問**

聖人席不正不坐矣豈必君賜食而後正之耶

曰席固正矣將坐而又正焉所以爲禮也曲禮至人既迎賓則請入爲席矣賓既升堂主人則又跪正席夫嘗先爲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益敬慎之至

耳

○**問**大全雙峰饒氏曰賜食有親當先以奉親夫子先嘗時已孤故也○慶源輔氏曰所賜旣殊所處亦異

如鑑照形毫釐不差聖人之時中也

**按**正席先嘗。如對君是正意。餘當頌賜是餘意。熱而薦榮君賜是正意。敬及祖考是餘意。必齋仁君惠是正意。愛物是餘意。當以正意爲主。若以餘意勝正意。則失之矣。

###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周禮王曰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論語**君祭先飯尋常則主人延客祭。如世俗出生之類。今侍食於君。君祭則臣先自喫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僎人取那飲食來請君祭。

**大**全古註云。殺牲盛饌曰舉。每日一番盛饌也。飲食必祭。授王所祭之物。每品物皆先嘗之。示無毒也。○南軒張氏曰。禮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鄉黨

四

近譬堂藏板

祭。今於君之祭。已則先飯。恐君之客已也。必先飯者。以食爲先也。○蔡虛齋曰。侍食於君。君一舉之食也。故有祭。

**按**本文云。侍食則已非客矣。南軒謂禮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似多此一層。臣侍君食安得以客禮待之。但人或於君祭而已。不先飯。便是以客禮自處。聖人自不敢當。而先飯。總是敬君之心。出於誠然。故自能中禮如此。若聖人未委贄爲臣與人。君共食。則自以客禮待之。而聖人當先祭矣。

###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論語**問疾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自云。東首當東首矣。平時亦欲受生氣。恐不獨於疾時。

爲然。以常時多東首。亦有適意臥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誰何趾。這見得有隨意。何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云。居常當戶。寢常東首也。常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移南。牖下。○問病者。居北。牖之義。曰是就北。牖下安床睡。因君來。故遷之南。牖下。使以南而視已耳。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雖不能與。不忌恭也。○慶源輔氏曰。一息尚存。不敢廢禮。況有疾。而君視之乎。加朝服。拖紳。蓋禮之變也。亦禮之宜也。然亦必病不能支。方可如此。

**辨**按疾時。非不東首。必待君視之。而後東首也。但君視疾之時。必自北牖。而遷南。牖亦必東首也。即居北。牖亦非但病者爲然。凡臥。皆就北。牖下。爲欲人君南面視已。方遷南。牖下耳。

###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

###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 鄉黨

望

近譬堂藏板

之禮。

**或問**君命召不俟駕之說。曰士之未仕。雖其國君召之。亦不當往。但致仕之後。或召而往。則異他國之君

**辨**按此一節。雖記孔子事君之禮。然却非朝常大禮之所在。君前飲食起居之故。無往而不講。如此不以常變而有殊。益見中禮之妙也。○學會問。孟子謂當事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或問則謂致仕之後。或召而往。則異他國之君。不同何如。曰當事有官職。固召之。必往。即致仕之後。如所謂雖不吾以。吾其與聞者。亦安得而不應其召也。正不得執孟子之說。以論孔子之事。

###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殯

**或問**朋友一節如何曰湯氏殯而不葬之說恐亦未  
然蓋殯者殯於西階之上有子弟親戚而在遠及其  
月時而葬之者權也若曰殯而不葬則孔子之家此  
殯無時而啓不復可以行吉禮矣夫豈然哉

**語類**問朋友之義固當如此後世同志者少而汎然  
交處者多只得隨其淺深厚薄度吾力量爲之準可  
過厚不可過薄曰朋友交游固有淺深若泛然之交  
一一要周旋也不可於自家情分稍厚自着如此須  
是情文相稱若汎汎施之知是曲意徇物古人於這  
般所在自分明如交交稱其信也執友稱其仁也自  
有許多樣又如於師言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之外  
所知哭於野恩義自有許多節

**同**大全胡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其死也無父族母族  
妻族無旁親主之是無所歸也爲朋友者不任其責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鄉黨

異

近譬堂藏板

則轉於溝壑而已故曰於我殯此節獨記一曰字必  
嘗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夫子有是言也古者三日  
而殯三月而葬但曰殯而不曰葬則其親者在遠必  
訃告之未及故也

**異**吳氏曰殯於堂曰殯葬於野曰葬般人殯於兩楹  
之間周人殯於兩階之上此殯蓋有館於夫子者故  
死而就使殯於其館耳檀弓曰賓客至無所館夫子  
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義**按前章見孔子交友之誠此章見孔子交友之義  
義字極重蓋彼有父母彼有兄弟彼有姻戚則雖貧  
而死亦但賻之而已今既無所歸則其責在我此以  
義等之而自不容辭非存心於學如後人游於一時  
氣誼之類○既曰無所歸恐與子弟親戚在遠者又

不同或問弟推言之耳  
視按吳說以此殯爲館於天子者亦未必然卽不館於  
夫子而既無所歸矣聖人女得而不殯之說若館於  
天子而死聖人力殯之則亦無所歸之義不合卽在  
常人亦不得不殯之矣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

義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車馬不拜義也祭肉必拜禮也

○雲峰胡氏曰此篇集註於義之一字凡三見之朋友既以義合當饋而饋義也當饋亦義也義所當為不可辭義所當受不必拜

異呂晚村曰即友饋一節見聖人知天一本之道若但以饋看則車馬極重祭肉極微而聖人于拜有專敬從朋友之親起義則朋友一倫雖在親親之外而引而近之一本之理則同于此用敬極重則下面等殺經有可盡而不至于倒施此等殺起處所謂本天者也下面饋之厚薄與敬之輕重亦各有宜然不止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鄉黨

是

近譬堂藏板

車馬一種車馬舉其極重者言耳

披胡氏云義所當為不可辭義所當受不必拜可見重車馬不拜上以見朋友有通財之義祭肉必拜是聖人敬友之祖考同於已親祇借來相形說與本章義字微分晚村從朋友之親起義一段於理雖當却與集註大全之說皆不合○車馬雖重自聖人視之不過財物之類耳人惟重財力重車馬聖人只見得通財為朋友之當然無可拜處若祭肉雖微聖人見祭肉便如見其所祭之祖考安得不拜拜其祖考非拜祭肉也須知記者引來是將祭肉與車馬比較說聖人之不拜車馬拜祭肉却是兩事未嘗比較其輕重而後行之也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

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情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天是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容儀謂奉祭祀見賓客之容貌。威儀也。然居家亦自有居家之容。所謂申申天天是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之極乎。莊敬耳。聖人德盛仁熟，雖寢與居亦有常則也。○厚齋馮氏曰：寢所以休息，易於放肆也。放肆則氣散而神不聚。居所以自如，無事乎容儀也。為容則體拘而氣不舒。蓋寢而尸則過於肆，居而容則過於拘。二者皆非養心之道。**按**首節不過夫子寢居之容貌耳。未嘗有變字意。見齊衰以下，乃容親本不如此。偶觸之而變耳。當變而變，便是不失其常。○若說寢易於放肆，故不尸。居所以自如，故不容。則是借此為養心之道，只得賢人身分。聖人自無惰慢之氣，何尸之有。自無拘迫之態，何容之有。但德盛仁熟之中，亦自刻刻不懈。若一味放倒了，以為自然，則又非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鄉黨 吳 近譬堂 藏板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而**言也。謝說齊衰如何。曰：舉衰以見斬耳。未必兼功總

者。○大全南軒張氏曰：狎謂與習熟者褻謂見之類數

狎必變雖褻必以貌謂素所親比者也。○蔡虛齋曰

變與以貌亦不同變只是改舊容有驚哀之意而已

以貌則加敬矣而以貌之中亦不同於見冕者尊有

將而不敢忽也於瞽者矜不成人而亦不敢忽也

**按**見齊衰便以為當哀不以狎而易矣。見冕與瞽便以為當敬當矜不以褻而易矣。一禮是天理一邊便是人欲。○狎是素所親狎之人。褻是燕處而見之時。張氏以褻為見之類數。洪氏以褻為素所親比者。與狎字無分矣。其實齊衰是其人偶有非常之變。故人雖狎而喪之當哀則不同。若冕者瞽者自是有此



兩種人。原非可狎者也。自說雖狎必變不得故只說  
衰必以貌若齊衰居喪守禮似亦不常燕見記者下  
語自有  
銖兩

###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  
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  
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  
者敢不敬乎

**大**全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  
皆書於版版今戶籍也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  
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  
於天府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鄉黨

#### 冕

近譬堂  
藏板

**說**披式負版以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此是  
重民數之正意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已足推  
說夫子非因王者敬然後敬也言乃甚言其當敬耳  
今人並說到聖人車中勞勞原欲得位治民故見負  
版而式何  
殊夢饜

###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詞**大全禮源輔氏曰變色而作謂改容而起以致敬  
也○新安陳氏曰王敬客故為設盛饌容敬王故變  
色而作若不敢當也怡然當之則為不敬不知禮矣  
○蔡虛齋曰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主人禮意之  
厚亦於盛饌見之可見今之待客亦不可任情從薄  
但要知禮敬之意有不全在饌饌之問則可矣  
**辨**披主人之禮有借盛饌載之而出者此聖人之變  
色而作未嘗不以盛饌也主人之盛饌僅借以行禮

而禮意之厚自有不徒時乎盛饌者此聖人之變色而作又但為敬主人之禮也惟有字中具有情文故必字中兼應內外

###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

### 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問記**云若有疾風迅雷甚雨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看來不如此定是不安但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曰固當常如此但亦至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底雷風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之際無相妨否曰有事也只得應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鄉黨

### 季

近譬堂藏板

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士庶人當自察於身恐懼修省何可已哉○蔡虛齋曰與大舜之烈風雷雨不迷者並行而不相悖故曰必變非聖人為所驚惶而失次也記曰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但不迷而已

**披**盛饌風雷雖常人亦有變動底意思但聖人盛饌必作以致敬於主人迅雷風烈雖夜必衣冠而興則更有變之禮在須知聖人原自是盛饌必變風雷必變底道理常在胸中故一觸而即動常人却是盛饌風雷時感教他不得不變時乃知常人之變真箇變其常而聖人之變不過不失其常也

###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恭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

於此也。

**同**林次崖曰：重在正立。不容不執綬。輔氏謂執綬則不忌有事，非是。升車正立，與席不正不坐一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正立則身不偏倚，執綬則不忌有事。范氏所謂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者得之。

**陳**新安曰：古人乘車必立，惟老人安車則坐。婦人亦坐。○秦肅齋曰：范氏曰：正立執綬，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正立可見其心體無不正，執綬可見其誠意之肅恭，分則未為不是。

**妙**甚。蓋聖人本無不敬，特見於此耳。若於升車時求肅恭，則非必字之意矣。○愚意正立執綬，要貼定升

車二字。講若既乘車中，正立執綬，不必聖人而能之矣。惟方升車之時，挽索以手，與綬交足，與車接而

身容端肅，必立而執綬，以升，斯見聖人之從容中禮耳。看下節以車中二字另起，則此非在車中執綬可。知而註解綬為挽以上車之索，亦非無意也。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 鄉黨

#### 至

近譬堂藏板

**禎**按升車執綬，皆常人之所同。聖人異人，在必正立以執耳。范註誠意肅恭，包在心體無不正內。蓋惟心體無不正，故雖執綬而亦正立以執也。此推其本而言。至誠意肅恭，又即在正立執綬上見，乃其形之於外者也。輔氏分釋未當，蒙引解之愈遠矣。

###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二者皆失容且惑人。○

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大**車中之容，曰禮之所以如此者，為惑人心也。聖

人則非必為其惑人心而戒之也。楊氏之說得之矣。范氏知其非止為惑人心則善，而以為以禮自防，視必以禮則亦非所以語聖人也。

**需**立視五雉式視馬尾蓋雉是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尺，圍三徑一，則濶丈八，五轉則正為九丈矣。

立視雖遠亦不過此

**同** 大全覺軒蔡氏曰曲禮篇車上不廣欵不妄指立視五雉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正義曰車上不廣欵存欵聲也廣弘大聲高大也欵似驕鈴又驚眾也不妄指者妄虛也在車上無事忽虛以手指亦為惑眾也顧不過轂者車轂也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人私也此三句正與此篇相合○新安陳氏曰大夫得乘車觀瞻所係夫子謹之非勉而能蓋動容周旋自中乎禮其見於乘車者如此○林次崖曰內顧回頭而顧也三者皆失容故聖人不然惑人又後一節故曰

###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也存疑說細

### 論語

卷十 鄉黨

至

近譬堂藏板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

闕文矣

**明道**曰色斯舉矣不致悔吝翔而後集審擇所處○**尹**曰聖人難進易退見機而作此其常也○**大全**胡氏曰上不知為何人之言下不知為何事而發故以為有闕文也

**翔**按本文必先言鳥而後言色舉翔集今開口便說色舉翔集故知上有闕文也上未序鳥色舉翔集之由而突以曰字接故知下亦有闕文也但就本文而言則色斯舉矣便見常見幾而作翔而後集便見當審擇所處舉曰斯舉集曰後集可見舉之之當速而集之之甚難也此時字中正在觀變審幾妙用在

###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違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憂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關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拱孰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大全**慶源輔氏曰退當見幾進當審義○西山真氏曰色斯舉矣去之速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卽此義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太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卽此義也古入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會聚之間猶謹諸此况仕止久速之際乎賈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鄉黨

堊

近譬堂藏板

堊賦所謂鳳縹縹而高遊今夫固自引而遠去此卽色斯舉矣之意又曰鳳凰翔于千仞今覽德輝而下之此卽翔而後集之意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戍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新安陳氏曰此章文義畧不順而意亦可通色舉翔集卽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山橋邊之雌雉其見幾而舉詳審而集時哉時哉蓋謂時常飛而飛時當下而下皆得其時也子路不悟以爲時物取雉供之夫子不食三嗅而起聖人寬洪不直拒人也雉一禽耳去就猶得其時如此君子之去就何可不得其時哉若移山梁雌雉一句冠於此章之首則辭意似尤明云○蔡氏曰士之修於身行乎族里者至鄉黨而備立乎朝行乎天下者自鄉黨而出此篇所係不亦重乎夫子萬世之標準也父兄宗族之間君臣朋友之際莫不曲盡其道非屑屑於是也蓋其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人見其動容別旋無不中禮一言一語一容貌一舉動無不盡其道者當知其德盛禮恭自不期而合也若曾子一貫之說與此篇

相發明學者可不思學孔子以自立於鄉黨哉○董氏曰共者何也衆星共之子路共而立皆向之義喫依晁劉註蓋古字如此若以喫爲喫食之喫則夫子之不食何待於喫以常情料聖人也○秦虛齋曰愚按依邢氏則闕孔子身上專於鄉黨所載義類爲合但維終爲子路所共則與上文色斯舉云者不符矣○依晁劉二氏以共爲共統之義固於上所謂色斯舉者相符但不闕孔子事非鄉黨所載之義也故朱子缺其疑而取邢說在前○呂晚村曰有云聖人繫易而首潛龍爲夫不潛者之不逞以藏身也夫潛止就初九言耳六爻無非時無非聖人藏身處

# 朱子異同條辨

## 論語

卷十鄉黨

焉

近譬堂藏板

環照應正見時止時行之妙如環無端若單貼見幾遠害之意則已死於句下矣○謂集註類引數說必以前說爲定亦不盡然故朱子謂某若見得何說爲勝則不更載他說如此章色舉翔集與時哉之喫借鳥喻意括盡鄉黨一篇若子路以時物共其聖人不食而喫其氣豈復更有道理斷當以後說爲是

禎按十篇旣終則方策必有磨滅之處或章編斷絕前後錯亂皆不可知陳新安欲移山梁雖難句於首林次崖欲移色斯二句於中亦皆未見明暢若以文理考之則當云山梁雖難子路共之三喫而作子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時哉時哉如此則文理旣順而以夫子時哉之言結盡鄉黨一篇之大旨似有當也但終不敢以爲然姑附記之

朱子異同條辨卷十鄉黨

